THE OBSERVER
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創刊

觀察

·每份售三千元·　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　·逢一、十六出版·

第六卷　第十一期

美帝在亞洲的新陰謀（特稿）
觀察編輯部

（一）序論
（二）對于新中國的仇視
（三）繼續援助台灣殘匪屠殺中國人民
（四）大力扶植日帝復活
（五）在南韓的「行動」
（六）「東南亞聯盟」和「第四點計劃」
（七）無名有實的美帝殖民地——菲律賓
（八）大批美國蝗蟲湧進了印尼
（九）傀儡保大
（十）鑾披汶與達欽努
（十一）偽裝進步的尼赫魯
（十二）耶塞普與曼谷會議
（十三）打敗這些狂妄的計劃

專論

從盧布金比看中國黃金問題　笪移今

土地改革與國家工業化　施建

報告

中國未來的西伯利亞——記大西北的工業資源　張白

思想與生活

土改教育了我　陳振洲

北大同學是怎樣搞膳團的？　樊駿

觀察通信

上海在反轟炸鬥爭中　陳楚熊

迎接文化高潮的信號——記最近北京演出的幾個大戲　蕭鳳

四川解放以後的農村工作　思雪

湖南邵陽的減租鬥爭　陳本中

人物及事業

勞動先鋒馬星祥談五〇年大生產　高超

國立北京圖書館藏

大事記

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

三月一日

中蘇通郵通電協定生效。

蔣賊在美國務院指揮下演出「復位」醜劇。

蘇聯保障多瑙河國家主權，覆文駁斥美英法等國。

美帝「特別使團」抵東京進行侵略東南亞活動。

鐵托出賣國家資源，換得美帝貸款二千萬美元。

三月二日

全國公營紡織會議在京開幕，全國電業會議閉幕。

印共總書記聲明接受共產黨情報局刊物社論，願以中國革命經驗作為指針。

美帝秘密募日軍赴越，陰謀干涉越解放戰爭。

三月三日

廿次政務會議決定統一國家財經工作，並通過公營企業納稅辦法及中央金庫條例。

十大城市工會生產部長彙報會議結束。

海牙國際法庭贊成蘇聯觀點，聯合國接受新會員國，必須根據大國一致原則。

美帝懼怕和平，拒絕和大代表團入境。

海員與碼頭工人工會國際號召共同行動拒運軍火。

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五屆全會閉幕。

越解放軍總司令發表專論，提出十項鬥爭任務。

菲反動政府無理逮捕華僑。

三月四日

毛主席周總理自蘇返京。

全國交通檢疫會議閉幕。

昆明軍管會成立，陳賡周保中任正副主席。

蘇聯頒發斯大林獎金，獎勵一九四九年科學發明成績卓越者。

美參院司法委會通過反共反人民的蒙特法案。

美英侵略集團在南中國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三月五日

青年團青聯學聯聯合發出通知紀念『世界青年週』。

和大代表團抵莫斯科。

美國煤礦工人堅持鬥爭六月罷工勝利結束。

三月六日

全國鐵路廠務會議在京開幕

郵電部召開電信長途工務會議。

華東軍政委員會行政會議決定成立華東編制委員會，召開華東財經委員會議。

蘇波捷同時退出國際兒童基金會，反對匪代表出席。

美共總書記發表聲明，痛斥蒙特法案為納粹式的『立法』。並號召人民反抗。

「美國經濟使團」抵越，策劃直接控制傀儡保大。

三月七日

政務院發佈關於關稅政策和海關工作的決定。

全國勞動局長會議在京開幕。

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發佈關於召開縣區級團代表大會幾個問題的指示。

美帝公然決定將日本戰犯分批全部釋放。

美帝駐南美與駐中近東外交人員分別在巴西首都與開羅集會，陰謀製訂侵略計劃。

三月八日

中共中央，周總理與劉少奇同時致電祝賀莫洛托夫六十壽辰。

中國和平委員會致電美國會，抗議美帝拒絕和大代表團入境。

山東省首屆人民代表會揭幕。

和大代表團向最高蘇維埃遞交呼籲書，蘇人民堅決支持和平建議。

哈達依靠美帝壓迫小傀儡邦，併十六邦為四個政治單位。

三月九日

全總通知各級工會貫徹『學習管理企業』指示：並批准成立煤礦工會籌委會。

全國林業業務會議閉幕。

我代表團離京赴匈慶祝匈牙利解放五週年。

馬林科夫對選民演說。

蘇和平委員會抗議美荷政府禁止和大代表團入境。

美帝扶植日本財閥，公然聲明無意分散日本大銀行。

三月十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什麼要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

廿三次政務院會議周總理報告中蘇締約經過，並通過春耕生產等指示。

人民監察委員會發出通報，查辦花旗營擋車案。

上海首屆農代大會開幕。

羅首任全權大使魯登科向毛主席呈遞國書。

莫洛托夫在選區發表演說。

三月十一日

政務院發佈全國鹽務工作決定。

全國鐵路會議閉幕。

和大代表團離蘇赴瑞京。

美菲延長「軍援」協定，妄圖繼續進攻菲律賓人民。

匈再向美提新照會，要求美撤回間諜外交官。

三月十二日

政務院發佈去年公路、航務工作決定。

教育部發佈指示，堅持災區教育工作。

蘇最高蘇維埃舉行選舉，斯大林選區全體選民投票。

意政府妄圖阻遏農民運動，通過法案加緊搜刮。

日本全國自治團體工會協議會決議舉行全國性的合法鬥爭。

三月十三日

中央財經委員會宣佈停徵鹽商過份利得稅。

美帝在日本追濱又闢新基地，公然揚言和約簽訂後亦不撤退。

意社會黨舉行中央全會，肯定與意共團結行動，反對政府反動政策。

民主德意志政府聲明，斥責「法國蘇爾協定」。

荷帝國繼續控制印尼，藉口「技術困難」，宣佈延遲三月撤兵。

三月十四日

政務院發佈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

財政部決定實行統一鹽稅稅額辦法。

中共中央中南局決定貫徹全黨建國方針。

華東軍政委員會發佈關於開展春耕運動的指示。

瀋農代大會閉幕，市郊農協宣告成立。

蘇聯發表大選結果，黨與非黨聯盟候選人獲得大勝利，選民百分之九九．九六參加投票。

美帝加緊進行經濟侵略，圖變日本為「亞洲工廠」。

英政府拒絕和大代表團蘇匈籍代表入境，英國人民提出抗議。

日共議員發表聲明，反對美帝在日建立侵略基地。

三月十五日

財政部公佈攤販營業牌照稅稽徵辦法；並與主管企業一部門聯席會議決定公營企業利潤繳歸國庫。

戰犯陳誠任匪行政院長。

和大常委會三次全會在瑞京開幕。

艾奇遜在舊金山扯談「美國對亞洲政策」。

耶塞普[illegible]返美，與杜魯門製訂侵略亞洲政策。

澳工會大會全體執委會警告孟席斯政府，堅決反對迫害澳共陰謀。

補二月一日

法機再度侵我領空，掃射廣西和平居民。

補二月五日

全國鐵路車輛首次大清查，清出車輛萬餘。

補二月十八日

暹北華僑領袖丁寶鏡慘遭暗殺。

補二月二十三日

美日反動派誣稱日共曾要求蘇聯延遲遣送日本戰俘的『反動分子』回國，企圖迫害日共及其領袖。

補二月二十四日

美帝實現「不宣而和」，擅准日本參加國際會議。

補二月二十六日

英工黨宣佈新閣名單。

中共中央華北局指示平原省黨委和省政府黨組糾正工作中所犯錯誤。

補二月二十七日

蘇外部覆照駁斥奧政府（十日）誣指蘇聯延宕和約。

補二月二十八日

越軍解放坡魯，法軍紅河防線完全瓦解。

發行者：觀察社
編輯部：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電話：(4)一一九六號
電報掛號：六〇三四
發行所：①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168
電報掛號：九九〇〇
②北京(25)交道口大街北吉祥胡同二號

觀察
第六卷第十一期
1950.4.1.

本期作者

笪移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施　建：
張　白：北京光明日報記者
陳振洲：清華大學學生
樊　駿：北京大學學生
陳楚熊：上海大公報記者
蕭　鳳：天津進步日報記者
思　雪：在川南軍管會工作
陳本中：邵陽資江日報記者
高　超：濟南農業知識雜誌編者

特稿

美帝在亞洲的新陰謀

觀察編輯部

（一）序論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了。這件劃時代的大事在國際現勢上有着決定性的影響。因爲四萬萬七千五百萬富有鬥爭經驗和信心的人民已經永遠脫離了帝國主義的羈絆而投向和平民主陣營。這使得國際均衡的局面被完全打破，佔絕對上風的已是人民的力量。

特別在亞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帝國主義在亞洲統治總崩潰的具體表現。它鼓舞着亞洲各國正在爲自己的自由解放而鬥爭的人民，並予四五世紀以來與亞洲人民爲敵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以最嚴重的打擊。因此，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後，我們在國際舞台上可以看到各種各樣不同的反應。殖民地人民在爲我們的翻身歡呼，並且更有信心地走向反帝的道路，而帝國主義者們却在那兒唉聲歎氣，哭訴好景之不常；或是老羞成怒，效法惡婦的罵街。至於傀儡和狗腿們則更是驚慌失措，惶惶如喪家之犬。

被我們的勝利打擊得最慘的，是蔣介石和他的主子美帝國主義。蔣介石現在是完蛋了，正帶着一群殘兵敗將在台灣做海盜，而美帝二十多年來的「心血」和六十億美金的賭本，也就一下子輸得一光二淨。這在他們是絕不甘心的，特別是中國這個廣大的市場，在美國獨佔資本家看來，是和他們的命根子一樣重要的。把他們從中國的市場上轟出去，就等於挖掉了他們的肉。更何況今天的問題已不只是中國市場的問題，而是整個亞洲市場的問題。他們知道如果有一個强大的民主中國在亞洲存在，整個東南亞的解放是爲期不遠的。因此當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和民主人士正在爲新中國慶祝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却正在那裏畫符念咒，佈置破壞我們的新陰謀。

美帝的鬼計是怎麼樣的呢？簡單言之，就是要在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建立一個防共地帶，進行對新中國的包圍和封鎖。這道防共地帶北起阿留申群島，經南朝鮮、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緬甸、到印度。利用這道防共地帶，他們認爲進可以對中國大陸實行武裝進攻或間諜活動，退可以「把共產主義阻遏在中國大陸，避免它向東南亞蔓延」。

爲了建立這樣的一道防共地帶，美國採取了兩套不同的方式。自阿留申起，經南朝鮮、日本、琉球、台灣、到菲律賓，是美國帝國主義獨佔的勢力範圍。這些地方或是美國的屬地，或是美軍的佔領地，或是美帝最忠實的傀儡的最後根據地，因此美國在這裏就採用了直接控制的辦法，把它們變成美國的軍事基地或間諜基地。從印尼起，經越南、泰國、緬甸、到印度止，是英、法、荷等帝國主義者所盤踞的地盤。在這幾個國家裏面，美國要獨霸地爲所欲爲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它就不得不和英、法、荷等國有所折衝，想在他們的同意和協助之下，透過「對外軍事援助法案」或是「第四點計劃」的武器和美元，來支持這些國家中反動的傀儡政府。這就是艾奇遜一月十二日無恥聲明中所謂「我們在太平洋北區與太平洋南區之間的責任和機會是極其不同」的解釋。

（二）對于新中國的仇視

美國對於新中國的仇視，具體地表現在它對「承認」新中國問題的態度上。遠在去年四月，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以後，帝國主義者們就在討論着「承認」中國新政權的問題。當時美國曾要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這件事上勿採取單獨行動，而必須於事先和美國充分協商。這個主張在去年九月貝文艾奇遜的華府會談中又由美國正式提出。美國的目的是希望英、法等國家能夠和美國聯合一致用「承認」來抵制我們。

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第二天，蘇聯就通知我們，願和我們建立彼此間的外交關係。接着東南歐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及德國、蒙古、和北朝鮮也都紛紛來電和我們建立邦交。這時候急壞了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則生意做不成，承認則又怕得罪了美國，因此在他們的政府中或報紙上就天天爲此而爭吵着。美國自己也正覺得有點左右爲難，本國的一些商人在逼着它承認，英國在逼着它承認，過去對蘇聯不承認政策失敗的教訓在逼着它承認；但是最反動的共和黨議員們在逼着它不承認，面子問題在逼着它不承認，對蔣奴才的留戀在逼着它不承認。結果美國終於走了後一條路，即不顧事實，頑固到底。

爲了貫澈它的不承認政策，美國在聯合國中支持蔣廷黻在去年九月對於蘇聯的無恥控訴。九月廿九日的聯大全體會議中，國民黨沒有提出任何證據地主張把它的「對中國的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威脅與對遠東和平的威脅」一案列入議程。蘇、捷、波三國代表對國民黨匪幫的挑釁曾予以無情的駁斥，但美國代表奧斯汀却宣稱「美國贊成把中國問題列入議程」。英美集團的附庸們看到奧斯汀的眼色，便順從地舉手通過了國民黨匪幫的提議。到了十月一日，蔣廷黻在大會的政治委員會中又提議把國民黨的控蘇案從議程的第五項移至議程的第一項，美國的代表耶塞普復立即表示支持，認爲討論這個提案是「當務之急」。但是美蔣的作法是這樣的卑劣，以致

一向受美帝操縱的投票機器也不能不把這變更議程的無理提議否決了。

到聯合國正式討論控蘇案的時候，蘇聯和其他新民主義國家均拒絕參加，讓美蔣的代表們在大會中叫囂去。蔣匪黨在會中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但他舉不出任何事實來支持他的「控訴」。美國一看情勢不妙，乃提議將這個問題提交給小型聯大去討論。小型聯大係美國一手造成的破壞聯合國憲章基本精神（即大國一致的原則）的非法機構，是蘇聯和其他新民主國家所不承認的。因此美國想利用這個東西來和我們作對。現在這個控蘇案正在小型聯大中討論。

在去年十一月初，英美法三國外長曾在巴黎集會，討論德國問題，並旁及於中國和越南。會中英國又向美國提出「承認」新中國的建議，但美國仍勸它暫緩。到艾奇遜回到華盛頓以後，印度也向美國表示它將「承認」新中國並要求美國表示態度。美國答稱「目下對此事不予考慮」。英印兩國知道要在「承認」一事上維持西方國家行動的統一已不可能，乃退而求其次，想法使大英聯邦的各分子國共同「承認」中國的新政權。但是那時澳洲及新西蘭即將大選，它們希望「承認」問題能在大選後決定，因此英印又只好再拖一時。接着人民解放軍解放重慶，攻克了殘匪在大陸上的最後根據地，而新西蘭和澳洲的大選又先後揭曉，新上台的自由黨政府對於新中國抱有更大的仇視態度。英印兩國此時乃決定不顧一切，單獨和中國新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去年十二月十一日，英駐美大使佛朗克正式通知美國務院稱：「英國和印度在承認中國共產黨政府問題上已無法再事拖延了」，但艾奇遜仍要求英國和印度「在來春再行決定」。然而印度是和中國接境的國家，而英國又是急於和中國做生意的國家，因此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乃不得不在去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和今年的一月五日先後和我國建立外交關係。美國阻止他們「承認」我國的陰謀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最近，在驅逐蔣匪黨出安理會的問題上，美國又在和我們作對，而造成了聯合國空前未有的危機。美國聲稱他們仍繼續承認蔣介石的海盜政府，並支持蔣匪黨在安理會中的「合法地位」。這迫使蘇聯和其他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代表們不得不暫時退出聯合國的各機構，以維護聯合國的尊嚴，因為允許蔣匪黨等這些非法的代表在聯合國中存在，無疑地是對於聯合國的一大諷刺。現在整個聯合國機構已因美蔣的破壞而陷於癱瘓狀態。

（三）繼續援助台灣殘匪屠殺中國人民

對於台灣的殘匪，美帝是要竭力援助的，因為這是美帝奴役中國人民的最好工具。在這個總的方針下，美帝內部關於支持台灣海盜的具體方式會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認為蔣賊的「反攻大陸」還是有希望的，因此主張美國應予以公開而大量的援助，他們甚至有公開叫囂派軍佔領的。另一派知道蔣賊絕對守不住台灣，所以決定只以偷偷摸摸的方式來支持蔣賊，以免激起中國人民更大的反感，而為將來的中美關係留點餘地。代表前一派的是軍閥麥克阿瑟和詹森以及一些極端反動的共和黨議員，代表後一派的是杜魯門和艾奇遜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前一派的氣焰更加囂張，麥克阿瑟決定用盡辦法把台灣變成他的佔領地之一。他的看法得到國防部長詹森的支持，但不為國務院所同意。於是他就開始了聯絡共和黨反動議員們的工作。十月初他邀請共和黨的參議員史密斯到日本考察，然後用自己的私人專機把他送到台灣去「訪問」。在史密斯來到台灣會晤蔣賊的同一天，戰爭販子陳納德也從香港匆匆趕到台灣。第二天，台北市上即傳出了台灣由美國託管的消息。後來的事實證明史密斯就是這個託管計劃的提倡者。

史密斯回國以後，麥帥邀請而來的第二個共和黨參議員是諾蘭。當蔣賊聽到諾蘭來遠東考察的消息的時候，曾立即去電表示歡迎。諾蘭於十一月十九日自日本飛抵台北，並由吳國楨陪同轉赴重慶晤蔣。經過這次會談後，諾蘭公開主張「派兵赴台灣協助國民黨政府對共產主義作戰」，認為美國對台灣負有「特別責任」。這一套謬論是國民黨所最歡迎的，台灣的中央日報發表了一則新聞，說是據各方推測，諾蘭為一九五二年大選中最有希望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言外之意，想把自己的前途寄託在一九五二年諾蘭的當選美國大總統上。其愚蠢卑鄙，實在是可笑亦復可哀。

在諾蘭的狂吠聲中，國民黨的特務頭子鄭介民和美帝所最賞識的俞大維飛往華盛頓，即見了魏德邁、馬歇爾、及其他高級將領，並和他們訂立了一項賣國的協議，規定由美國供給殘匪十六艘軍艦、五個師的武器裝備、台灣全省的雷達設備及飛機零件等，並且決定由美國繼續撥付一億多的援匪剩餘款項，並設法將國會通過的七千五百萬美元用於中國一般地區的軍事援助完全撥交台灣使用。至於匪方所担任的條件是改組台灣殘匪政府，由美帝的親信吳國楨、孫立人主管政治軍事，並邀請美政府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台，監督殘匪政府的各種機構。

美國軍事當局和殘匪代表成立協議以後，雙方即開始行動。十二月十五日國民黨改組偽台灣省政府，任命吳國楨為「主席」。孫立人則除任台灣偽衛戍總司令外，尚兼匪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之職。這是迎合美帝心理的措施。

至於美國軍部，則於十二月二日派了陸軍部次長伍和斯偕作戰計劃副參謀長格魯特中將赴日晤麥克阿瑟，會商如何具體援助台灣的問題。麥帥向他們表示：「如果使台灣陷入共黨掌握，實為一極度愚蠢之事。」這個意見由伍和斯和格魯特帶回到十二月底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聯席會議乃決定以援助希臘的辦法援助台灣殘匪，派遣一軍事代表團赴台灣，並予蔣賊以軍事援助。

和軍部密切配合的是共和黨的一些參議員。除了前述的史密斯和諾蘭以外，有愛肯、福開森、塔夫脫等人。他們認為「美國須在必要時派軍隊開往台灣」（愛肯語）。「如果台灣落入共黨手中，我們在太平洋的整個防禦計劃和體系即將完全解體」（福開森語）。「我們必須派海軍到台灣海面去阻止共產主義的進攻，我們在台灣應像在沖繩島菲律賓一樣地保有軍事基地」（塔夫脫語）。共和黨的前總統胡佛也大聲疾呼以美國海軍「確保台灣」。

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美國政府在十二月三十日召開了一次「國家安全委員會」，出席的有國務院和陸軍部的首腦，由杜魯門親自主持。會議中軍方提出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但為艾奇遜所反對。雙方辯論的結果，決定立即派遣航空母艦拳師號率領兩艘驅逐艦和一大隊飛機參加泊在距台灣不到三百里的美第七特種混合艦隊，以加強美對西太平洋的「監視」。至於派海陸軍或正式的軍事顧問團赴台的提議，該會未作任何具體的決定。

艾奇遜的所以反對給予蔣賊以最露骨最直接的軍事援助，是因為他知道蔣賊是守不住台灣的（這在國務院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麥帥的一個文件中可以看出），而過去的經驗又告訴他單靠軍火和美元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因此他曉得如果一定要確保台灣，勢非像共和黨所主張的一樣由美國直接出兵台灣不可，這樣就必然要引起世界大戰。這在艾奇遜看來是需要考慮的。帝國主義者固然希望戰爭，但他們又害怕戰爭。因為戰爭一旦發生，他們是沒有任何把握的。所以他們一向是想用戰爭來嚇唬別人。如果發現對方是個嚇不倒的硬漢，那他們就會軟下來的。最

近美國因為原子彈的神話破產，而在那兒散佈和議，提議美蘇「合作」，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對於中國，它也是如此。艾奇遜知道中國人民是唬不住的，因而也就不敢冒昧而有點畏畏縮縮。他在美參議院外委會答覆共和黨議員對他外交政策抨擊的時候，他就坦白地說：「援助台灣的問題也就是要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言下之意，如果美國沒有把握打勝仗，就不能在台灣過於造次。

在今年一月初美國國會開幕的前夕，民主黨的議員們也動起來了。有一部分黨內最有勢力的參議員聯名向杜魯門提議美國應與蔣賊進行談判，以軍火援助為交換條件向蔣租借台灣的軍事基地九十九年。他們認為這種做法是有「先例」的，因為羅斯福在第二次大戰中也曾以超齡驅逐艦五十艘換取英國在西半球的八個軍事基地。據合眾社消息，「杜魯門總統對此計劃頗感興趣，正交有關部門研究中，一般贊成者均以為用這種方式可以使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這一個易引人惱怒的問題不會被干涉到，因為這是國民黨政府自己願意簽訂的租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統治階級的瘋狂和愚蠢。他們忘記了現在是戰後的第五年而不是第二次大戰時期，因此硬要主張把戰時的措施應用到平時上來。同時，他們還以為只要是蔣介石自己願意賣國，他們這個買主是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的。

正在這個當兒，合眾社在一月三日透露了國務院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給日本盟軍總部以及其他政府重要機構的一個通知的內容。該文件解釋美國所以不能露骨而直接地援助蔣匪的原因，是因為國務院認為「國民黨堡壘的台灣將來陷於共產黨之手，這是預料中的事」。而「由於一些人正在國外造成一個印象認為美國對台灣負有直接責任」，「把台灣作為美國太平洋防禦計劃的一部分」，因此國務院主張「為了使台灣的陷落不影響到美國在國內外的威信，我們必須立即向大眾宣傳這個島嶼是沒有戰略價值的。」這個消息公佈以後，引起了美國極右派極大的不滿。他們向政府發動了總攻擊，使國務院頗有點下不了台，連麥克阿瑟也不得不下令徹查合眾社記者哈伯雷特如何自盟總官員手中獲悉該文件秘密的經過。

一月五日，杜魯門被迫發表了一次關於台灣的聲明，說是「美國對台灣或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現在美國亦無意在台灣攫取特別權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以武裝部隊干預其現在之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國捲入中國內爭的途徑，同樣地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台灣的中國軍隊予以軍事援助或諮詢，在美國看來台灣的資源已足使中國政府獲得認為是保衛台灣所必需的物品。美國政府擬在立法方面授予的現有權力下繼續進行目前經濟合作總署的經濟援助計劃。」他的意思是美國將只給予蔣匪以經濟援助而不給他軍事援助。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以為美國將停止以軍事援助殘匪，那就是上了杜魯門的大當，杜魯門說他不派軍事顧問團赴台供殘匪諮詢，但他卻允許美退役軍官三十二名在他宣佈政策的前六天開始就任殘匪的軍事顧問，兩者所不同者，一種是美帝明裏派遣，而另一種是美國暗裏派遣而已。他說他的政府將不予殘匪以軍事援助，但在一月十日卻有一土耳其輪船滿丁號載運三百輛坦克運往台灣，每輛坦克的造價是五萬八千美元，而售價卻只有一千美元。當議員們質詢艾奇遜這是否和總統的政策相違反的時候，他說這是國民黨政府「運用一九四八年國會通過的一億兩千五百萬軍事援華款項的結果」，是「合法的」。事實上，在杜魯門宣佈他對台聲明的同一天，艾奇遜就說過「台灣的國民黨仍能依法購買美國武器」的話。此外，杜魯門又說美國將不派軍隊干預其現在的局勢，而他在日本的部下卻組織了四千名海陸空志願兵赴台助匪作戰，而美國的西太平洋艦隊總司令柯克且在台灣公開地讚揚匪機濫炸中國大陸。正如美國民主遠東政策委員們所指出的，杜魯門這一次對台灣的聲明和美國政府歷次不干涉中國的聲明一樣，是為了掩護實際上的干涉而放出的一層煙幕。杜魯門、艾奇遜和諾蘭、史密斯兩派，只是「那些懷有同一目的的人中間的一種分工」而已。用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一派唱「白臉」，一派唱「黑頭」。

當然，白臉和黑頭之間，有時是要鬧別扭的。黑頭們往往認為白臉們不夠痛快，不能充分地在遠東表現出美帝國主義的威風，因而往往想逼着白臉們也唱黑頭，結果就鬧出了今年一月十九日美政府援助法案在眾院被否決的笑話。

在今年一月四日國會開幕以後，杜魯門就提出了一個援助法案，要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到六月三十日之間給李承晚六千萬美元的援助，共和黨的議員為了要給艾奇遜一個顏色看看，在十九日竟設法在眾議院中以一九二票對一九一票把它否決了。參加共和黨陣線的還有民主黨的五十多個眾議員。這個「反政府」陣線所提的理由是「政府既決心放棄台灣，那我們又何必支持南韓」。這樣一來可把艾奇遜急壞了，他寫了一封信給杜魯門，說是自己因援韓法案的被否決而感到「焦慮與恐懼」。杜魯門不得已，只好親自出馬，找共和黨的議員們談。諾蘭等參議員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要美政府公開援蔣，那他們也就願意撥款援韓。白臉們在這個情形之下只好屈服，由政府再提出一個援華援韓法案，該法案規定「自今年二月十五日至六月三十日給李承晚六千萬美金的援助，給蔣介石二千八百萬美金的經合援款」，這樣才把問題給解決了。這個法案已在上個月為國會兩院所通過，白臉們也改唱了黑頭。

最近美帝又在導演蔣匪復辟的把戲。但是無論他們怎樣玩花樣，在人民解放軍的鐵掌下是必然要被壓得粉碎的。

(四)大力扶植日帝復活

美國稍為有點理智的反動派都知道押在蔣介石頭上的賭注是輸定了，因此他們就轉移其大部分的注意力到日本去，希望在那裏建立一個反蘇反華反共的基地。

在去年九月華盛頓的英美外長會談中，美國曾提出了單獨由美英集團與日本締結和約的問題。我們知道，對日和約的拖延完全是由於美國的破壞。它主張對日和約不應由中蘇英美四外長會議先行討論而應由遠東委員會的十一國會議來負責準備，這樣它就破壞了六國一致的基本原則，而想利用遠東委員會的多數來壓制蘇聯。為了遠東的和平與安全，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蘇聯不能與美國包辦對日和約，因此它堅決反對美國這無理的建議。雙方堅持不下，和約也就因而擱淺。到去年秋天，新中國的成立已經迫在眉睫，美國反對召集四外長會議議訂對日和約草案的決心也就愈形「堅決」，因為它知道得很清楚：將來萬一召開四外長會議，已不是三對一的問題而是二對二的問題了，這對於美國想永遠奴隸日本以威脅遠東和平的企圖是極端不利的。因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想用單獨媾和的方式把蘇聯和新中國排於和會之外。

十月中旬，英美雙方又就這個問題交換過意見，英國的統治階級在美帝的威脅利誘之下決定接受美國的建議與日本單獨媾和。英、法、美三大通訊社在倫敦所發出的消息均充分證明英美的陰謀已達到相當成熟的階段。路透社說：「如果蘇聯及中共政府繼續堅持必須通過外長會議來進行談判，則外長貝文贊成單獨締結對日和約。」法新社報導稱：「英美主張從速召開對日和約的談判，縱使蘇聯與中共不參加亦無不可。」美聯社則認為：「英國願邀請蘇聯及中共參加對日和約，但是如果他們不同意英美的計劃，則美國準備不要他們而進行和會。」

美國說服英國後，又透過英國聯絡澳大利亞。在去年十一月英澳及新西蘭的坎培拉會議上，英美和澳大利亞也成立了默契，使得一向對美國在日措施表示不滿的澳外長

伊瓦特也在十一月初宣佈澳及新西蘭反對四外長會議了。至於日本，則美帝的傀儡吉田茂對此當然表示捧場，他公開宣稱：「我們必須愉快地接受單獨性質的條約」，並由他的內閣書記長增田甲子七出面發表了一篇挑撥性的聲明，要求與美國單獨媾和。十一月中吉田茂又表示「將設立一高級外交人員委員會，來研究對日和約的問題」，並向美帝獻媚說：「即使在和約締結後，可能仍需盟軍留駐日本，這是維持日本和平和秩序所必須的。」另一方面，他又公開宣稱：「日本將不受雅爾達會議決議案所約束」，「如和約對日本極端不利，則我們唯一的途徑就是退出和會，或者拒絕接受這個條約。」這種狂妄的態度，當然是因為有人替他在後面撐腰的緣故。

等到各方面佈置了當，美帝就更加放心地草擬他的和約草案。據美國國務卿韋伯十一月九日所稱：「對日和約正由國務院及有關各部門負責草擬之中」。至其內容則合眾社十一月八日的報導是：「對日和約的工作是以一個既定的計劃作為示導，即把美國在遠東的利益集中於作為主要戰略基地的日本。」美聯社十一月五日的報導是：「美國的對日和約草案，決定在對日軍事佔領結束後將與日締結軍事協定，保持美國在日的基地，並將成立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經濟協定，以援助日本的經濟復興」。

但是國務院的計劃遭到了軍部的反對，他們認為「在目前佔領的狀況下美國在日獲取安全所出的代價為最小。」換句話說，他們想把目前這種軍事佔領的方式無限期地繼續下去。艾奇遜對於這些高級將領的意見是不能不考慮的，不過他總以為這種不宣而和的手段不夠「名正言順」。因此在這次曼谷會議中又由國務院駐盟總的代表錫鮑爾提出早日單獨締結對日和約的建議。據該會議的公報所載，會議會就這個問題交換過意見，但討論到底有什麼結，我們還不能知道。

對日和約既無法締結，日本就始終是麥帥的天下。在這裏美國所推行的政策，艾奇遜在今年一月十日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席上說得最清楚，那就是「美國必須扶植日本，使其成為亞洲反共的一個主要堡壘」。為要達到這個目的，艾奇遜說：「我們應伴以經濟和軍事的措施」。根據這個總的方針，麥克阿瑟正在想盡辦法恢復日本的武裝和軍火工業，並發展日本的經濟。

在軍事方面，美國正在大量增添日本的警察。日本現在有警察十二萬五千人，而由消防隊員充任的特別警察，即警察後備軍，則有二百萬人。最近盟總又向吉田政府建議將正式警察由十二萬五千人擴充到五十萬人。這些警察就是日本偽裝的陸軍。有許多地方的警察且都在做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例如在長野縣的警察即曾做過佯攻火車站和夜裏渡河的演習。這些警察在美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當然是美帝最好的砲灰。

對於一九四八年成立的海上保安廳，麥帥也是極力協助的。去年年底它把原屬日本的十四艘軍艦發還日本，其中包括魚雷艇砲艦。最近盟總又命令三菱公司的船塢業負責修理前日本海軍的八十四艘軍艦，並責成它須於最短期內修理完竣移交給海上保安廳。這個保安廳現在已擁有一百五十五艘軍艦和不少「海上警察」，他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且舉行過一次海上大演習。這就是日本的海軍。

前不久，美國政府向日本三大軍火公司提出了一批定單，要三菱公司製造最大口徑的長射程大砲、反坦克砲及各種類型的武器，要日本火藥公司製造火藥、炸藥、地雷、和化學品，要石川島公司製造輕重坦克及裝甲車。可見美國不但沒有破壞日本的軍火工業，而且用定貨的方式幫助他們擴大生產。這些軍火是在美國軍官監督下製造的，其目的在武裝日本的「警察」和東南亞各國的傀儡軍隊。

去年十二月間，麥魔且公然違反波茨坦宣言和遠東委員會的決議，幫助日本打撈美軍佔領初即被拋入海中的大量彈藥，單在橫須賀附近即有五萬噸砲彈、炸彈、和槍彈在打撈中。這批彈藥據說是美國準備贈給南朝鮮或蔣介石的。

對於日本的戰犯麥魔是特別寬大。他訂立了所謂「行為良好減輕罪行條例」，用以作為假釋戰犯的根據。去年十二月廿五日他特赦了四十六名戰犯，十二月三十一日又釋放了十六名。二月十六日，他把由荷蘭軍事法庭在印尼判決而遣送回日的六百八十四名戰犯中又放走了一百名。伯力細菌戰犯審訊經過發表以後，麥魔總部更慌忙出來為戰犯辯護。外交組組長錫鮑衛說伯力審判可能「是捏造」「是烟幕」。前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美人首席檢查官季楠則宣稱他的調查員沒有發現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採用細菌戰。接着細菌戰的主犯石井四郎在美佔領軍幫助之下突然不見了。這些戰犯們對於麥魔自然是感激涕而「容圖後報」的。

今年元旦麥魔發表了一篇文告，說是「日本憲法雖規定完全禁止有武裝部隊，但日本有不可移讓的權利以實行自衛」。吉田茂得到了這個暗示，就到處叫囂着日本的「自衛權」。最近反映美國高級軍事方面意見的「美國海軍學院雜誌」會登載一篇軍官的論文，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日本顯然有再度保持陸軍海軍甚至空軍的可能」。想來在麥魔一貫的作風領導之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完全復活為期當已不遠。

當然，美帝對於日本的直接軍事控制，在反蘇反華反共的原則下，還是要繼續加強的。一月十二日艾奇遜是名遠著的演說中即公開宣稱：「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實沒有關於放棄或削弱日本防禦的任何意念，我並可以向你們保證，不論將來通過永久的解決辦法或其他方法而制訂的任何措施，這種防禦必須而且應當予以維持。」他還說：「我們在日本有直接的責任，而且有直接的行動機會」。

為了保障這個「直接的行動機會」，今年一月底美國派了聯合參謀委員會主席布萊德雷、陸軍參謀長柯林斯、海軍軍令部長薛爾曼和空軍參謀長范登堡到東京來，想對「日本的海空基地、工業、人力、及資源的戰略價值」作全盤的估計。他們在視察日本沿海基地設備之後，即認為「美國可以和日本一樣地將東京灣各島嶼予以良好的利用，作為美國的空軍基地，並將建議以橫須賀作為美國的永久海軍基地。」接着薛爾曼宣佈他將再調一艘航空母艦和六艘驅逐艦到太平洋來，以使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保持最大限度的實力」，范登堡也表示美國駐日空軍「將實行現代化計劃」，並對美國駐日空軍「處於戰爭狀態」一點，「感到非常滿意」。柯林斯則叫囂着美國駐日的陸軍「必須保持戰鬥準備」。四個參謀長在日本又研究過所謂駐日軍隊住宅的問題，以作長期佔領的打算。回國後又向杜魯門提出一個「可能在亞洲把共產主義阻止在中國邊境上的極端秘密的報告」。

在經濟方面，由於美國大王與日本財閥的勾結，已使日本完全成為美國經濟上的附庸。現在美國獨佔資本家已霸佔了日本經濟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二月六日麥魔宣佈日本工業已達到戰前的水平，這就是「美日經濟合作」的結果。幾個日本大財閥目前正在肆無顧忌地剝削着日本的勞動人民，一月廿三日吉田在議會中又宣佈將取消禁止壟斷企業弱得可能的管制，並且說：「國家企業職工增加工資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他要日本人民「咬緊牙關來撐持」，以滿足美日資產階級的貪慾。

去年十月廿九日盟總下令廢除日本出口最低價格限制的法令，讓日本的貨物在東南亞和英澳的產品作尖銳的競爭。英國東南亞的高級專員麥唐納曾對此公開表示反對，但麥魔仍置之不理。十二月一日他又宣佈日本的出口自由貿易法令，鼓勵日本貨的對外傾銷；並在十二月廿七日撥出八十六億日元的美國援日基金為日本建造五十餘萬噸的海船，以加強日本的海上運輸。前些日子，美國又邀請日本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和檀香山四地設領事館，並

希望其他國家也對日本政府提出同樣的「邀請」，想藉以發展美國控制下的日本對外貿易。

對於加緊在日本培養「美帝奴才」的工作，也正在進行之中。最近美國擬邀請日本的外交官、警察官員、國會議員及「勞工」、教育科學新聞等各界重要人物一百五十餘名赴美受訓。據美國務院稱，此等日人的訪美，「係由國務院與陸軍部所發起。是美國政府的國家領袖訓練計劃的一部分。」這些「政治家在美國將有六十天到九十天的訓練日程，「使他們有機會研究美國的民主政治」。此外在麥團總部的主持下，日本最近又送出一百四十二名學生赴美留學，其中包括吉田茂的次子。

（五）美帝在南韓的「行動」

美國在北太平洋的另一個反共基地是南韓。艾奇遜的一月十二日演說中會說：「我們在日本有直接的責任，而且我們有行動的直接機會。在較小的程度上，朝鮮也有同樣的情形。在那裏我們有直接的責任，在那裏我們的確採取行動了，而且在那裏，我們有更大的機會發生效力。」他的所謂行動在最近幾個月來大概可以分為三類：

首先，美國想繼續利用聯合國來干涉朝鮮的內政。去年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中，美國又操縱大會的投票機器通過了擴大聯合國朝鮮委員會職權的議案，允許在朝鮮有所謂軍事監督權，可派遣軍事觀察員到北緯三十八度附近的地區去考察。

其次，美國派遣了軍事顧問團駐在南韓，訓練南韓的傀儡軍隊。今年一月廿七日，美韓又訂立了一雙邊協定，允許南韓在美國設置的條件下接受一千萬美金的軍事援助。在美國人力物力的支持下，李承晚正發出戰爭的叫囂，說是「如果韓國將邊界擴張至中國邊境，韓國的情況一定良好得多，而倘使美國給予援助，則此事當更有把握。」去年十月三十日，李承晚向訪問仁川的美海軍第七艦隊官兵演說時，且揚言「韓人將從事所需要的一切戰爭，但必須美國在經濟、軍事和道義上的支持」。事實上在美國指揮之下，南韓偽軍已一再在北緯三十八度附近向北朝鮮人民挑釁，他們夢想把美僞的統治加在全朝鮮人民的頭上。

最後，在經濟方面南韓已成為美國的殖民地。透過美國的經濟貸款，美國把國內銷售不了的貨物運到南朝鮮來傾銷，結果使得南朝鮮的工業遭遇到悲慘的破壞。工廠的數目降低到戰時的三分之一，工人失業的人數從一百一十二萬增加到三百多萬。所剩下的工業現在也大都入了美國資本家的掌握。他們在這裏組織了大韓煤礦、大韓電力、大韓煤油、大韓航運等公司，全盤控制了南韓的經濟。最近美國國會已通過在今年二月十五日到六月卅日再給南韓六千萬美元的貸款，杜魯門又已向國會提議在下一會計年度（今年七月一日至明年六月三十日）再給予南韓一億一千五百萬的美援。我們相信這些美元將帶給朝鮮人民更多的災難。只有走狗傀儡李承晚才會恬不知恥地說：「韓國的自由是美國的賜予，韓國曉得美國的援助是沒有帝國主義動機的，我們迫切需要你們的援助。」

（六）「東南亞聯盟」與「第四點計劃」

在太平洋南區，帝國主義者們正忙於佈置一個反共的「東南亞聯盟」。這個「聯盟」自開始醞釀到現在已有九個月之久。從它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帝國主義者們的驚惶失措與彼此間的矛盾。

當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席捲中國大陸的時候，在東南亞正被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鬥爭弄得焦頭爛額的英帝國主義是更加恐慌起來了。為了抵抗這支共產主義的洪流，它慫慂澳洲工黨政府的奚夫里總理出面組織一個「太平洋同盟」，以澳洲、新西蘭、印度、馬來亞及其他遠東英國屬地為基礎。這樣的一種「英國貨」，美帝國主義當然是不歡迎的。而偽裝進步的尼赫魯也認為「為時過早」，因此在艾奇遜和尼赫魯一唱一和的反對下，這個「太平洋同盟」流產了。

美國為什麼反對這一反共同盟呢？難道它不願意「亞洲各國人民聯合起來反抗赤色帝國主義」嗎？不是的。決不是的。美國的所以反對，是因為它不希望這建一個反共同盟由英國來領導。它要在亞洲建立一個以美國集團為主以英國集團為輔的反共組織，把南太平洋的領導權從英國手中搶過來。因此它一方面反對英國的「太平洋同盟」，一方面又叫季里諾開始佈置一個「太平洋公約」。

美國的這道命令發出以後，忙煞了季里諾，也喜煞了蔣介石。蔣賊眼看自己的寶座搖搖欲墜，正希望有這麼一道符咒來救一救他的命。因此一聽到這消息就在去年七月中旬飛往菲律賓，和季里諾舉行了一次「碧瑤會議」，決定由菲律賓、南韓和國民黨來一個太平洋反共軍事同盟。會後季蔣即分頭四出活動，季里諾飛華盛頓向他的主子請示，蔣賊則在鎭海和李承晚開了次「鎭海會議」。

對於季蔣李三個典型美國走狗所組成的同盟，英國自然不感興趣。它一再表示要在亞洲建立任何反共集團沒有大英聯邦的參加是不會成功的。澳洲也一反過去熱烈提倡「太平洋同盟」的態度而對三國同盟表示冷淡。美國則只說：「我們對於三國軍事同盟表示同情與關注」。但卻絲毫沒有提到澳洲的「贊助」。

正在這時候，艾奇遜新的遠東政策決定了。他知道蔣賊的垮台是必然的事。因此美國今後不應再露骨而公開地援助蔣賊而只能偷偷摸摸地支持他。至於東南亞則美國認為有積極爭取英國合作以成立一反共地帶的迫切需要，否則勢將「無法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向東南亞各國蔓延」。所以八月初，艾奇遜發表了美國白皮書，放出「自華撤退」「洗手不幹」的烟幕，而另一方面則命令季里諾把「太平洋三國軍事同盟」變成「東南亞聯盟」。美國希望這個聯盟能實現它那以美國集團為主英國集團為輔的結合，而其名義上的領導者則為「身在英邦心在美國」的印度。

根據這個指示，季里諾乃立即訓令菲律賓出席聯合國大會的首席代表羅慕洛在大會中和東南亞各國的外交代表進行談判，而自己則飛回菲律賓作直接而具體的佈置。到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以後，他們的活動也就愈形積極，特別是蔣賊和李承晚，更在各方面極力攛掇季里諾，使他成為「聯盟」的核心。美國的報紙也替它大吹特吹，紐約時報認為它是一個「偉大的理想」，要「美國一定得擔負義務」。與國務院有密切關係的菲臘德爾菲亞報且在社論中公開主張：「美國應該遊季里諾的創議和堅持，因為它是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

十二月間，李承晚派代表到菲律賓去會晤季里諾，給與「亞洲的反共聯盟能夠立即發動，以武裝的集體安全保衛台灣」。接着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也狂吹着「太平洋聯盟」的早日成立，並派吳鐵城到菲律賓去「敦促季里諾早日行動」。這兩個傀儡政府都看到季里諾自八月中由美回菲，不提「太平洋公約」而只提「東南亞聯盟」的情形，心中正惴惴不安，深恐自己被遺棄在「集團」之外，因此特別派人到菲律賓去獻殷勤。季里諾對蔣賊和李承晚也是另眼相待的，因為他們三個都是美帝最忠實的奴才。所以在蔣李使節先後到菲之後，他就決定再親自赴美一行，和美帝具體討論一下「東南亞聯盟」的範圍。他對吳鐵城的答覆就是「待我自美回國，即可進行聯盟的工作」。

美帝為什麼反對三國軍事同盟呢？原因是艾奇遜比季里諾和李承晚都聰明一些。他知道國民黨是垮定了，如果

三國軍事同盟成立，那麼國民黨不可避免的失敗勢必使美國在遠東的另兩條走狗陷入極度困難的地步。多少年來有實無名的美蔣軍事同盟還無法支持蔣介石的統治，難道一個小小的菲律賓和一個殘破的南韓能夠保衛蔣政權？因此他勸季里諾不要和國民黨公開地訂軍事協定，而該把眼光引向比較「有希望」的東南亞去。但是當季里諾在今年一月第二度訪美時，東南亞的局勢又已有了明顯的變化。胡志明的軍隊是和毛澤東軍隊一樣地難於對付，而保大的政權又得不到亞洲各國的承認，這都迫使美國對保大的前途感到極度悲觀。艾奇遜發現如果和保大這樣的垂死政權訂立軍事性質的「東南亞聯盟」，是和訂立季李蔣三國軍事同盟一樣地不智。儘管美國和它的夥伴和奴才正在以各種方式的軍事援助給予蔣賊和保大，但在美國看來要明目張膽地來一個軍事同盟是非常危險的。假使有一個「太平洋三國軍事聯盟」，那麼中共軍隊在打垮蔣賊後又出兵攻打南韓，可怎麼辦呢？而假如有一個「東南亞軍事聯盟」，那麼胡志明軍隊在收拾保大之後又去打泰國，可又怎麼辦呢？基於這些原因，所以當季里諾來美請示辦法並表達蔣賊和李承晚參加亞洲反共聯盟的熱忱時，艾奇遜乃告訴他一個新計劃，即成立一包括全亞洲傀儡政權、反動政權的「聯盟」，而這個「聯盟」在表面上的目的只是爲了「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合作」。這樣就可以一方面團結所有反動派進行反共，而另一方面又不爲其中某些傀儡的即將滅亡負軍事上的直接責任。

因此，當二月間季里諾自美回菲時，他的口氣就比以前鬆了許多。他對記者說：「我個人反對共產主義，但在菲國疆界以外不擬在軍事意義上予以抵制。我注意我自己的工作和領土，但我不是鄰邦的負責人。」換句話說，他不願明目張膽地和其他國家訂立反共軍事聯盟。他又說：「我將於三月底或四月初邀請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各國在菲集會討論締結反共聯盟的事。這個聯盟或稱爲東南亞聯盟或稱爲太平洋公約，目下尚不一定。」這就是表示西太平洋的台灣和南韓是不會被拋棄的。

美國的這個計劃，在美國集團之間自然是沒有問題的。除了李承晚、蔣賊和季里諾之外，泰國的鑾披汶、越南的保大和印尼的哈達都已表示擁護。可是在英國集團之間却還有點行不通。儘管美國用種種方法拉攏，可是大英帝國的各單位却總是不易上鈎。除了新上台的澳洲自由黨政府爲了開始其疏英親美的政策而宣佈願意參加「東南亞聯盟」以外，印度和緬甸截至現在爲止尚不能完全就範。當然，這是英美兩帝國主義者在遠東利害衝突的一種表現。不過在馬歇爾計劃和「第四點計劃」的美元和武器威脅利誘之下，大英聯邦在最後很可能是要屈服的。這次哥倫坡會議中，英國和印度還都反對締結「東南亞聯盟」，（印度反對的理由留到以後再談），因而引起菲律賓和台灣極大的不滿。菲律賓外交部的一個高級官員說：「亞洲問題應由亞洲人來決定，用不着西方國家的干涉，英國爲要組織一個由他一手控制的集團而反對亞洲國家的團結。」國民黨駐菲的外交官也說：「我們完全贊同這個意見」。他們似乎忘記了英國的所以反對是因爲另一西方國家（美國）正在組織一個由他一手控制的集團的緣故。

美國在近一兩月來對「東南亞聯盟」的組織正表現着極大的關切，因爲東南亞的風雲已急，美國非在東南亞加強它的軍事援助決案和開始它的「第四點計劃」不可。而在美國人看來，要使這些援助「有效」，就必須先有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因此在二月間的曼谷會議中，美國外交官們即曾具體地討論到這個問題。接着在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艾奇遜又兩度在國會中表示「美國將歡迎遠東各國建立更密切的經濟和政治聯繫」。至於助理國務卿白德華（負責遠東事務者）和巡廻大使耶塞普則都更露骨地公開提倡「東南亞聯盟」的成立。

有了「東南亞聯盟」，更大量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援助將源源地輸往遠東。這在今年一月三日的杜魯門國情咨文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他說：「美國將繼續以經濟援助及軍事援助給予反對共產黨侵略而進行鬥爭的其他自由國家」。在軍事援助上，去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二千七百萬援韓、菲、伊朗的撥款，和七千五百萬用於中國一般地區的軍費即將具體被運用，而在經濟援助上則「第四點計劃」（即小馬歇爾計劃）已在草擬之中。

所謂「第四點計劃」就是杜魯門在去年一月初國會開會時的國情咨文中所提出的開發落後地區經濟計劃。因爲它列於國情咨文中的第四點，所以稱爲「第四點計劃」。美國草擬這個計劃的目的是要把資本在「開發落後地區經濟」的外衣下大量地輸出，以便更大規模地剝削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這樣，它當然要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特別是英帝國主義。美國的急於成立「東南亞聯盟」就爲的是增加美國資本輸出的便利。換句話說，美國的急於成立東南亞聯盟就爲的是實行第四點計劃。所謂軍事援助其最終目的也只是爲了要支持各該國的反動傀儡政權而保障輸出資本的安全而已。而英國的反對成立「東南亞聯盟」也無非是爲英國的國外投資着想。

現在美國正在草擬「第四點計劃」。這個小馬歇爾計劃和大馬歇爾計劃的不同點，據美國自己的解釋是後者係以西歐作爲一個整體，而提出一完整的援助計劃請求國會核准的，至於前者則係一國一國個別加以處理。最近美國派了一個特別使團在前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副署長葛里芬領導之下赴東南亞各地考察，就是爲了要就地研究「第四點計劃」應如何具體化的問題。大概耶塞普、葛里芬等回國以後美元即將源源往東南亞，爲東南亞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

（七）無名有實的美帝殖民地——菲律賓

菲律賓在地理上屬於東南亞的一部份，但是因爲數十年來它一向是美國獨霸的天下，所以艾奇遜把它和日本、南韓等同歸於美國負有直接責任的一類。

菲律賓在名義上是一個獨立國，事實上它是典型的美帝殖民地。根據「獨立」後的美菲軍事互助協定，美國在菲律賓可保有二十三個海陸空基地，而由於「貝爾美菲貿易協定」和「平權法案」，菲律賓且允許美國資本家可以無限制地向菲律賓輸入貨物，並在菲律賓享受與菲律賓人完全同等的經濟權與其他特權。

如果還有人懷疑菲律賓的殖民地性質，那麼我們可以請他讀一讀下面的一則新聞：

「十月二十三日（去年）菲律賓礦業產業處處長安德里斯宣佈一新的法令，允許美國資本家有無限的機會探測和開發菲島的一切油源。根據該法令，菲律賓給予美國人的特權比美國人在美國所能得到的還要大。該法令規定美菲人民在菲律賓享有平等的石油開採權，並規定在最初五年內他們輸入的一切裝備、機器、原料及輸出的石油一律免繳關稅。」

看了這段消息的人都會明白菲律賓到底是獨立國還是美國殖民地。對於這樣的一塊理想的掘金之地，美國獨佔資本家當然是要負直接責任的。因此除了「經濟援助」以外，還有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從一九四七年美菲軍事互助協定簽訂以來，美國給予菲律賓的軍費已達一億六千三百五十萬美元，這個數目尚未包括美國爲建築菲律賓基地所直接付出的款項在內。

中國革命勝利以後，整個東南亞更其動盪，而菲律賓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活動也就更其猛烈。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認爲除了要菲律賓加緊組織東南亞聯盟以外，還需要加強對菲的軍事控制，並協助它剿滅菲律賓人民游擊隊。因此在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美國亦派了一個視察小組到馬

尼拉去，研究「對菲軍事援助」的問題。這些人之間有國務院的代表墨爾拜，有國防部的代表勞遜和克萊格，他們和菲政府在十二月初開始了秘密軍事會談，研究「美國如何給予菲律賓更多的軍事援助而菲律賓如何供給美國更多的軍事基地」的問題。到十二月十六日，美國遠東空軍司令斯特瑞梅耶和麥帥的副參謀長威洛貝又飛往馬尼拉「商談聯合防務」。在他們「指示」之下，季里諾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宣佈「菲已建議美國恢復薩馬島的戰時海軍基地（據國民黨通信社的報導美國已在該處建立一遠東最大的空軍基地），並於十二月廿七日會晤美駐菲艦隊司令，要求美國移交一部分潛水艇給菲律賓並爲菲訓練潛艇人員。今年一月中旬的美菲外交軍事人員會議，據菲官方宣稱，就是要研究「菲在美國防務鎖鍊中所起的作用及如何加强美國在菲律賓軍基地的計劃」，這當然又是一次「大拍賣」。

在這次會議中所談到的另一重要問題是如何「在國內剿共」。這是秉承麥克阿瑟的命令而行的。根據麥魔指示，菲政府軍在今年初發動了他的攻勢，其最高指揮官是美籍菲軍代表團團長安德遜。但是戡亂是越戡越亂，美菲雙方最近都感覺有點焦頭爛額，下不了台。季里諾且不得不在華盛頓向主人請示方針，但杜魯門卻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他答應儘快在菲律賓實行「第四點計劃」，認爲這樣可以解除菲律賓人民的貧困，而防止他們「挺而走險」。他沒想到這些美國饅頭麵粉並不能眞正解決菲律賓人民的肚子問題，而只能用以填滿菲律賓買辦官僚們的慾壑。

附帶地在這裏提一下，美國在它負有直接責任的西太平洋區，除南韓、日本、菲律賓外，尚有些戰略島嶼如沖繩島、關島等處。這些軍事基地，美國正在加緊建築中。在美國四參謀長視察太平洋各地以後，琉球群島軍政府的總督西兹立即宣稱將於二三個月內開始應用國會的撥款七千萬美元在沖繩島建立一「不怕颱風的永久性建築」。同日美參議院又通過再撥款六千萬元以加强沖繩島、關島、瓜加林島和約翰斯敦島的海空軍基地，這些地方都是美國反共的侵略前哨。

（八）大批美國蝗虫湧往了印尼

正當中國人民把美帝傀儡蔣介石趕出中國大陸的時候，美帝正忙於在亞洲的第三大國製造出另一個傀儡。這就是印尼的哈達。

印尼這塊肥沃的土地久已爲美國獨佔資本家所垂涎，但因過去它是荷蘭的殖民地，而在荷蘭背後又有英帝撐腰，因此美帝的貪慾就始終無法完全滿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荷蘭在英帝支持之下，想重新在印尼繼續它的殖民地統治，因而引起了印尼人民廣大的反抗。美國乃乘此機會導演了一幕醜劇，在印尼製造一個假民族主義的親美的「印尼合衆國」，一方面用以削弱英荷在印尼的獨佔勢力，一方面又想用假民族主義來對付共產主義。

在美帝代表科契倫（美出席聯合國印尼委員會代表，現任美駐印尼大使）親自指揮之下，荷印雙方在去年八月廿三日舉行了一次海牙圓桌會議。正如荷蘭眞誠報所云，這個會議是澈頭澈尾由美國國務院指揮的。美國用停止對荷的馬歇爾計劃撥款對荷蘭施以壓力，又用軍火和美元來引誘印尼的賣國者。結果在十一月二日產生了所謂海牙協定和印尼合衆國憲法，完成了美國對印尼侵略的第一步計劃。

就在杜魯門艾奇遜爲印尼「獨立」的慶賀聲中，美國資本家像蝗虫一樣地擁往印尼，他們最感興趣的自然是印尼的石油。由美孚油公司及德士古公司所控制的太平洋石油公司已經在瑞濱群島取得了開採油礦的特權。臭名遠播的福克斯也已趕到印尼。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曾與「印尼共和國」政府訂立福克斯協定，規定印尼政府可以無限制使用福克斯公司的資金，但印尼政府的進出口貿易必須在十五年內交由該公司壟斷。現在印尼已從「共和國」變成「合衆國」，因此他要和合衆國政府商談重訂福克斯協定的事。其他如美國橡膠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和固特立橡膠公司等也都派人到印尼做生意去。

除了私人公司個別的經營以外，美國資本家尙透過政府貸款和「第四點計劃」剝削印尼人民。印尼合衆國成立後不久，其經濟部長朱安達即赴美接洽貸款，希望進出口銀行貸予一億至五億美金。他說「我們有資源可以保證貸款的償還」。美國資本家們一想到印尼的石油和橡膠，就立刻答應了。因此朱安達一月廿日剛到美國，二月十日美國就宣佈貸給印尼一億美金。對於這樣的債務人美國財主們是非常痛快的。至於「第四點計劃」現在正在草擬具體方案之中，美國已公開宣佈印尼將被包括在「計劃」之下。葛里芬特別使團最近也即將到印尼去。

爲了保障這些雄厚的投資，美國決定給予印尼政府以軍事援助，以圖消滅印尼的游擊隊，並使哈達在反共大陰謀中充任嘍囉。今年一月印尼宣佈將參加「東南亞聯盟」，接着麥魔就自日本運了大批軍火武器送給哈達，並派了空軍參謀團團員威克特少將與哈達政府進行談判，要求允許美國在印尼進行軍事調查和繪攝地圖。而寒普回國以後，可能在七千五百萬元用於中國及一般地區的軍費中立即撥出一部分以武裝印尼傀儡軍隊。總之在美國看來，印尼已是反共大聯盟中不可缺少的一員角色了。

一月廿五日，蘇聯承認了印尼合衆國，這使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大吃一驚。蘇聯的承認印尼並從而派遣使節駐紮該地，可以密切注意帝國主義者和印尼反動階級的行動。蘇聯認爲用這種外交鬥爭的方式在印尼和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相週旋，並進而把蘇聯的政策更直接地向印尼人民宣傳，對於印尼的眞正解放是有好處的。美帝的所以吃驚，其原因也就在此。

（九）傀儡保大

除了印尼的哈達以外，美帝去年在東南亞還製造了一個僞越的傀儡——保大。不過這次的導演不是科契倫而是有名的戰爭販子美國前駐法大使蒲立特。當去年二月法國與保大的巴黎談判陷於僵局的時候，蒲立特飛到越南「考察」去。回國以後，他給美國政府一個報告，認爲胡志明在越南的勢力非常强大，並肯定地說用武力已不能解决越南的問題，而再三强調「利用保大從內部來破壞越南共和國是現在所剩下的唯一道路」。國務院根據這個建議，乃對法國實行壓力，要法國多少給保大一些表面上的權力，讓他可以在民族主義的假面具下抵抗共產主義。法國在美國「勸告」之下，乃於三月八日和保大成立了協議，允許保大以越南立憲君主國的名義宣佈獨立，但成爲法國聯邦中的一邦。

保大「獨立」以後所發生的第一個問題是外國的承認。因爲只有在被承認以後，帝國主義者才敢明目張膽地予以直接的援助以反對胡志明。所以在去年十一月中旬保大派了布洛親王和阮遂琪兩人赴美活動。美國當時的答覆是美英在法國國會正式批准法越協定以後立即承認保大是不成問題的，但最好能由東南亞各國先承認保大，特別是作爲「民族主義象徵」的印度。因爲保大的政權如果不爲近在咫尺以民族主義自豪的東南亞各傀儡國所承認，而只爲遠在天涯的英美承認，在面子上是很難看的。保大得到這個指示以後，就在十二月下旬宣佈將派一「善意使團」赴印訪問，但由於尼赫魯的冷淡，這個使團始終沒有成行。

今年一月廿九日，法國議會不顧法共堅决的反對，批准了法越協定。接着英國和美國宣佈承認，但是東南亞各國卻都一聲不響。尼赫魯且公開宣稱：「據印度駐越南領事的報告，胡志明控制了越南地區百分之八十，因此我們認爲保大政權並無代表越南人民主權的象徵而無法予以承認。」印度這種僞裝進步的辦法，頗使保大及美帝下不了台。二月廿四日合衆社報導說：「美國對印度不承認保大表示惱怒，華盛頓認爲保大如能得到中共以外亞洲大國的

承認，則它生存下去的機會就大得多。印度的態度損傷了保大，使他有無法繼續穩定的危險。」大家想一想，一個政權要靠別人的承認才能生存下去，這個政權是什麼政權？胡志明的政權在中越建立邦交以前是從來沒有別人正式承認過的，但它卻不但能夠生存下去，而且能夠不斷地在鞏固，在發展。這就是人民政權和傀儡政權的不同。

截至目前為止，在東南亞只有一個國家承認了保大，那就是暹羅（泰國）。為了承認保大的問題，在暹羅內部鬧過一次大糾紛。外長乃波沙拉新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物，他知道保大是必定垮台的，暹羅犯不着去承認他。因為暹羅是越南的鄰邦，和胡志明正面反對將會引起很多麻煩。所以在閣議上他極力主張暫緩承認，以免觸怒胡志明。但總理鑾披汶是個最忠實的美國走狗，在美駐泰大使斯坦登壓力之下，他終於不顧一切宣佈對保大的承認，並認乃波沙拉新去職。據暹羅內閣的高級人士稱：「泰國深知越南是由法國操縱控制，但泰國的承認保大是因為他是反共的象徵。」這就是他們的不打自招。

保大現在是狼狽不堪，對內吃不消胡志明軍隊的總反攻，對外又得不到「友邦」的承認。連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都認為「保大政權和一個賭博也差不了多少，但是西方的政策別無其他可以選擇。不論法國和美國的官員都很少有人對使印度支那變成一個新希臘而贏得戰爭的機遇表示樂觀。」

但是儘管不能樂觀，美國的心還是不死的。美國還想用他的老辦法來支持保大，那就是用美元和軍火來「鞏固」保大的政權。遠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有四個美參議員奉杜魯門之命飛往西貢，研究美國援助越南的辦法，這次耶衆普赴越時，又特別跑到河內訪晤保大，會談美援問題。最近葛利芬使團，也以西貢作為他們研究的第一個對象。這些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美國資本家的投資越南找尋可能性。

由於保大還是法國聯邦的一員，所以美國在援助保大之先必須先取得法帝的諒解。他們二者之間的會談是在今年二月九日開始的，但直到現在還沒有獲得協議。法國要求美國在今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先給保大一千五百萬美金的緊急經濟援助，再在下一會計年度中（七月一日開始）給予保大一億四千六百萬的貸款。這些經濟援助的控制權屬於法國，主要地使用在水力發電和煤礦設備上。但美帝則認為錢是可以由美國出，但不能允許法國有控制權而應該讓美國的代表直接指揮。至於貸款的用途，美國認為「保大亟需的貨物是農具、鞋子、藥品等等，這些東西在任何援助計劃中均應有優先權」。雙方因此堅持不下。大概還需要美帝對法帝施以更大的壓力。這是美帝法帝在越南發生利益衝突的具體表現。

至於軍事方面，則麥克阿瑟正在極力幫保大的忙，他送了很多軍火給保大，最近又在日本徵募「征越兵團」赴越南作戰。但我們相信，任何鬼計都無法阻止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領導之下以武裝鬥爭的方式獲致祖國的統一。

（十）鑾披汶與達欽努

在印度支那半島上除了越南以外還有暹羅和緬甸。他們的統治者是反動透頂的鑾披汶和走頭無路的達欽努。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西南各省以後，嚇壞了以排華著名的鑾披汶。這個日本法西斯的走狗，自從一九四八年一月在美國支持之下發動政變以取得政權以來，就倒入了美國的懷抱，以最反動的辦法對待暹羅人民。如今看到毛澤東的軍隊已經來到華越邊境，而胡志明的隊伍又天天在打勝仗，他那反共恐共的歇斯特里就更發作起來了。他夢囈似地叫囂着：「中共將以征服的方式攫取泰越的食米，萬一泰越淪陷，則整個東南亞將不堪設想」，要求美國儘量幫他的忙。

對於鑾披汶的可憐相，美帝自然是表示同情的。去年十二月間，美帝派了助理國務卿麥克希到暹羅去，對暹羅宣佈「美國將加緊援助泰國」。接着又供給暹羅大批的顧問，想更直接地控制暹羅。今年二月，美國又擇定暹羅的首都曼谷召開了它的東南亞反共會議。這樣才使鑾披汶稍為定了點心。

鑾披汶是東南亞第一個宣佈參加「東南亞聯盟」的傀儡，他並且極力主張這個「聯盟」應該公開地成為一個軍事同盟。今年二月十五日他向記者表示：「我任總理一日，泰國即絕無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還說：「承認共產黨中國是違反人道的事。」這樣的一個反動到底的賣國賊，暹羅的勞動人民是會收拾他的。

至於緬甸的達欽努則正被緬甸共產黨的游擊戰弄得手忙足亂，不知如何是好。他也和鑾披汶一樣地因恐共而失去了理智，害怕中國共產黨會用進兵印度支那的方式把他們收拾掉，因此就極力想買好中國，而成為反動陣營中第一個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

緬甸是大英聯邦的一員，因此美國在這裏還不能為所欲為。尤其是由於達欽努採取了跟隨尼赫魯的政策，乃使美國在美英矛盾無法消滅而尼赫魯又不能完全聽話的今天，對緬甸的拉攏感到棘手。例如「東南亞聯盟」，美國想盡辦法要緬甸參加，而緬甸總還是扭扭捏捏，前些日子達欽努又宣佈不擬參加東南亞任何集團，可見美國還沒有把達欽努完全勾搭上。好在美國有的是軍火和美元，這是緬甸的反動政府在剿共時所絕對需要的，因而緬甸的最終叛英投美，只是時間性的問題而已。去年十二月麥克希路過一趟仰光，說是要商討聯合防務，接着美國又宣佈「第四點計劃」適用於緬甸，並把緬甸包括在葛里芬行程之內，都是美國在加緊拉攏緬甸的例證。

（十一）僞裝進步的尼赫魯

蔣介石的失敗使美國在遠東失去了一個反共的基地，和資本及商品輸出的市場，這就迫使美國的戰爭販子和獨佔資本家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亞洲的第二大國——印度身上。在美帝看來，印度的局勢在東南亞各國之間是相對地穩定的，而尼赫魯的假民族主義者在目前又可以暫時地欺騙一部分人民。同時以印度之大，還足以使失去中國市場的資本和商品尋到了新的出路。因此這幾個月來尼赫魯走了「紅運」，成為美帝跟前最吃香的人物。

印度是英皇皇冠上最燦爛的一顆鑽石，多少年來它都是英國獨佔的殖民地，因此美國要打進印度去，就不能不使英美在遠東的矛盾更形尖銳化。這種利害的衝突具體地表現在去年九月英美加三國的華盛頓會議上。它們知道英國會欠印度和巴基斯坦十二億英鎊的債，這樣一筆巨大的數目在戰後支離破碎的英國是無法負担的，它已公開承認它甚至無法償還這筆大債的一部分。所以當去年九月貝文因為英國的美元恐慌趕赴華盛頓求救的時候，美國就看準這個機會向英國建議由美國承担英國欠印度的全部債務，而要英國把它在印度的資產中提出相等於債務總額的一部分撥交美國。這樣美國就可以瓦解英國在印度的經濟勢力而讓美國資本家深入到印度經濟的各部門去。貝文對於這樣的辦法，當然不能同意，不過為了要美國繼續供給英國以美元，英國允許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錫蘭作某種程度的經濟退卻，但必須保留英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特權。可是這樣的讓步還不能使美國滿意，它要求除了直接參加在印度的英國工業及商業以外，還要求「取消關稅壁壘」和某些特別保證，例如美國公司能自印度自由取得利潤，美國公司不得被國有化等等。雙方鬥爭的結果無法獲得一致的協議，美國乃決定直接和尼赫魯打交道去。

去年十月十一日尼赫魯應「邀」到美國去，美國的統治者給他以最大的歡迎和最奢華的接待。杜魯門親自在機場迎候，美國國會請他發表了演說。在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間他和杜魯門和艾奇遜舉行過三次秘密會談。會談的內容據美國合衆社和法國法新社所云，一方面是「杜魯門與艾奇遜希望尼赫魯對於擬定旨在制止東南亞共產主義浪潮的廣泛計劃有所貢獻，並能支持美國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努力。杜艾以為亞洲人之間存在着對白種人的仇恨，因此如果尼赫魯支持這一計劃，那麼對美國的攻擊就會緩和些」。

而另一方面是「如何加緊美國對印度的財政、經濟及技術援助，並由美國代英國償還對印度的欠款。」換句話說，美國邀請尼赫魯赴美的目的，是要他代替蔣介石的職務把印度變成亞洲反共的中心和美國的市場。

對於美國財政經濟和技術的援助，尼赫魯是歡迎之至的。由於克什米爾的糾紛，尼赫魯的財政和經濟已瀕於破產。而國內糧荒的嚴重，又迫使他不得不急於要求美元以購買美國的小麥。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印間很快地就姘上了。美國答應給印度一百萬噸小麥，並幫助印度自國際銀行獲得貸款。而印度則答應予美國以「便利的條件」，使美國資本家可以在印度投資。

但是在東南亞反共聯盟方面，尼赫魯就不敢很痛快地答應。要他反共是沒有問題的，他的監獄中就關着二千多名印度共產黨員。然而要他主持東南亞的「反共大計」，公開和殖民地半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爲敵，他確需要猶豫一下。我們知道尼赫魯是要僞裝進步的。他想用此在國內欺騙印度人民，而在國外贏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擁護」。所以他繼緬甸之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且不顧美國的壓力拒絕承認保大。他懂得如果他接受美帝的抬舉，他一向所戴的假面具就要完全被扯破。因此直到不久前他還在印度國會中宣佈他將不參加「東南亞聯盟」。儘管他在美國時高喊着「印度在國際事務中不要也不致保持中立」，但他總想儘可能地在表面上維持他的「第三條路線」。正如季里諾在二月二十二日所說：「尼赫魯希望印度是能夠和美國及蘇聯同時打交道的第三種力量」，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尼赫魯旣爲美帝所賞識，則美帝是非要把他弄到手不可的。上個月美國務院已建議在七千五百萬援助中國及一般地區的軍事撥款中劃出一部分交給印度，最近又宣佈印度在美國實行「第四點計劃」時具有「優先權」。

當然，英美之間的矛盾還需要美國對英國施以更大的壓力。尼赫魯在美國所訂立的協議（即允許美國在印開設工廠以換取美國的小麥）已爲以副總理巴特爾爲首的英國派反對掉。後者的暴動得到英國駐印高級專員奈伊的支持。美國駐印大使館已向奈伊提出嚴重抗議，指責英國在印實行反美政策。帝國主義者間的你爭我奪眞是醜態畢露。

在印度之外，美國對巴基斯坦也已開始拉攏，去年十二月十日美助理國務卿克奈琪到喀剌蚩去，交給巴基斯坦總理一封杜魯門的信。邀請前者於今年六月赴美會晤，想來屆時當又有一番新的把戲。

（十一）耶塞普與曼谷會議

上面已經敘述過美國在遠東佈了反蘇反華反共所進行的一種陰謀。爲了把這個既定的政策全盤地推動，美帝於今年二月間在曼谷召開了一次美國駐遠東外交官的會議，並派會議的主持者耶塞普在會議前後到遠東各國作普遍的訪問。

耶塞普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離開美國。他先在東京和麥克阿瑟商談遠東的整個侵略計劃，和對日和約的各種問題，然後即赴南韓晤李承晚，並到沖繩島等軍事基地作一次考察。在台北時他拜訪過蔣介石，討論到如何加緊支持殘匪的事。再從台北飛香港宣佈他的侵略政策，說是「美國將繼續在全世界反對共產主義」。此後他即到馬尼拉晤季里諾，飛西貢晤法駐越南高級專員皮農，在河內訪保大，赴雅加達會哈達，轉新加坡訪英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克唐納，再飛緬甸晤德欽努，最後到曼谷主持曼谷會議。

出席曼谷會議的除耶塞普和美助理國務卿白德華外，有美駐澳、緬、菲、韓、印、錫蘭、印尼各大使，駐緬及巴基斯坦兩代辦，駐東京的政治顧問，駐台灣的代辦師樞安和出席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的代表穆懿爾，以及美駐香港、西貢、新加坡、河內的總領事。

會議自二月十三日開幕到二月十五日結束，全部會議都是在極端秘密的狀態下舉行的。會議第一日由白德華說明國務院對製訂遠東侵略政策的意見，繼由耶塞普報告國務院的所謂「特別小組」自去年八月以來研究如何侵略遠東及東南亞問題的結果。最後再由出席會議的美國外交代表各向大會報告他們在駐在國所搜集的情報。會議的第二天討論到「東南亞反共聯盟」的問題，每一個外交代表均解釋他們所駐國家對這一個「聯盟」的意見。南韓及保大希望是一個軍事聯盟，泰國也有這個表示，但其他國家則尙不願公開打出軍事協定聯合反共的招牌。因而在會後耶塞普只好發表了這樣一個聲明，說是「美國不發起一個軍事聯盟，但是如果亞洲國家自己聯合組織一軍事聯盟的話，美國並不反對」。在第二天的會議中還談判過對日媾和及通過「第四點計劃」以進行廣泛的經濟侵略等問題。會議公報上也明白宣佈：「會議考慮了締結對日和約的某些方面，並就第四點計劃與任何其他政府或英聯邦的計劃之間的如何互相配合交換了意見。」到了最後一天，這些「外交家」們就進而研究立即予東南亞各國反動政府以軍事及經濟援助的具體措施。他們認爲「整個東南亞需要鎗枝和美元，並且要很快付給」。

曼谷會議以後，耶塞普又繼續到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埃及等國進行他的反共活動。在他的回國途中，他還訪問巴黎和倫敦，以便在東南亞的反共計劃上與英法兩帝國主義取得彼此的諒解。等到他返抵華府以後，美帝就要據他所搜集的情形和他與各國反動派商談的結果，推動更瘋狂的反共政策。

（十二）打敗這些狂妄的計劃！

「人急懸梁，狗急跳牆」，美國帝國主義面對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澎湃及其國內經濟危機的日益深刻，眞是驚慌失措，醜態畢露。除了在東南亞及西太平洋各地加緊上述的各種陰謀外，它還用最卑鄙的手段和我們作對。首先是到處造謠。艾奇遜一月十八日的談話就是最好的一部「說謊大全」。合衆社和聯合社所說的「莫斯科協定」和「哈爾濱協定」則更不値得我們的一笑。我們收回他的兵營，他偏說這是美國領事館，我們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他偏說在這條約後而有所謂「密約」也者。總之，人到了走頭無路的時候，是什麼無賴的話都說得出來的。除了造謠以外，美帝最近又在加緊他的特務活動。本來美國的外交官對於間諜工作是最老練的，在中國的使領人員更其如此。（在新疆的馬立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最近因爲這些傢伙在中國實在待不住了，因此艾奇遜就要他們撤退到中國鄰國的國家去，建立四個情報站以繼續其特務活動。二月廿八日艾奇遜且向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要求在一九五一年度國務院二億一千萬美元的經費中撥出二千六百萬作爲國際情報與教育活動之用。他說這是「用於外交關係中最能產生效果的欵項之一。」

最近美國反動派知道事情不大好辦，因而又在散佈和平的空氣，想暫時來騙一騙世界人民。唱這個調最起勁的又是那些最反動的共和黨老爺，如史密斯之流的人物。這些「黑頭」現在竟也想冒充一下「白臉」了，可惜他們所抹上的白粉並不能掩蓋他們的廬山眞面目，他們一方面說是要開始美蘇談判維持世界和平，而另一方面卻又公然拒絕和平代表團入境。這就是美國資本家的「兩面性」吧！

在和這些反動派鬥爭的時候，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毛主席所說的話：「危機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上，這種情況迫使美帝國主義份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像野獸一樣，向歐亞兩洲及其他地方亂闖，集合各國的反動勢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國主義及反民主的陣營，反對以蘇聯爲首的一切民主勢力，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全世界民主力量，必須打敗這個計劃，也完全能夠打敗它。」（三月十五日）

從盧布金比看中國黃金問題

笪移今

一

二月二十八日蘇聯部長會議決定，自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起，停止以美元爲基礎來規定盧布對外幣的兌換率，而改以比較穩定的黃金爲基礎，按照盧布的含金量（純金〇・二二二一六九公分）來計算；並規定蘇聯國家銀行收購黃金的價格爲純金一公分合四盧布四十五戈比。盧布對外幣的兌換率改爲四盧布合一美元（原爲五盧布三十戈比合一美元），十一盧布二十戈比合一英鎊（原爲十四盧布八十四戈比合一英鎊）。這個聲明的發表，是公然宣告美元業已貶値，美元業已不復爲國際淸算債務的中準，美元業已喪失獨霸世界貨幣市場的地位，美元業已從不可一世的最高峯開始轉向下坡。從此，國際間最有信用、最穩固、最卓越的通貨，已經不是美元而是盧布。從此，社會主義制度在進行反帝爭取和平的鬥爭中，又掌握了一個有力的堅强的戰鬥工具。這是以蘇聯爲首的和平民主勢力在世界貨幣陣地上向美帝展開攻勢的序幕，這是列寧所提出的「爲鞏固盧布而戰鬥」的徹底勝利。

蘇聯規定盧布與黃金的比價由政府收購，以黃金來保証盧布價格的穩定，這等於擴大黃金的需要，等於提高黃金的身份，等於以法令來承認黃金是世界貨幣，等於蘇聯準備動員黃金力量來與國際資本主義作戰。

黃金原來是飢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東西。但因爲它的物質的特殊屬性，最適宜於充當一般等價物——貨幣的材料。因此，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黃金（或白銀）却盡了交換中準的作用，自然而然地担當了貨幣的任務。「金銀本來不是貨幣，而貨幣本來是金銀」。黃金所以被人珍視，成爲衆皆追逐的物品，是理有必然，由來已久的事了。除落後民族而外，近世各國貨幣大都採用金本位制。然而，由於一九二九年爆發了規模最大的世界經濟恐慌，致命地打擊了本位貨幣。英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宣布放棄金本位制，停止黃金輸出。同年十二月日本宣布禁金出口，並停止兌現。美國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宣布放棄金本位制，停止銀行券兌換黃金。「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金本位制的最後的最强的堡壘法國終於宣布法郞貶値，而其他同屬於金集團的幾個國家也接着放棄了金本位。從那時起直到現在，世界再也沒有施行金本位制的國家；同時金本位制那東西，也變成了歷史的範疇」。金本位制雖然崩潰，但國際間的貿易差額及債務淸算，仍以黃金作爲最後的支付工具，黃金在實質上仍保持着世界通貨的資格，仍爲各國所喜愛所爭奪的特殊商品。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通貨膨脹，泛濫全球，各國幣値下跌，世人皆以窖藏黃金作保存購買力的方式。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國際貨幣基金委員會成立，規定各會員國攤額，須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黃金繳納，或繳該國所有黃金與美元總數的百分之十，這是金本位制解體之後，黃金重振聲勢最顯著的指標。這說明黃金畢竟是當今最高貴的珍品，是最能吸引人的寶物。

關於世界黃金的分配情形，在資本主義的體系內，產金最多的地區是南非（二次大戰前幾年，平均年產一千四百萬盎斯，戰時年產一千二百萬盎斯），依次爲加拿大、美國、澳洲、印度等地。戰前世界黃金（蘇聯除外）年產四千萬盎斯，戰時咸認爲採金不重要，並無急切用途，美國與澳洲甚至嚴格限制產量；加之，採金成本增高，利潤低落，致使黃金生產減少四分之一。美國戰前年產四百八十萬盎斯，戰後以一九四六年爲例僅產一百四十萬盎斯，產量雖說不多，但因取得了國際經濟霸權，黃金却不斷向美國集中。一九三三年美國有黃金四十億美元，約佔世界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三九年則達一七六億美元，約佔世界百分之六十一；一九四二年底美國黃金儲量爲二三七億美元，約佔世界百分之八十。截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底止，據杜魯門向國會報告，美國共有金塊二二七億美元，約佔世界百分之七十不足。此次大戰期間，美國爲了幫助各國穩定幣制，曾依據租借法案出售黃金，致使存金一度減少。戰爭結束之後，各國缺乏美元，黃金又繼續流向美國，每月增加二億美元。

在資本主義國外的蘇聯，據美國人估計，黃金產量僅次於南非，爲世界第二產金區。一九三六年產量約爲五百萬盎斯，近年來每年產金約近九百萬盎斯，合三億一千五百萬美元。蘇聯黃金保有量僅次於美國，爲世界第二藏金所。現有二十五億美元，佔美國十分之一强。我們認爲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是過份低估了蘇聯的黃金數額。列寧與斯大林向來是關心累積黃金準備的，是重視開採黃金業務的。黃金儲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後備力量之一，可以用作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提高蘇聯的建設速度，鞏固蘇聯的經濟獨立，加强蘇聯的防衞力量。按照蘇聯一般生產事業的進度來看，對於開採黃金的技術與設備，亦必突飛猛晋，可能已躍爲世界第一位產金國家。兩年半前卽有人指出蘇聯擁有黃金一七〇億美元，比當時美國存金僅少五十七億元。証之此次盧布本價脫離美元而獨立，益信蘇聯每年確能開採鉅量的黃金，可能已握有與美國相伯仲的黃金。盧布以黃金爲基石，是世界通貨的一大變革，是社會主義的盧布戰敗了美元取得世界貨幣領導權的鐵証。

二

資本主義國家固然重視黃金，蘇聯對黃金亦又予以新的估價。屬於社會主義範疇而目前尚行進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國，爲了適應這一新的國際貨幣形勢，爲了充分能利用退藏的財富，對於黃金國有問題，應如何加以妥善處理，似已到了値得提出來檢討的時候了。

我們找不到可靠的統計，沒有方法可以確定中國到底有多少黃金。不過根據片斷的記載，也可以估計出一個大體的數目。從本國黃金生產量說，過去每年約產二十萬盎斯。就原存金塊言，戰前約一百萬盎斯，戰時（一九三三）從美國購進五百七十萬盎斯（從印、緬走私進口的黃金亦很可觀），日本失敗後接收敵偽黃金六十萬盎斯。並且，由於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內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購買黃金成了人民對抗通貨膨脹的自衞手段，中國成了最暢旺的黃金市場。香港經濟導報分析：「在戰後三年中，從歐美運銷香港的黃金達一千萬盎斯，其中百分之八十，即八百萬盎斯銷於中國。」又據一九四八年三月八日合衆社報導：「中國因惡性通貨膨脹之結果，今日已成爲世界上黃金主要輸入國家之一。生金、金幣與金條之經常洪流，經由澳門爲中國人以高價急切收購，以防止通貨之繼續膨脹。據權威雜誌遠東經濟評論報稱：一九四七年，經由澳門再輸入中國之黃金爲一百一十萬盎斯；並引證多數銀行家之估計，認爲一九四八年將輸入黃金三百萬盎斯。」根據這些零星資料，從低估計，抗戰勝利以來，我國黃金進口絕不少於五百萬盎斯。總計戰前原有，戰時及戰後輸入，暨本國自產黃金，共約在一千四百萬盎斯以上。當然，在國民黨反人民戰爭轉入劣勢以後，豪富、官僚、罪大惡極的反動份子，陸續攜走了不少黃金，「上海解放前夕，僞中央銀行又運出三百四十萬盎斯」（銀行周報三十四卷三期），目前國內保有黃金約在九百萬至一千萬盎斯，其中三分之二即六百餘萬盎斯（二億二千萬美元）保藏在私人手中，而上海一地恐近半數。

此外，黃金在中國人心目中，有着牢固的久遠的傳統的珍愛觀念，中等以上之家，大都或多或少地藏有飾金。據金業老手估計，全國飾金有二千萬盎斯，此與私人金塊合併計算，民間藏金約合九億二千萬美元。這一宗潛藏的財富，這一筆鉅大的購買力，必須集中用之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

集中私有黃金，就是實行黃金國有。黃金應當國有，必須國有，在理論上已無懷疑的理由。現在人民政府一方面准許黃金私有，另一方面又禁止自由買賣和流通，都是爲適應環境因時制宜的辦法。今者中國大陸（西藏除外）業已全部解放，全國財經統一制度業已確立，貨幣逐漸趨向穩定，生產建設急需大量資金，如何利用黃金通過對外貿易路綫，增加生產器材輸入，以利工業化的推進，這點擺在我們眼前亟待考慮和解決的課題。

第一，我們必須先從宣傳教育着手，使大家真正瞭解中國已走入歷史的新時期。生活方式、政治組織、經濟制度，在形式上，在內容上，在本質上，以全然和過去不同。今日的個人，應當是組織中的個人，是整體中的細胞，應當以國家利益爲最高利益。只有整個國家有辦法有前途，個人才會有辦法有前途。爲了顧及國家健康發展，爲了建立國家經濟秩序，今後恐怕再也不會，且也不應放任黃金自由流通、自由買賣。在反動統治時期，投機份子爲追逐暴利而買賣黃金，良善人民爲抵抗通貨膨脹，而購儲黃金，皆各有可原。然而，現在情形不是那樣了。投機範圍愈來愈小，黃金掮客已無插足之際。通貨雖未臻絕對穩定地步，但政府正在以全力爲鞏固人民幣而與物價作戰。兼又開辦折實存款，給予人民一種比黃金更可靠的儲蓄辦法。在新民主主義時代，黃金對個人是失去作爲保存購買力的機能。私人儲藏黃金，對自己是負担（保管也頗花心血），對國家是無益。黃金散之在私人，不能交換，不能發揮用處，聚之於政府，即可集中運用，發揮利國福民的功能。換句話說，在今天，私人手中的黃金是死的黃金，是呆滯了的購買力，是無法用於爲人羣服務的財富。反之，在國家手中的黃金，是活的黃金，是機動的世界貨幣基金，是能用於爲人民造福的武器。在迫切需要資金來醫治戰爭創傷，在財政收支上須要精打細算的目前，倘任偌大的黃金閒散在民間，不加以合理的運用，對私人固然無補，對國家更覺可惜。因此，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主人的我們，應該帶頭主動地提出黃金國有，宣傳黃金國有，以促政府及時注意。

第二，我們建議黃金國有，並不是要人民無條件地把黃金獻給國家，而是主張中央人民政府權衡財經全局，依照實際情況，訂定具體辦法，有代價的勵人民自願地將黃金轉移給政府。不消說，在與反通貨膨脹作戰時，以人民幣收兌黃金的方式，應當避免採取。實現黃金國有的可能途徑是：（一）發行黃金兌換債券，以之調回民間黃金。票面以分爲單位（一百分爲一兩），年息五厘，一年後開始付息抽籤還本，十年還清。本息一律按照付還時之國際黃金價格，折合法定通貨付給之。（二）發行黃金折米債券，以之調回民間黃金。票面以斗爲單位，十斗爲一石（一百五十市斤），年息五厘，一年後開始付息抽籤還本，十年還清。本息一律按照付還時之國際黃金價格，折合當地米價換算法定通貨付給之。（三）發行黃金兌換盧布債券，以之調回民間黃金。票面按照蘇聯金價，以盧布作計算單位，年息五厘，一年後開始付息抽籤還本，十年還清。本息一律按照付還時之蘇聯金價，折合法定通貨付給之。這三種方式，不管採取哪一種，凡以黃金換得的債券，應規定准許轉讓；工商業持券者在其經營之企業遭遇重大困難、並經工會出爲證明時，私人持券者在遭遇意外災難、又經所屬之羣衆團體出爲證明時，皆許向公私金融機關作短期抵押。實行黃金國有，在辦法決定之後，再配合動員羣衆，展開廣泛的深刻的宣傳工作，我們相信人民是會樂意拿出黃金向國家調換債券的。因爲這樣一來，黃金有者既可免去保管的麻煩，又可坐收優厚的利息，更可取得轉讓和抵押的便利。一舉三得，何樂而不爲。

三

有人說，戰前黃金每盎斯約合米十石，戰時及戰後，每盎斯黃金多以五十萬元甚至六十萬元以上的價格購進的。現在按照國際價格向政府換回債券，未免太吃虧了。這誠然是事實。不過，現在的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要政府以高過國際價格來收借黃金，而使國家受損失，根本是不應該的。全體利益高於部份利益，個人利益須要服從國家利益，是天經地義的定論。在實行黃金國有時，縱然有一部份人蒙受一點小小損失，也應該毫無怨尤地承當下來。何況在今天儲有黃金的人，還是廣大工農羣衆以外的有產者及小有產者。這些人在八

年對日抗戰中的負担，遠不及工農。在四年人民解放戰爭中的貢獻，更是輕而又微。對革命既是出力較少，對建國努力實在不能再落人後。

此外，與黃金有密切聯繫的外幣，一九四九年四月間有人估計在國內美鈔有一億五千萬元，港幣有三億五千萬元。雖說政府早就公布了處理辦法，除非需款急用願向國家銀行賣出外幣外，依法辦理外幣存款的並不多。粗略估計起來，保持在國內私人手中的美鈔，絕不少於八千萬元，港幣絕不少於兩億元。為了掌握這筆不算小的外幣，亦可同時頒布辦法，准許人民以外幣折換黃金債券。

盧布升值之後，黃金在世界貨幣中的作用是空前加強了，盧布在國際經濟中的戰鬥任務是更加提高了。對於分散、潛退在國內各地的私人黃金，自然應當及早把它動員、組織、集中起來作有效的利用。這對於克服當前的財經困難，對於推進祖國的建設，對於加強社會主義體系的通貨陣容，都是有幫助而不可忽視的重要措施。

一九五〇、三、十四夜於上海。

土地改革與國家工業化

施　建

一

在全國大陸除西藏以外業已全面解放的今天，放在全國人民面前的新任務，不用說就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了（共同綱領第三條）。因為祇有經過人民經濟的建設才能保證革命的果實不致落空。

「變農業國為工業國」，對於我們已不是一句新鮮的話了。一百多年來，由於我們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這不知道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災難。斯大林曾以中國的處境來警惕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蘇聯人民，他說如果蘇聯不積極推行工業化政策的話，那麼「我們（蘇聯——引者）的地位會與現在中國所處地位多少相同，中國因為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而被一切逞性妄為的人所蹂躪。」（列寧主義問題五〇四頁），斯大林的話是完全正確的，中國就是吃了沒有工業的大虧。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工業化的口號已經叫了幾十年，而且自滿清同治年間由曾國藩李鴻章等提倡洋務運動以來，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曾朝着這個方向作過或多或少的「努力」。可是事實是怎樣呢？中國還是農業的落後的中國。中國人民並不曾因為那些統治者的「維新」和「改革」而得到些什麼實惠，而且相反的正因為他們「努力」的結果，却給中國創立了一種新的血腥的獨佔資本——官僚資本，中國人民反因而遭受着更多的禍害！

過去的是失敗了，但是失敗的根因何在呢？我們時常聽到許多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什麼中國富源蘊藏不豐啊、中國技術水準太低啊、中國資本蓄積太少啊等等。這些膚淺的似是而非的論調是經不起推考的，中國富源真的不夠嗎？如果真的不夠，那麼不可以設法使它夠嗎？技術水準為什麼落後？落後是不是註定了的呢？資本蓄積為什麼太少？為什麼不能增多？……對於這些問題，不過去的那些形式或邏輯論者是無法解答的。那麼問題的答案在那裏呢？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說得很明白：「土地改革為發展生產力和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這就是說中國過去工業化失敗是由於封建性的、半封建性的土地關係所種下的禍根，這樣讓我們把國家工業化問題與整個社會經濟結構聯繫起來看，才使我們瞭解到問題的癥結。這是所有過去的統治者所不能看到並不願看到的。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封建地主或者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們當然不願用自己的政權來剝奪掉自己的利益！這是他們自己的階級性所給予他們的局限性，是無可如何的。

二

那麼封建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又怎樣阻礙了國家工業化的進路呢？換句話說，這種土地私有的生產關係又怎樣的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呢？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下列幾方面來看看：第一，就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的程度言，可以說是重到使農民喘不過氣來，這樣農民當然沒有餘力來從事生產方法的改進了。我們知道，在封建半封建的土地佔有之下，地主對於農民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也就超越了經濟的強制的範圍，他們利用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權勢，通過各式各樣的地租（如力役的、實物的、貨幣的）與高利貸，不僅佔有了農民剩餘勞動的全部產物，而且甚至還進一步侵佔了農民必要勞動的產物之一部分，使農民陷於饑餓與赤貧的深淵。這樣農民不要說是根本沒有改進生產的能力，就是有能力的話，也不會去幹了。因為幹了還是要轉到地主們的手中的，與他們有何相干！

其次，就地主對於這些剝削所得的用途言，也可看出他們是如何的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地主通常是把這些剝削所得，不用之於投資，不用之於再生產，而用來供自己的消費，使他們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雖然有時也去投資，但是其投資的對象主要的仍是土地，有時也間或從事於商業與高利貸的活動，但其最後目的，還是為了將來能買到更多的土地，以增加自己的不勞而獲與自己在社會上的權勢。所以，他們這種投資活動的結果，祇能加深其原有的封建剝削，加強其生活上的寄生性與腐敗性而已。從這一點也讓我們看到地主與一

般民族資本家是如何的不同了。資產階級仍不失爲一個剝削階級，可是他們通過剝削却亦給社會創立了物質基礎，這是他們的進步性。當然，他們這種進步性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程度以後，他們也成爲生產力繼續發展的桎梏，可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否認其相對的進步性。這尤其是在解放前的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摧殘與歧視，民族的資產階級，亦受到了不少的苦難。正如毛主席所指出，我們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過多，而在其過少。所以今天我們要在農村消滅地主階級，而在城市中却還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當然，所謂團結不是無條件無原則地團結，而是應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去團結，使其不致形成壟斷的局面，而自害害人。

最後，再就地主的剝削間接對於工商業的影響言，也是非常之壞的。因爲地主剝削的加深，農業產品的大部分已爲地主所吞食，這樣農民破產了，一方面自然影響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亦影響工商業的繁榮。民族工業就因而無法得到豐富而低廉的原料與糧食，商業亦因而失去了廣大的市場。這都阻礙了民族資本的累積，而使中國陷於貧窮與落後。由這一點也可襯托出地主如何對於中國的進步需要負多大的責任。

二

明白了封建性與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對於國家的進步發生了那些阻礙以後，我們當然就可以知道以推翻這種制度爲內容的土地改革是如何的必要了。土地一經改革以後，自可促致國家工業化的進展。

所謂工業化，我們知道，有兩方面的內容：一爲物質技術的內容，這就是建築新的工廠與工場，加緊生產新的設備，鋼鐵和機器；一爲社會經濟的階級的內容，這就是怎樣通過工業化來鞏固實行這一政策的統治階級的地位，來維持這種統治階級所擁護的生產關係。因此，到今天爲止，世界各國工業化所經歷的通常有二條路：一爲資本主義國家所走的，一爲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國家所走的。

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所走的路，就是促成了農民手工業者與家庭手工業者破產的路，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加強剝削、實行私人資本累積的路。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以下列兩個條件爲前提的：第一要使大量的生產手段集中到資本家手中，以便從事大量的生產；第二要有一大批「自由」勞動者，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謀生了。這兩個條件的創立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描寫的那個以血與火所寫成的資本原始累積過程。所以，所謂資本的原始累積過程也就是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相分離的過程，也就是資產階級剝奪勞動者的過程。資本主義國家利用這種方法來實行工業化，「結果使工業化的利益同勞動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使國家的內部矛盾日趨尖銳，使幾百萬的工業羣衆淪於赤貧。」（斯大林語）

那麼社會主義與人民民主國家工業化所走的是怎樣一條路呢？那就正與前者相反，是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日益增進的路，是「剝奪者被剝奪」的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是依靠生產手段的全民公有制，依靠工農勞動所創造的財富的社會主義累積。至於人民民主國家，當然與社會主義國家還有程度上與性質上的不同，但是由於政權是工人階級所領導的，並且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因此其工業化的進展亦必以沒收官僚資本、清算帝國主義資本、與土地改革爲起點的。官僚資本和帝國主義資本是人民民主國家的二大惡瘤，而封建性與半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就是它們在鄉村中的同謀者和代理人。這些東西都是應該消除的。尤其是由於一般人民民主國家的落後，封建土地關係之爲害比任何一種都來得直接，來得普遍，來得深入，更使我們瞭解到消除這種制度的迫切性。所以，很自然的，土地改革就成爲人民民主國家的首要任務。

土地改革了以後，廣大的農民就與他們千百年來所喜愛的所耕作的土地結合了，他們自己就成爲土地的主人，從此再沒有能夠利用土地去剝削他們了，那麼必能刺激生產力的飛躍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了以後，農民就能有相當充裕的購買力去購買工業品，這樣工業品就有了市場。其次，土地改革以後必可從農村中解放出一大批過剩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就可成爲都市工業人口的來源。我們知道，農村人口變爲城市人口，爲工業化過程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以蘇聯論，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中，工人與工業部門所需要的職員就增加了一千二百六十萬人，每年增加數在一百萬人以上。在戰後所推行的第四個五年計劃中，據沃茲涅先斯基的估計，蘇聯國民經濟中工人與職員的數目，每年平均須增加一百二十五萬人。我們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人力一定非常之多。毛主席說：「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將來還要幾千萬農民進入城市，進入工廠。如果中國需要建設強大的民族工業，建設很多的近代式的大城市，就要有一個變農村人口爲城市人口的長過程。」（「論聯合政府」）如果我們的土地改革實行得完滿的話，那麼這種人口的來源是沒有問題的。

再次、土地改革以後，由於估有土地而產生的地主寄生階級已經消滅了，那麼這就可減少對於農業資本的吞蝕。這就更可保證農業的向上發展，更可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農業生產力提高了以後，就可以直接解決了工業原料與城市糧食問題。這就更促使工業的發展。我們知道，工業所需的原料是很多的，其中重工業所需的原料如礦產等，不要農業供給，但輕工業所需的原料則大都須仰給於農業的。

四

土地改革固然是促進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但是，土地改革以後所能促致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很有限的。因爲那時農民因已從地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成爲自己耕作的土地上的主人，可是他們都是獨立的散漫的小商品生產者。個別的小商品生產者的力量是很小的，是不可能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的。而且小商品生產的制度又是極不穩固的。因爲作爲小商品生產者的農民有他們的兩重性：他們一方面是勞動者，可是另一方面還是小私有者。正因爲他們是小私有者，他們自身就是資本主義滋長的溫床。列寧說：「小商品生產經常地、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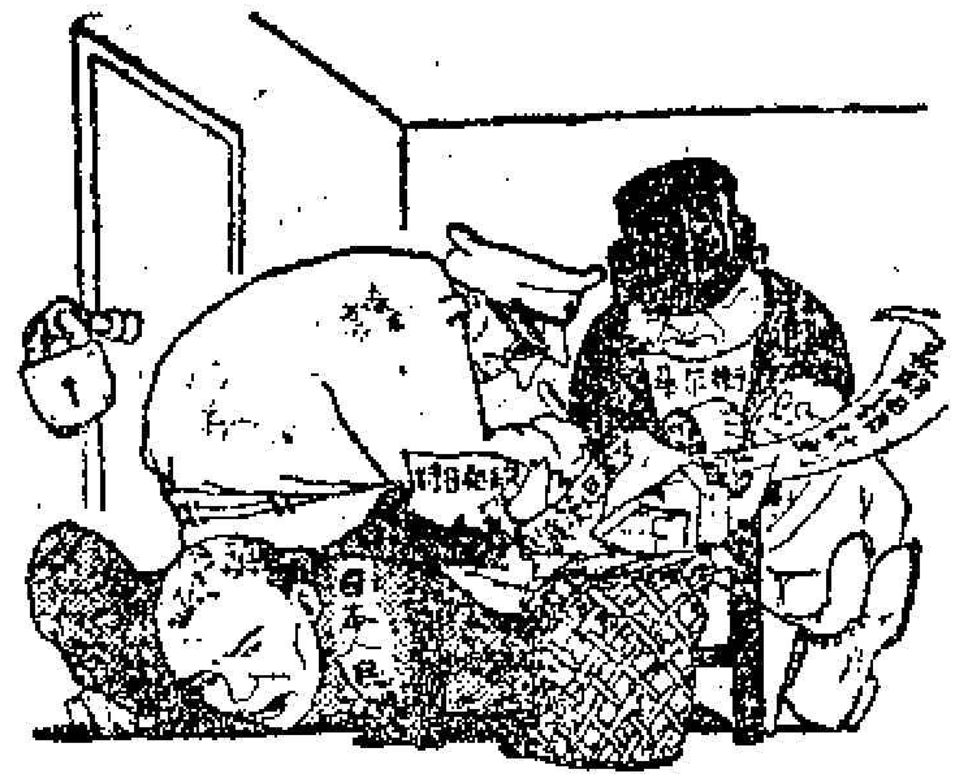
美帝在日本的陰謀

方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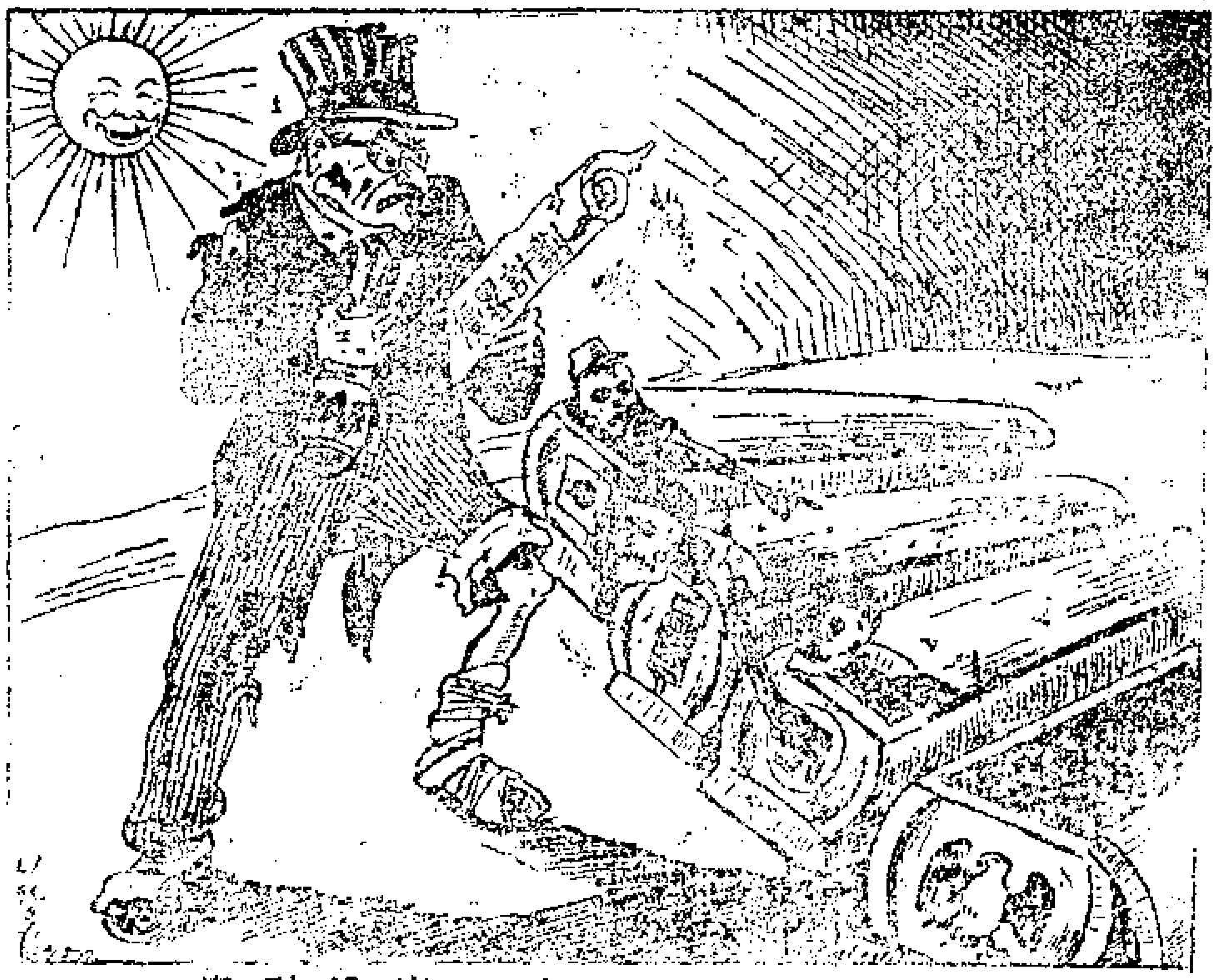
① 庇護戰爭首犯

② 保存戰爭資源

③ 佈置侵略基地



④ 重新武裝日本



歷史的預言 鍾靈作

↓一直送到家

齊諾夫斯基作

隷執中作

←蔣賊的姿態、費多洛夫斯基作

↓麥魔釋放日本戰犯

日益時地、自發地大批生產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土地改革還只是農業改造中的第一步。今後要進一步地解決整個農民問題，那麼就要使農民從建基於小商品生產的落後的制度中解放出來，使他們能夠一方面免除貧困的痛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能把他們那種走向資本主義的自發性改造過來。

要達成上列的二項任務，很顯然，只有實行農業社會化。但是這項工作是非常艱鉅的。正如毛主席所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與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那麼蘇聯的經驗是怎麼一會事呢？這就是遵照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以合作社為基礎的理論，切實去做。斯大林明白的指出，蘇聯農業發展的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主義問題七四頁）這條道路已從蘇聯的實踐中得到證明：是增進農民福利的唯一道路。今天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正朝着這條路而向前邁進，以期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我們在共同綱領中也特別強調合作社經濟的重要。例如，第二十九條規定：「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為整個人民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人民政府應扶助其發展，並給以優待。」第三十四條規定：「在一切已徹底實現土地改革的地區，人民政府應組織農民及一切可以從事農業勞動力以發展農業生產及其副業為中心任務，並應引導農民逐步地按照自願和互利的原則，組織各種形式的勞動互助和生產合作。」第三十八條規定：「鼓勵並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願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運輸合作社，在工廠、機關和學校應儘先組織消費合作社。」

但是要使合作社經濟在農村普遍而深入地發展，那麼國家是需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的。因為只有人民國家手中掌握住的工業力量才能使農業改造得到成功。這也正如毛主席所說：「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工業。」（「論人民民主專政」）國營工業是國家手中的武器，我們運用這種武器就可保證農業社會化的勝利。農業上所需要的拖拉機、汽車、農業機械、肥料等等就可以源源不斷地供應了。

由此可見，土地改革與國家工業化是發展人民經濟的整個政策之有機的二個方面，是相輔相成，彼此合作的。土地改革固然是國家工業化的先決條件，而國家工業化亦是土地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必要基礎。我們只有經過土地改革來消除落後的不合理的生產關係，才能使國家工業化順利發展；我們也只有經過國家工業化才能保證農業能夠徹底地社會化。這就是工農聯盟的真諦。我們如能照着共同綱領所給我們的規定切實做去，那麼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就可以勝利地達成任務，而社會主義的遠景也就在望了。

一九五〇年、二、三日、於杭州

中國未來的西伯利亞

——記大西北的工業資源

張白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日，人民解放軍勝利進駐迪化，新疆全省正式宣佈解放，這是西北前線的人民解放軍繼解放西安、蘭州、西寧、寧夏以後最後一次勝利的進軍。從這個偉大的時刻起，廣闊的大西北全部為人民所有，大西北揭開了歷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西北在一般地理概念中，是泛指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五省而言。這一個廣大地區，面積三百十萬平方公里，佔全國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雖祇有二千三百餘萬，却有十四種以上的民族在這裏定居，少數民族的人口差不多達到七百萬左右，是我國境內民族分佈最廣的地區。西北地處亞洲大陸的高原，距海較遠，因之就有沙漠性與大陸性兩種氣候，寒暑極端，雨量稀少，常年乾旱，而在地形上，這廣大高原又全部為崇山峻嶺、浩瀚沙漠和森林隰地所佔，有世界聞名的高峯奧斯騰山，也有海拔以下的低地克魯沁盆地（吐魯番盆地的一部分），有赤地千里的沙漠，也有水草豐茂的牧場，地上地下無不有着豐富的資源。地理上，西北居於歐亞大陸的中心，與我們偉大的友邦蘇聯及中亞細亞接壤，歷代已是我國陸上與歐亞交通的孔道。就歷史而言，西北又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更是一九三五年以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向前發展的基地，西北人民樸實勤勞，少數民族更各有其優秀的文化傳統，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組成部份。無論從那一點看，大西北的地位實在是無比重要。大西北所以被一般人認為荒涼不毛，半由於不瞭解西北，半由於從狹義的農業經濟眼光認識西北，其實西北非但不貧而且豐饒，西北不但不是一無可取而且大有可為，將來的西北在廣義的農業及工礦事業上實有無限遠大的前途。沙俄時代的西伯利亞眞是[illegible]的荒涼不毛，今天不已成為蘇聯的富庶之區了？明天的西北安知不是新中國未來的「西伯利亞」？

西北之所以有今天的落後情況，自然條件固然不能說不是一個原因，但多半還是由人所造成的政治與歷史的原因。幾百年來歷代封建王朝對西北各族人民進行的分化懷柔乃至殘暴的軍事鎮壓，使西北造成了歷史性的貧窮與愚昧，文化落後，交通閉塞，人民生活困苦至極。近三十年來，由各色封建軍閥以至國民黨匪幫所加於西北的野蠻的榨取與血腥的統治，兼以天災荒旱不斷相尋，更使西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境地，西北眞正成了黑暗的民族牢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西北本身有着發展的條件，又如何能不變得落後和貧窮。今天，大西北已經屬於人民所有了，這是新的歷史的開端，我們滿懷信心地相信：在人民政府正確的規劃領導之下，不要很長時間，大西北便將以嶄新而繁榮的面目出現於新中國，大西北將不再是民族的牢獄

而是民族的榮辱了。

那麼，請裏我們應該知道：在大西北這塊遼闊的土地上，究竟有着那些資源呢？這個問題是與將來建設大西北的工作密切相關的。我們知道，歷代封建統治者對大西北都是破壞多於建設的，辛亥革命以來的一切反動統治者更是不能例外。抗戰時期國民黨反動派雖然也喊過「建設西北」的口號，但那所謂建設充其量不過是一些空泛的點綴而已，至於資源的瞭解更不必說起。即以地質調查而言：抗戰前偌大的西北幾乎沒有一所地質調查機關，直到抗戰發生以後的一九四三年，蘭州才破天荒有了地質調查所的設立，一九四四年迪化也算點綴了一所，但全數工作人員不過二十餘人，經費少得可憐，而一九四五年成立的寧夏地質調查所，不到半年就關門了。抗戰前雖有過少數地質專家到西北勘測，並且也曾有過相當貢獻，如孫健初、王竹泉、楊鍾健等，但由於缺乏政府上的積極的支持，也多半難以深入全面地工作下去。記得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前國民黨資源委員會負責人錢昌照就曾說過：

『過去國民黨政府對資源的調查不太注意，資源調查的經費微乎其微，因此我們對全國土地、礦藏、森林、水利等根本不大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全國性經濟建設計劃是無法完成的。』

爲了這些原因，大西北在經濟地理上到今天爲止還不能不說是一本「天書」。儘管如此，但根據我們已有的一些斷片材料，經過了一番比較研究，並和少數繼續地質調查的專家談論的結果，對於大西北的資源總算瞭解到一點東西，即使它們不是十分精確，但對我們研究西北的建設還不是沒有幫助的；即使它們只是一些斷片的材料，也未嘗不足以使我們充分認識到大西北的價值所在。這一個工作，我們相信是有點用處的。

石油

提到大西北的資源，在礦產方面，石油是應該首先被提到的。我國石油的分佈，據一般的說法是由新疆的中蘇邊境起，由天山山脈南北兩麓而東，經過玉門、敦煌，沿着祁連山北麓向東延伸，再從甘肅東部到達陝北，南下秦嶺山脈而至四川盆地，並延邐至西南一帶。在這樣一條漫長的油田脈上，我們可以看出，西北是佔了一個絕大部份的，西北油田分佈的廣大是可以想像到的。據目前已有的調查，陝北的延長、甘肅的玉門、和新疆天山北麓的烏蘇油田，是大西北的三大產油地區。陝北延長的油田遠在我國唐代就已發現，在滿清末年已開始用機器採油。據王竹泉調查的結果，延長的儲量至少在三千萬噸以上。一九三二年王竹泉曾親往延長探測，途中又在陝北安定至清澗之間長約二百餘里的地方發現了油頁岩礦，儲量在十億噸以上，岩層厚達二公尺，含油量百分之十五，在成份上爲撫順油頁岩所不及。王竹泉認爲陝北油頁岩如能設廠開採，即以每噸至少出油二十三加侖，每年平均開採八百萬噸計算，即足供我國一百年之用而有餘。玉門油田早已馳名國內，其儲量據王竹泉估計至少有一億噸（一說六千萬噸），抗戰時每年平均產量僅汽油一項即達到十萬桶之多。據一九四五年報告，該礦已開三十四個井，每井每日可出三百大桶，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僅九十二號及九十六號井每日即達到七百餘桶的產量。新疆區的儲量更大，據最新估計，約在一億六千萬公噸以上，佔全國石油總儲量的百分之六十。迪化的苔滿、綏遠東、綏來烏蘇的卡子灣、安集海、塔城的石峽、庫車的銅廠、溫宿的塔克拉等地均有油礦，就中最好的油田都散佈在「蘇邊境」。烏蘇的獨山子油礦，一九三八年由蘇聯協助開鑿，到一九四二年已可日產原油六七十噸。銅廠現用土法開採的油井三十餘個，每井可日產油四十公斤，石峽的九處油源，亦可日產油二百公斤。又據專家報告，甘肅玉門附近的文殊山、青草灣、大紅圈等地也是極有希望的油田，蘭州城西百餘里的民和亦有油田發現。王竹泉由地質的走向觀察，認爲以甘肅玉門爲中點，向西南越過祁連山，在青海的柴達木盆地或向西北進入蒙古高原均有發現大油田的希望。

儘管中國有着如此豐富的石油資源，但在國民黨時代不能大量開發利用，中國用油幾乎全部依賴外國供給。據僞行政院自己的統計：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中，中國平均每年油類進口量爲六百六十萬桶，這個數目還不包括東北台灣在內。而美帝的輸入僅機油一項即佔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石油是近代交通、工業上重要資源，大西北既有如此豐富的石油，在今後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當中，是應當特別被重視的。

煤

西北的煤炭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據統計：西的煤儲量達七百一十九億五千萬噸之多，除山西外，佔全國煤儲量的第二位。新疆也有三百十九億八千萬噸的儲量，應該是全國煤儲量的第三位。新疆現已開採的煤礦以迪化的八道灣煤礦最大，據一九四二年統計，該礦年產額已達十五萬噸。此外，寧夏也有門儲五千七百萬噸的儲量，青海有八億二千四百萬噸儲量，甘肅有一億七千六百九十噸儲量。全部大西北的煤儲量，即以目前所知比較粗略的統計，已經佔有全國總量的二分之一。就中以北盆地煤區中，由韓城至潼關一段，據王竹泉的勘測：煤層厚到四公尺的就有三層，大部爲烟煤，儲量很多，是大有開發價值的一塊煤田。新疆大部屬侏羅紀，天山南北兩路都有分佈，天山南路與蘇聯接壤的庫車、溫宿等處都是上好的煉焦煤；天山北路塔城附近塔爾巴哈台山南麓的煤田，俄國地質學家奧布魯丈契夫曾於清末時做過調查，認爲有不可估計的煤藏。孫健初在寧夏甘肅調查的結果，認爲賀蘭山、祁連山中都有大量的煤藏，尙未經過探測，現在所有的一些儲量估計都還是產量極少地方的數字。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西北是中國富有煤炭的地方，假使我們說：建設西北必先建設西北的交通，那末，建設西北的交通，又迫切需要在一定時期內發展西北的煤礦（乃至石油）工業。二者是不可分離的。

金鑛

新疆及青海與饒的金礦也是大西北重要的資源。新疆產金分山金、砂金兩種。塔城恰爾山的山金，據估計礦石儲量在五千萬噸以上，如按每噸礦石含金品位平均錢計算，藏金總額在二千五百萬兩以上。該礦曾在滿清咸豐年間由「官民合辦」設五個大廠開採，每噸礦石含金品位最高達一兩六錢，礦工多至三萬餘人，不久因新疆發生內戰便停頓了。據西北來人談：現在阿爾泰山一帶的東溝、西溝等七處仍在開採，有礦工二千餘人，但全係使用土法，產量不大。此外塔里木盆地中的且末、于闐、庫車一帶盛產砂金，金砂層有厚到四五尺的。

青海有「黃金世界」的稱號，青海的其他礦藏雖尙很少爲人所知，但黃金卻已「馳譽中外」。打開一幅青海地圖看：北青海交錯於祁連山和大通山之間的八寶、俄博、寬源以及柴達木附近的都蘭；南青海的玉樹、通天河沿岸無不有着大量的黃金礦藏。據稱青海產金地面積差不多達到十四萬英方里之大，總蘊量純金五百萬八千餘兩，金砂層有厚到六尺的。除此以外，陝南有五萬兩黃金藏量。漢陰的鳳鳴山並發現了白金礦，白金成份據化驗在百分之五〇・四四以上，銥及鉄爲百分之十二，藏量頗豐，在我國製硫酸用白金接觸材料上，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水力

在近代高度發達的電氣工業中，水力與煤是被當做兩種最重要的動力資源。兩者比較起來，由於火力發電成本

較高，往往限制了大動力的使用，因此水力發電近來益愈爲人重視。大西北潛在的水力資源極爲雄厚，也值得我們注意。據不十分完全的統計，僅黃河流經的地區，利用黃河本系或注入黃河的各支流水力即可發電一百九十五萬瓩，長江經流地區的水力亦可發電九十二萬瓩。尙不計及河流衆多的新疆在內。就中黃河由甘肅永靖至靖遠一段，落差約二百六十公尺，估計可發電一百五十萬瓩以上，這是西北已知的最大水力資源。介於山西與陝西交界處的黃河壺口至龍門一段，以水勢下降達一百瓩的壺口大瀑布最爲重要。據一九三三年意大利人豬德的勘測，僅壺口大瀑布水力即可發電七萬四千瓩，可供應陝北晉南大部地區的電力需用。此外，甘肅洮河的茅籠峽，水力落差九十公尺，可發電十萬瓩。位於甘肅青海交界地方的大通河享堂峽，據專家一九四三年的勘測報告，如加築七十公尺高的高壩，亦可發電四萬瓩，渭河寶鷄峽及石峽等地亦可發電十萬瓩，陝西佛坪境內的黑水河，據解放後西北電力建設公司去年在發展西北電力計劃中估計，亦可發電一萬瓩。此外，洮河、湟水、渭河及各地支流擁有一萬瓩以下發電量的水力站尙有二十餘處之多。屬於揚子江水系的漢江上游，城固至西康一段三百三十公里內的峽谷河床，據估計可發電九十萬瓩，而漢中附近的褒水，湑水等河，亦可發電三萬餘瓩。

自然，這些水力只是極不完備的調查，新疆幅員那樣廣大的一塊土地還沒有計及，而做爲我國長江黃河發源地的青海，不僅有大河還有內湖，這樣一塊廣大的地區也沒有計及。另外，祁連山、積石山巨大的冰川水力也沒有計及，總計大西北的水力資源絕不僅於此數。有人估計中國全國水力資源可達一億三千六百餘萬瓩，佔全世界第二位，如果這個估計大致正確，那末大西北水力的潛在威力將要比我們已知的高出不知若干倍。

大西北水力建設有一個最好的條件，是與西北的農業水利問題同時解決。西北氣候乾燥，農業主要的問題就是「水」。要大大發展西北農業，歷史上已有的「水利工程」是不夠的，必須積極發展新的水利，這樣，一面解決了西北農業用水問題，水力工程的建設就可以順便完成。當西北田地有着充沛的水的時候，蘭州、西安、寧夏的工業便將不愁無電可用。這是個一石兩鳥的利舉。

森　林

當我們述及大西北地區天然資源時，還不應該忽略了大西北廣大的森林資源。中國歷來由於不務林墾，許多大森林遭到破壞，但西北殘餘的一些森林還是可觀的。根據各方面的材料綜合統計：大西北全區的森林面積爲一千七百九十四萬市畝，森林材積爲四十七億五千四百六十六萬九千立方市尺。全區主要的森林集中在新疆的阿爾泰山、天山，甘肅的祁連山、賀蘭山，寧夏的羅山，青海的同德、同仁及甘肅夏河一帶的黃河上游等地區。就中以天山森林區面積最大，據許先梅的報告：全山僅成材的雲松即有一億六千餘株。其次爲秦嶺山區，據西北農學院調查，森林材積有二十一億九千八百餘萬立方尺。至於北阿泰山、大巴山等地的古代森林尙待進一步的調查。

林業對於國民經濟有巨大的意義。近一世紀工業發達以來，林業在木材製造工業、化學工業、醫藥工業上已佔有重要的地位。蘇聯的化學材料、紙漿，德國的人造纖維等工業上無不仰賴森林供給原料。森林在人類而造或改變自然環境上尤有偉大的作用。西北氣候乾燥，風災旱災頻仍，以致土地磽薄，人民困苦，如果說這也有自然條件的原因，那麼原因之一，就是由於西北的大森林經歷代濫砍濫伐不加保護的結果。森林逐漸稀疏，氣候不能調劑，風砂難以防止，無怪要形成災禍。即以中國最嚴重的治黃問題來說，西北地居黃河上游，既沒有森林以阻止戈壁的沙漠入侵，焉能斷絕黃河每年向下游送去大量的泥沙，因而引起無窮的「黃禍」？治黃問題自然經緯萬端，但「治林」未始不是「治本」之道之一。因此，大西北的森林不僅是資源問題，更是有關西北農業乃至中國水利的問題，經過多少年的摧殘，大西北還有如此廣大的森林面積，我們除了好自利用以外，更應該對森林的建設與保護加以注意。

鹽・石膏・鐵

最後，我們願意提到大西北的鹽、石膏和鐵。任人皆知，鹽不僅供人食用，而且是化學工業上的基本原料。製鹼、製鹽酸、硫酸鈉都離不了鹽。西北的鹽產是豐富的，大西北五省幾乎每省都是大鹽區。陝西產鹽地主要在渭河以北，有楡林的鹽地、定邊的鹽池、綏德的鹽井，以至於韓城、蒲城等的鹽灘。每年平均產量約在卅五萬担以上，一般土鹽成分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寧夏著名產鹽地有花馬池、狗池、吉蘭泰、雅不賴等，每年平均產量約有一百五十餘萬担，成份在百分之八十八以上。就中花馬池鹽爲天然結晶，餘均爲池鹽。甘肅鹽產在漳縣、皋蘭、隴東等縣，一九四七年產量曾達一百四十萬担，成份較差，僅爲百分之六十七。青海鹽大部是天然結晶，主產地在希勒達布遜、札哈等地，據調查，其儲量約爲三十三億三千餘萬噸，但平均年產僅僅有四萬多担。希勒達布遜鹽中據分析含有鉀鹽成份，在鉀鹽缺乏的中國，尤其是值得重視的。新疆鹽分礦鹽、池鹽兩種。礦鹽儲量約爲四億餘噸，產地集中南疆、溫宿等地，鹽塊很大，當地人民常用鹽石做碗用盛菜肉。池鹽儲量約爲二億七千餘萬噸。迪化、伊犂等地出產最多。平均每年可產到一百四十餘萬担。非金屬礦產中的石膏，在中國亦以大西北爲最重要，據王曰倫一九三八年的勘測：甘肅永登有中國最大的石膏礦，石膏層厚三十多公尺，分佈面積方圓十餘里，儲量極多。新疆庫車拜城一帶的石膏儲量之多有一千餘萬噸。王竹泉認爲青海西寧縣內亦有發現中國最大石膏礦的希望，柴達木盆地的鹽池底部，也有極厚的石膏層。此外寧夏、陝西均有完美的石膏礦層。我國現在主要使用湖北應城的石膏，但該地石膏層厚只不過一公分至十餘公分，且質量亦不純粹，與西北石膏不能比擬。石膏的用途現在已逐漸由製作洋灰而轉向製作肥料及硫酸，地位一天天增高。西北擁有這樣偉大的石膏礦，是應當加以注意的。鐵在西北比較不十分重要，甘肅全省不過二百萬噸，呂鍚璧對陝西鐵礦最樂觀的估計是一千三百萬噸，但這只是舊日的粗略的統計，而且青海、寧夏、新疆一直還沒有做過全面的調查，有無礦藏及儲量多少還是一頁空白。蘇聯的西伯利亞在沙皇時人皆不予重視，可是革命後，卻發現了極大的煤田和鐵礦，據馬可夫的報告：一九二七年全蘇鐵礦不過三、四四二兆噸，到一九三六年卻突然增加爲一〇、七七八兆噸，這都是靠人努力的結果。所以，西北究竟有無大鐵礦存在，應該等待未來的調查。

其他

至於西北其他資源和物產亦甚豐富。資源方面像寧夏的鉻礦，新疆的鎢礦、鈾礦、金鋼石，青海大量的硼砂及自然硫，甘、新、青、寧等地的黃鐵礦等都是近代工業中不可缺乏的原料。物產方面，各省的牧畜，皮毛，新疆、陝西的棉花、稻麥，新疆馳名的瓜果等，亦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所有這些都在證明了一件事實：大西北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荒涼和貧瘠。大西北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亟待着我們去開發利用。

在今天，建設大西北的重要問題莫過於交通。沒有交通，便沒有一切，正如沒有生產手段便不能進行生產一樣。建設西北，內地必須有大量的人員到西北去；建設西北，內地必須適時而經濟地把大批機械和物力運往西北去；建設西北，更必須有把已經開發出 （下接第二十一頁）

土改教育了我

陳振洲

接觸到了活的馬列主義

這個寒假，京郊實行土改，同學們都覺得這是鍛鍊自己的一個機會，所以清華文法學院的同學絕大部分都下鄉參加土改的工作，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次我參加土改的動機，是和大多數同學的想法一樣的：是想借這個機會鍛鍊自己，改造自己。但是什麼地方需要鍛鍊，那些缺點需要改造，在我自己是不十分明確的。在這次參加土改工作，時間雖不算長，可是給予我的教育眞比兩年三年中所收穫的還要多。因爲有些東西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方可體驗得到，在書本中是得不到的。

我們在學校裏已上了一學期的政治課，這些課程中差不多每一章每一節都告訴我們無論是處理問題或分析問題，都要有階級的立場，並且要使理論和實踐聯繫。但我就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理論和實踐聯繫起來，更不知道如何才算是把理論和實踐聯繫了起來。在學校中，我就時時有這種疑問：怎樣把理論貫穿到實踐中去呢？這個問題我解決不了，所以我學習到的馬列主義都成了教條式的「馬列主義」。政治課以及馬列主義課程的學習，就我個人說，對于我的思想改造所發生的作用，還是很微弱的。我時常爲我自己的家庭目下所處的境遇而苦悶。這對我的學習同健康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曾長期地陷入苦惱的深淵中。因爲內心苦悶，我做甚麼事情也打不起精神來。爲什麼呢？因爲我的思想是太狹了，我考慮的只限於自己的家庭，從家庭的「得」「失」來看問題。我只是從這一點去想，然而這一點就把我的視線弄模糊了，使我看不到另外更廣大的天地。在課堂中，老師告訴我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看問題，這對我只是教條而已，因爲它沒有解決我的問題。理智上我了解的是一套。可是感情上我所依戀的又是一套。不僅理智抑制不住感情，而且理智和情感是背道而馳的。在課堂中我學習的馬列主義是白學了，然而這次下鄉，參加土改，卻學到了眞的、活的馬列主義，因爲它幫助我解決了我的實際的問題。

農民小組會上的民主評議

在土改中，有一天晚上，我主持了一個農民的小組討論會。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中國勞動農民的屋子，第一次參加農民的集會，第一次遇到有這麼多的農民在我的周圍。這屋子是暗暗的，只有一盞閃閃跳跳的油燈放在我們面前的桌子上，燈光是微弱的，人們的影子歪歪倒倒地映在牆壁上。我向他們說明了這次開會的意義是要討論分配土地，要求他們自己講出來他們每個人需要多少土地，然後由大夥兒來評議，看他所要的地是否合理。在這個小組會上，我深切地體驗到農民翻身後愉快熱烈的情緒。農民是翻身了！假使不是親身投入到他們中間去的話，我是想像不到今天翻身了的農民他們的心情是怎樣的興奮而愉快的。

過去中國的農民受着重重的壓迫，終年勤勞，不得溫飽。他們總是垂着頭，忍住氣地替他們的剝削者在田野裏工作。現在他們是翻身了，土地回到了老家了。過去他們終于是有口不准說話的啞叭，現在他們開口說話了。過去他們只聽從人家怎樣去支配他們，現在他們大胆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自己安排自己的事兒了。過去他們都是愁眉苦臉，現在他們有說有笑了。有位老鄉這樣說：「我們比過年守歲（玩一通宵）還要高興。」參加這個小組會的都是些貧農雇農，他們是過去受壓迫、受剝削最重的人，現在他們都帶有無限的喜悅心情，好像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地討論分配土地問題。我伏在油燈前不停地記錄，我傾聽着他們的語言，體驗到他們的情感，這時的我好像顯得十分微小無力。當時我就有這種感覺：一個閉在書室內的知識份子，總不免是自高自大，瞧不起勞動人民，可是當他一走出書室後，投身於人民群衆中，他才會認識到群衆的力量和智慧，才會發覺自己只不過如滄海中的一粟。

我們討論分配土地的方式是這樣的：先由要地的人說出他需要多少地，然後由大夥兒按人口和勞動力的多少來評議。有位老鄉他要十畝地，但家中只有一個老母親，這時大夥兒的評議是給他七畝，因爲多了，一個勞動力是勞動不了的。這位老鄉好像突然被提醒似的，不自覺地把右手放在後腦上面摸着，帶着幾分又不好意思又樸實的微笑說：「眞的，多了我一個人勞動不了，反而就誤生產，給我七畝，我同意。」又一位老鄉自報需地八畝，他家中有五口人，有兩個勞動力，大夥兒覺得他要地少了一點，所以評議給他十二畝。小組的評議不是最後的決定，因爲在小組會上討論問題是只限於那一組的那些人，只是片面的，所以各小組討論的初步記錄都交農代會，然後農代會根據各組的記錄再逐戶討論，因爲農代會是從全面來考慮問題的，這樣可以免去各組評議的偏差。然後又把農代會的評議分發各小組再討論，這樣反覆地討論了兩三次，最後的評議沒有一個人是認爲不滿意的。其它如分農具、分糧食，也都是用同樣的方式，也只有採取這種方式才能做到公平合理。

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土改工作是個群衆工作，所以發動群衆、領導群衆是幹部的基本責任。假如幹部不努力去執行土改政策，那末儘管政策是訂得如何的好，土改的推行成績還是成問題的。在土改工作中，我看到了老幹部們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態度，他們是那樣的沉着，從來不像我們這些在改造中的知識份子在處理事情時那樣的急躁，也從來不因爲某些事情處理得不如意而鬧情緒，他們絲毫沒有一點官僚習氣。他們晚上同農民開會總要開到深夜一兩點鐘，但第二天仍在七點鐘之前照樣起床，白天不是忙這種工作，就是忙那種工作，但我從來沒有聽到他們說過疲倦或叫過苦。我想這是由於他們把自己和勞動大衆已結合在一起的緣故，勞動大衆的事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他們自己的事是和勞動大衆的事分不開的，所以他們在工作中能勝任愉快。同時我也了解到怎樣才算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這些幹部現在是分佈在每個角落的鄉村，他們都充分地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他們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中一塊塊的基石！

湧現出了新的人物

土地改革使農民翻身了，使他們澈底地解脫了封建的枷鎖，同時在土改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教育了農民，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警惕，所以在各個土改的鄉村中都會湧現出一些新的人物，他們在討論會上能踴躍發言，而且在行動上也起了帶頭及示範作用。例如在討論分配農具及糧食的小組會上，農民落後性的一面是表現出來了，他們中間有些都爭着多要，好像少要了就自己吃了虧似的。但他們最後仍是被那些覺悟程度比較高的老鄉們說服了。這些老鄉們能用很恰當的譬喻說服了農民自私的落後性。他們都這樣說：「今天我們分果實（指沒收的農具、糧食、房屋等）是一個大的喜日子，喜日中我們是要喝酒的，但喝酒的人是講禮讓的，總是喜歡把酒

先讓給人家喝。我們現在要學喝酒的人才好，不要學要錢（賭錢）的人，要錢的人是一絲一毫也不肯讓人的，處處都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在會上能說這些道理的人，就是過去受壓迫剝削最重的人，是貧雇農，現在他們成了積極份子，成了土改中最忠誠最熱烈的擁護者。我們可以時時聽到他們這樣說：「要不是共產黨來，我們那會有今天？」分果實的時候，他們比別人要得少；分地的時候，他們不爭着要離村莊比較近的地或較好的地。他們是這樣的想：「地反正都在附近，再遠也不過只遠兩三里路，想想過去走五六十里路交地租的那些日子，我們還那裏會爭遠近！」他們用道理說服了群衆的爭論，同時在行動上起了示範作用，所以他們在群衆中的威信也很高。要分配土地，我們不得不重新丈量土地，所以請了當地的一位六十多歲丈地有經驗的人幫忙我們丈，一連丈了四天。那幾天風又大，天又冷，我們年輕人都有些受不了，但他還是很耐心很熱情地丈地。有一天我很抱歉地對他這樣說：「這次請你幫忙我們丈地，而且風又大，天又冷，眞是對不起你得很。」他笑着臉望着我說：「陳同志你別這樣，你們還是從學校裏跑出來幫忙我們土改，我是本村人，爲本村人服點務還不應該麼?!」六十多歲的腦子的人現在也改變了。一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青年團員的座談會，我詢問一位丈夫已去世七年多的女青年團員入團的動機，她這樣回答我：「在舊社會中的婦女是受壓迫的，共產黨要解放婦女，要使男女平等，我是這個動機入團的。」我又問了一位十七八歲女青年團員入團的動機，她說：「我看到原來是些不大好的人，在入團以後，一天天地就變好了，文化也一天天地提高了，這時我才了解團是叫人學好的，所以我就入了團。」在這新的社會中，在土改進行的過程中，湧現了不少像這些新的人物。在土改中，他們起了相當大的推進作用。在以後的生產建設中，無疑地，他們會起着骨幹與領導作用的。

我被教育了

當我們的工作結束，和老鄉們告別的時候，他們敲打鼓鑼地歡送我們，有些老鄉們竟落淚了！

這次下鄉工作雖然只不過二十天，但對我講，我被許多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在我參加這次土改以前，我有很多想法都和其他某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的想法相同，就是對中國這次的革命是完全贊同的，並且也認識到只有經過革命，中國才有進步富強的可能，但同時我又對家庭的沒落感到苦悶，時時鬧情緒。就以過去我對土改中地主的看法來說吧：我一方面認爲把他們的地剝奪過來交給農民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另一方面，我又或多或少地去同情他們，現在我才知道這個矛盾的淵源所在了。像我這種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是很容易想像得到地主的土地被分後，他們的生活會怎樣劇烈地降低的；但我不容易想像得到農民過去所受到殘酷壓迫剝削的痛苦，以及他們今天分到土地後那種高漲興奮愉快的情緒。我的情感是受了我階級出身的限制；因而我面臨着對家庭或個人某些事情時常陷入苦悶。這次土改中，我是體驗到了勞動人民大衆在今天的情感，是那樣地歡騰高昂！記得有位中年婦女抓着分配到的農具，路經一個地主的門前時，她停住了，對着半開着的紅色大門氣忿忿地說：「過去我們那有力量來買這些傢伙（農具），向你們借，你們不借，今天不再向你們借了。」雖然這幾句簡單的話，但它包含的階級仇恨多麼明顯尖銳！像這些類似的許多實在的事例把我教育了，它不僅轉變了我的情感，同時培養了我階級的愛與憎。當地主與農民在一起的場合，這幅景象是這樣的：無數的農民在興高采烈地討論某件事時，兩三個地主在旁邊低着頭聽着，第一眼看上去，眞覺得他們是可憐的，可是當你把眼轉向那些滿面喜色的農民時，你的心也會不自禁地隨着高興起來。兩個敵對的階級——地主與農民都在你眼前，這時你的情感只有一種可能，或者是像農民一樣地高興，或者是對農民的高興看着不順眼而憐憫地主，這時我瞭解到用「超然」的立場來分析問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你不是站在農民的立場就是站在地主的立場，從這具體事實的體驗中，打破了我過去堅持「第三者」立場、「超階級」來看問題的態度。當時我心內就這樣自問：「我還是憐憫這兩三個地主呢？還是爲這一大群農民的翻身慶幸呢？假如仍保留地主過去舒適富裕的生活，那末這群農民就會回復到過去那種像牛馬般的生活中去。這不是太明顯的事嗎？剝奪了少數幾個地主的「快樂」，就使得這一大群農民不再度苦難的日子了。我平常不是也時常說要謀大多數人的幸福嗎？這一群農民是絕大多數的啊！」我低着頭這樣默默地心中自問後，然後又抬起頭看看我面前的兩個敵對階級的人，我對地主不再有什麼憐憫了，只感到痛恨，這是農民那種歡騰喜悅的情感激蕩着我，使我的思想不得不有一個根本的轉變。過去我認爲我的不愉快是由於「理智克服不了情感」。其實卻是因爲我沒有體驗到勞動人民大衆的情感，因而我的感情也就是非無產階級的感情。抽象地把理智與感情割裂開來，根本就是不科學的說法。過去我的一些糢糊思想及不正確的看法，在這次土改中我都發現了，而且被活生生的事實糾正了。同時我看到了今天中國廣大農民大家翻身後的那種無法揣寫的快樂情緒以及湧現出一大批新的積極人物，這使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轉變，並且使我對中國光明的前途增加了更大的信心。（一九五〇、三、七、於清華園）

（上接第十九頁）來的資源經濟而順利地運到內地來的條件，而這一切都需要先有了交通。建設西北自然不光是單純的經濟建設，還要有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建設西北是中華民族一件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它的意義將不減於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要動員「人」、動員「物」，是一切的一切更是離不開交通。

西北行路難，到過西北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據說：左宗棠在蘭州建設毛呢廠時，單由老河口往蘭州運機器，動員了千百人力、獸力，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差不多經過了四五個月時間才運到。這是多麼愚笨也多麼使人驚嘆的事情。西北今天的交通自然要比左宗棠的時代好得多了，但其運輸艱難的情形還是十分嚴重。不久以前，曾有人計算過，假使現在要由玉門運石油到華北來，途中運費的開支就要佔去石油價值的一半。因此，無論就建設或國防的意義上着眼，交通之於西北實在十分切迫重要。不久以前，我們讀到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將軍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報告裏建議政府在本年內建築由天水到蘭州的鐵路，這是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好消息，這是人民政府建設大西北的開始。國民黨反動派時代，今天「計劃」，明天「決議」，口口聲聲也要「建設西北」，不過都是欺騙人民的幌子，這一個工作現在已經由人民政府開始做起來了，我們在這裏應該爲大西北的人民而慶賀，預祝大西北繁榮而光輝的未來。

提高稿費（新六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四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人民幣二萬五千至三萬元，此啓。

訂閱價目：

三個月六期收費一萬八千元

半年十二期收費三萬六千元

北大同學是怎樣搞膳團的？

樊駿

兩年以前，在「觀察」四卷十一期上刊有清華大學何孝達同學寫的「學生是怎樣吃飯的？」這麼一篇文章，使人讀了那篇文章以後，對于那樣的民主的生活，感到非常的羨慕。兩年後的今天，當全中國的人民已過着新的生活的今天，學生吃飯的情形又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我現在仍借「觀察」的篇幅，把我們北大同學膳團的情形報導一下。

在以前，膳團裏的膳委是由每一個膳友選舉出來的，被選上的人大多是在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下，硬着頭皮去挑起這個吃力不討好的担子的。正像何同學所寫的：「在提出下屆候選人的名單上，看見了你的大名，你被提出來了，這下子你可不大樂意。……於是你找膳委，請求把你名字劃掉，你說你沒有經驗，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作過這類事；你說你功課很忙，沒有時間；甚至你會說，你對於這些沒有興趣。」每個人都有一大套理由，目的無非想最好不要担任膳委。

但是解放以後，情形可就不同了，尤其是在上了政治課以後，大家的想法都變了。現在同學中竟有人自動地出來競選膳委了。

在北大，首先有經濟系的一部份同學出來競選膳委，這是去年暑假以後，剛開學時的事。起初大家對這件事都感到有些新奇，參加競選的同學也多少帶有一種嘗試一下的心理。但是，沒有多久，隨着全校同學捲入學習政治課的熱潮，「競選膳委」也就慢慢地被人重視起來，這件事不但不是一件新奇的事，而是被大家當作了考驗自己能否把理論與實踐聯繫在一起的試金石，因之有許多系級都出來競選膳委。

競選的單位多了，被選上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於是一方面在宣傳上是「五花八門」，另方面在實際的工作上，也是想盡方法使同學感到滿意。我們現在舉一些小小的例子來說：本來同學拿絲糕時，大家總不免擠在一起，要是絲糕不够，就會有人不管自己吃得完吃不完，先把絲糕搶一個空，使後來的人拿不到絲糕。當政治系同學當選了膳委以後，他們就想出解決的辦法來了。他們買了一些竹筐，每桌放一個，同學要拿絲糕，必須用這個竹筐去拿，這樣一來，實際上就把本是一桌八個人個個都去拿絲糕的，減爲每八個人（一桌）中只有一個人去拿絲糕了，所以也就不再發生擁擠的情形；而且在放絲糕的地方，有服務的同學站在旁邊，由他們把絲糕拿給同學，不需要同學自己動手，這樣一來，搶絲糕的風氣也就自然而然消滅了。再說，當天氣慢慢兒的冷起來的時候，有些性急大意的同學，進進出出，往往忘記關門，使寒氣流入膳廳。這個問題不久也就解決了，因爲有膳委站在膳廳的門口，替你開門關門，而經過他們這樣一做，本來那些性急大意的同學，也覺得不好意思，反而自覺地糾正自己的毛病，日子一久，同學進出時，都能够自動地把門隨手帶上了。

在膳委和厨工之間的關係上，一般進步的速度也是驚人的，厨工也在膳團中成爲重要的膳委，而且同學處處和厨工合作，不分彼此地在一起工作，例如分發小菜，收拾碗筷等這些工作，膳委和厨工都是在一起幹的。在每次競選中，出來競選的系級，他們和厨工之間的關係是否很好，也就成爲選民（膳友）投票時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今年一月份，根據一般同學的意見，把原來分散的幾個小膳團合併爲一個大膳團。這麼一合併，膳委的工作當然是更重了。北大的膳團一共有膳友一千二百餘人。第一個月，由于同學們都忙着準備考試，所以學校裏的教職員先生便自動出來担任那一個月的膳委。當這個消息傳佈出來時，大家都以熱烈鼓掌來表示擁護和感謝，由此可見，在解放以後的北大，不僅同學們變了，就是職員先生們也都變了，大家都跟着新的時代在進步了。

二月份的大部份日子是寒假，所以，平時功課比較忙的各系，都想競爭担任這個月的膳委。一月二十五日，宣佈參加競選的系級登記，立刻有沙醫、沙工和俄哲三個單位報名，第二天是正式競選，第三天中午投票，下午開票。

二十六日一早，當還有許多同學留在溫暖的被窩中時，膳廳的附近已聚集了一百多位同學，大家拿了鏟子和竹籮等，在打掃膳廳周圍的環境，把一些土堆和煤渣堆都剷去了，並且塡平了窪地。這一百多位年青人都是沙醫的同學，他們就用這個方法作爲他們參加競選的第一步，用自己的雙手，代替了嘴吧，用自己的行動代替了諾言，向大家宣示他們競選中最重要的主張——清潔膳廳環境。他們默默地幹着，同學們默默地看在心裏。

中午，十一時五十分，鐘聲把同學們從各處趕向膳廳。在膳廳門口，俄哲系的競選團揚起了橫條紅旗，旗下有人起勁地打鑼打鼓，還有人拿了紅色的紙條，假如和你面熟的話，他會走上前來，在你胸口釘上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擁護俄哲」，這樣一來，你就成了他們的活動廣告。

一塊黑板放在膳廳門外，上面寫道：假如沙工當選膳委，你希望它怎樣做，已經有人寫上了自己的意見。可見這個宣傳生效了。

膳廳入口處，貼了一付對聯。上聯是：「學哲學深刻分析問題」，下聯是：「效蘇聯老實完成計劃」，這是俄哲系的宣傳作品。

「走進膳廳，只見牆壁上琳瑯滿目，紅紅綠綠的貼了許多標語。走到自己的桌旁，眼光接觸到了一種新奇的現象，桌上已經端端正正地把碗筷分好，這是過去沒有的事。正在詫異時候，突然有一個人走上前來，把放在你桌上的一隻竹筐拿去了。你因爲那人好像不是你同桌吃飯的同學，而正想抛過去問問他時，一陣熱氣騰騰的香味撲鼻的絲糕已經放在你的桌上了。在你還沒有看清對方的面孔時，那人胸前的紅色紙條吸住了你的注意力，急忙地一看，上面寫着：俄哲膳委實習生。」請問你受了他們這種服務，還會不選他們嗎？

競選演說開始了，是依照報名次序排列先後的。首先是沙醫。那位演說的同學，說得並不好，但是他在演說中途數次停下來問道：沙醫的同學你們肯幹嗎？願意接受前人的經驗和教訓嗎？敢而對困難嗎？所有聚在一處的沙醫同學異口同聲地、像春雷般地吼道：幹！願意！敢！

接着發表演說的是沙工：那個演說的人說他們是工人階級，而工人階級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了，所以他們自信能克服任何困難，完成膳友們所給他們的任務。那人還巧妙地強調稱，我們的宣傳做得不够，但我們認爲這是不重要的，假如各位同學以爲這在搞全部膳團的工作中將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的話，那末我們承認我們在第一步工作上已經失敗了。但他們是真的失敗了嗎？事實上決沒有人敢給一個肯定的答覆。

晚飯時，俄哲系又發表演說，他們向大家宣佈：他們已和厨工約定，當選以後

，廚工帮他們辦膳團，他們帮廚工搞文化，這表現出一種緊密地團結精神，這無論在拉攏選票的數量上，和將來實際的工作中，都要起一個很大的作用。

二十七日，在表面上，宣傳是停止了（因爲這是競選的規則，大家都不能違反這個規定），但在暗中，各方拉票仍是很緊張的。而每一個膳友都照自己的意思寫上了那重要的一票。這三個單位都很好，但又不得不有一個取捨，經過愼重的考慮，每人寫下了自己的決定。

當天下午，結果就揭曉了。是那一個單位當選，恕我不在這裏宣佈，因爲我的目的並不是要報導一次競選，更不是告訴讀者那個勝利，那個失敗。勝利與失敗，當選與落選是一樣的。並不是說落選的就表示他們沒有得到同學的信任，而當選的也並不由于他們受到大家任何特別的擁護，同學們是會給每一個願意誠懇地爲大家服務的人一個服務的機會的，祇是事實上不得不有一個先後。這次落選了，下次再來，願意爲同學服務的人決不會遭到同學們的拒絕的。

競選揭曉之後，落選者就在民主牆上貼出賀報，祝賀當選者勝利完成任務。當選的，就要立刻開始工作了。這是緊張的工作，決沒有人會後退。「爲人民服務」不是一句空話，是要在實際工作中表現出來的。那當選了的一系，在當選以後，每天從晚飯後一直到深夜，都留在膳廳裏掃地、抹桌子、擦玻璃窗，在實際的勞動中實行他們在競選時所作的一切諾言。

在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北大五十一週年校慶的晚上，在北大三院禮堂有一個慶祝晚會，廚工們唱了一隻根據「咱們工人有力量」改編的「咱們廚工有力量」的歌。記得歌詞內有「蒸出絲糕噴噴香」「碗筷洗得亮光光」。大家被這些描敍眞切的事實的詞句激動了起來。當廚工們以洪亮的聲音結束了這隻短短的歌時，整個禮堂掀起了一陣春雷似的鼓掌聲，這聲音繼續了幾分鐘之久。爲什麼同學們要這樣熱烈地鼓掌呢？是僅僅爲了這隻歌嗎？不，假如有第一流音樂家在這裏表演也決不可能受到這樣熱烈而且眞誠的掌聲的。這是感謝的鼓掌——感謝廚工同志們經年累月地默默地工作。這是尊敬的鼓掌——對廚工同志們爲同學服務的忘我精神致敬。每一個處身於其間的人，都能體會到同學們對勞動人民的無比的熱情。當廚工們向大家拱着雙手走出禮堂時，整個禮堂還是充塞了一片響亮的掌聲和萬歲聲。

當膳委的有一種自願的態度爲同學服務，做廚工的用一種自發的熱情爲同學工作，大家還會有什麼不滿意呢？這種改變的最具體的表現是民主牆上的指責少了，而且每當一屆膳委工作完畢時，大家都向他們致敬。

總結來說，北大膳團所表現的精神和風氣，是同學對勞動的熱誠，對「爲人民服務」這個莊嚴的呼召的徹底的實行，對工人階級的眞誠的尊敬和友愛。這些都是自發、自動、自願的。過去，一個膳團告訴同學什麼叫做民主，今天，告訴大家什麼叫「爲人民服務」。

（上接第三十二頁）就一味大肆批評，是一腳踢開的態度，是使用觀點，因此村幹也就發揮不了他們應起的作用，容易使他們消極怠工，不執行任務。區縣裏的領導，一定要注意這問題。

在和馬星祥同志的交談中，我體會到「群衆力量」這句話的眞意，和他對工作的負責態度。在他似乎只有一個意念，就是「如何更好地完成任務，全心全意地爲人民服務」。然而這位在群衆中和抗日戰爭中生長起來的「勞動先鋒」，還在時時檢討自己，鞭策自己，只是爲了「爲人民服務」這一個目的。使我這個老爲個人打算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半知識份子，獲得了無比偉大的教訓經驗，因此我離開魯中南後，就使我不得不衷心地感謝懷念馬星祥同志。

世界知識社門市部

經銷新華、三聯、時代等各外版及外文圖書並辦理郵購
及代訂本市出版之各項期刊歡迎讀者選購和委託代辦

本社發行兩大刊物

世界知識

本刊是國內唯一歷史悠久的國際問題綜合刊，它的確是一本輔助幹部、職工、和大中學生研究國際問題的最爲適宜的刊物。

零售：每册二千元
預定三月12期平寄：二萬四千元

新譯 月刊

本刊是介紹世界新思想、新文化爲主的綜合刊，內容包括：時事、翻譯理論、翻譯批評、文藝、文化消息等部門。

零售：每册基價五元
預定：半年六期平寄三十元

本社叢書一覽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沈志遠譯 一四·〇〇
豪門美國……杜若等譯 一〇·〇〇
公民潘恩……傅又信譯 一七·〇〇
麥帥陛下……梅碧華譯 一·九〇
德國問題內幕……賓符譯 一·四〇
戰後蘇聯印象記……賓符譯 一四·〇〇
俄羅斯問題……茅盾譯 四·三〇
東南亞各國內幕……潘公昭著 四·〇〇
原子能論……艾納等譯 一二·五〇
捷克的工業國有化……蔣學模譯 五·五〇
新哲學手册……周建人譯 六·〇〇
莫斯科性格……陳原譯 五·〇〇
列·斯論新愛國主義……孟昌譯 二·〇〇
唯物辯證法讀本……孫懷仁著 六·七〇
反和平的陰謀（印刷中）……賓符譯
列·斯對於歷史唯物論的發展（印刷中）……靜觀譯

▲基價以一千二百倍發售▼

上海：（〇）中正東路一七二號　電話一三一五〇（轉接各線）　(滬)49,3,2.

上海在反轟炸鬥爭中

陳楚熊

在解放大軍枕戈待命跨海東征的前夕，國民黨匪幫驚慌失措，竟作垂死掙扎，以大批美帝所供給的飛機，狂炸各大城市，妄想藉此野蠻行為，搗亂社會秩序，阻撓生產支前，拖延其不可避免的滅亡命運，敵人歷次在上海所施行的轟炸，使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但也激發了他們的戰鬥意志，加速了戰鬥的步伐，團結一致，堅決進行反轟炸鬥爭到底，誓死要為死難同胞復仇，討還血債。一面則充實防空設備，計劃疏散，改變工作方式、組織形態、和生產程序，適應目前形勢的需要，爭取迅速解放台灣，消滅反革命勢力，摧毀敵人的最後軍事基地。

匪機暴行錄

國民黨殘餘匪幫在美帝的指使下，濫施轟炸，完全是流寇海盜式的無賴作風。上海解放後未及一月（六月廿三日），匪幫就在海上實行封鎖威脅。可是在「六大任務」執行之下，有效地粉碎了敵人的陰謀。國民黨匪幫看到封鎖政策不能達到搗亂的效果，因而又增加空中的擾襲。據統計：蔣匪在台灣的反動空軍，有駐桃園的第五大隊（驅逐P.51廿四架），駐新竹的第八大隊（轟炸B.24十二架，B.25重轟炸機三架）和第廿六隊（空運C.47，C.46二十架），駐台中的第一大隊（轟炸蚊式卅二架）和第四大隊（驅逐P.51十八架），駐屏東的第三、第十一大隊（驅逐P.51廿七架），連數練機、運輸機等，破爛飛機在內不過二百架。八個月以來敵人對上海的空襲頻繁，其目的為偵察、轟炸和散發無恥傳單。初期轟炸的目標，在市區外圍為龍華機場、真茹國際無線電台、南市江南造船廠等。一般市民對匪機轟炸，並未感到嚴重，多少還存着僥倖心理、麻痺思想和太平觀念，以為炸彈不致掉在自己的身旁。在機聲越過市空時，機關繼續工作，商店照常營業，車輛通行無阻，毫不介意，祇是輕蔑和咒罵匪機的卑鄙無恥。拍拍的機槍聲和高入晴空爆裂後朵朵白色的彈圈，常受着市民的喝采叫好，頌揚着防空部隊的英武。政府除對重要集會盡量避免空襲時間外，亦未作其他空襲時期應有的部署。

死不甘心的蔣匪，是不會放鬆屠殺中國人民的。去年六月廿九日，曾在閘北寶源路一帶擲彈，北站附近被毀民房卅餘所，死傷五十餘人。同日靜安區亦為目標，幸彈落靜安公墓內，七月三日復在滬西肆虐。入秋以後，陰雨連綿，不宜空軍活動，空襲次數趨減。十月十三日，匪機一架在十六鋪市輪渡碼頭附近擲彈二枚，死傷七十餘人。十月十五日又在黃浦江北岸公和祥碼頭，南至高昌廟之間，盲目投彈，傷亡逾百人，被炸地點是人口稠密的住宅區。（金陵東路、復興東路、中山路福美里、民國路丹鳳路），殺人不眨眼的匪徒，於今年一月八日，以八架匪機，輪翻濫炸浦東賈家宅、揚家宅、西渡陶家宅、江山碼頭和平民區民房被毀，家產蕩然無存，災民流離失所。一月十一日匪機以十六架之衆，又在浦東、吳淞、楊樹浦一帶猛炸。英商怡和紗廠起火，焚毀廠房卅四間及染織全部，死工人廿名。一月廿五日匪機B24十二架在P51·38掩護下，轟炸倉庫、堆棧、船隻。市區中彈地點有十六鋪、水東門、方濱路、平湖街、陽朔街等地。災區火光燭天，濃煙瀰漫，幾及全市。

美帝與蔣匪，欲陷上海人民於黑暗混亂的狀態，滅絕人性，於二月六日派遣轟炸機十餘架，分成四批來滬逞兇。以電力公司為主要目標，濫施轟炸，擲彈約七十枚，命中上電、閘北、華商三水電公司。並毀發電機、鍋爐、吊煤車。因地面防空部隊砲火猛烈，敵機不敢低飛，盲目投彈，殃及和平居民區，當即死亡同胞五百餘人，被炸地區血肉橫飛，鮮血淋漓，慘不忍睹。受傷者逾六百，罹難家族共五萬之譜，毀民房千餘間。上海遭受空前未有的浩劫，六百萬居民莫不痛恨切齒，燃起憤怒的火燄，同仇敵愾。住在斜七路一位五十多歲的馬王氏，悲痛欲絕地對記者說：「蔣介石把我兒子炸死，等到打下台灣，活捉他後，一定要抽他的筋，剝他的皮！」另一位中年攤販說：「蔣該死喪盡天良，滅絕人性，甘為美帝奴才，屠殺同胞，使我家破人亡，誓要追回血債。」上海人民接受了血的教訓，曉得台灣一日不解放，人民的生命財產即一日得不到保障。

戰勝破壞，克服困難

由於被炸的是電力公司，這和市民生活及工廠生產發生直接的影響，所以一般市民的情緒特別緊張。上海的電力公司共有五家：上海電力公司，（美商經營，發電量為一九八、五〇〇瓩），閘北水電公司（一四、〇〇〇瓩）。華商電氣公司（四、四〇〇瓩），浦東電氣公司（四、九〇〇瓩），和法商電燈公司（二〇、六〇〇瓩），共計廿四萬餘瓩。法商水電公司，因燃料為柴油，自海上封鎖後，供應中斷，發電量不足半數，仰求上電饋電的供給。華商水電公司，在中日戰爭中遭受損失，尚未恢復舊觀。閘北水電公司六次被炸，損失殆盡。而上電設備完善，機器被毀後，致使全市約佔百分之八十的供電區，頓陷於黑暗狀態。宵小之徒乘機而動，自屬意料。地方當局緊急動員了六萬名警察和警備部隊，各廠職工糾察隊員也自告奮勇，分別擔任崗哨、巡邏、交通指揮，遂使秩序井然，保障了人民財產，維持了社會的治安。

上電有廿六位工友為工作而犧牲，引起全市百萬職工沉痛追悼。為爭取光明，為死難同志復仇，上電工友的工作情緒特別高漲。曾在被炸後三晝夜內，廢寢忘食努力搶修，於九十六小時內恢復全市電流，負傷工友爭先出院參加工作。各行各業工會組成慰問團，工作隊，協助上電工作，在一夜之間創裝好三千包煤屑紀錄，加強防空力量。閘電工友日夜在「機器第一，自己第二」的口號下，進行各項艱巨的工作。電廠之間的工友，時常真摯誠懇地交流着搶修中的經驗，希望能發揮高度的工作效能，使全市重現光明，工廠機器馬上轉動。為保護完整無損的法電，工人、學生、教師自動組織義務勞動隊，日日夜夜分批幫助法電工人堆疊沙包。雖然細雨紛霏，寒風徹骨，但在「不怕風兒寒，不怕雨兒打」的激昂的歌聲中，短短的幾天內完成了光榮的任務，築成堡壘，將法電重要部份，保護得固若金湯。

工人階級能以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來答復敵人的轟炸，他們一致認為即使美帝炸毀上海，我們還能在廣袤祖國的原野上，建築起更多更大的「上海」來。悲壯的事蹟是寫不完的。當上電勞動英雄張來發被炸受傷一息尚存的時候，緊握着他兒子的手，抖動地說：「孩子你記着，父親是給誰炸死的，別忘了替你父親報不共戴天之仇。」他捨不得別離新生後的祖國，最後還囑咐，要把他存在銀行裏的款子，拿出來統統購買公債。消息傳出，人們受他的感召，深深地覺悟到祇有迅速解放台灣，澈底消滅反動派殘餘勢力，才能獲得安居樂業，而購買公債是支援前線的最好辦法。各階層因此展開熱烈購債運動，八天之內由一千五

百餘萬分躍增到二千二百四十餘萬分。中華第一紡織廠職工集會中，喊出「揩乾眼淚認購公債的口號」，雍新紗廠工會工作，一直很散漫，但遭炸後，憤怒到了極點，自動開了一大規模的群衆大會。會上工人同志們，痛哭流涕的表示要團結，努力護廠，加緊防空。建築工會職工，保證積極建築防空設備，修復被炸道路房屋，並組成掘井隊爲人民服務。染織廠因受電力中斷的影響，烘燥機不能轉動，約有五萬餘疋已經浸入染缸的細布無法烘乾，但不能眼看着布疋腐爛，在此情況下，工人發揮他們的創造力。憑自己力量搶救，工程師、技師及高級職員群策群力，推動車輪，烘乾細布。

反轟炸中的勁旅

反轟炸鬥爭在政府直接領導和人民擁護中進行，機關、社團、個人都是這戰鬥隊伍中的戰士。經月餘的籌組，已使這戰鬥隊伍滋長而強大，嚴陣以待敵人轟炸所引起的事件。「麻痺思想」「太平觀念」，掃除的乾乾淨淨，對空襲危險的警覺性，突飛猛進。追悼死難同胞的會場上陳市長流着眼淚說：「很多同胞被炸死了，彈片一如侵傷了我自己的骨肉。」喚醒全市人民注意防空，避免犧牲，召集各局商討防空問題時，副市長亦毫不隱瞞說出被轟炸後形成的嚴重情況，首先指示市府有關各局作有效的防空部署，市協商委員會通過成立防空委員會，由警備司令部郭化石等十三人組成，發佈各項防空法令，施放警報。

民政局和臨時聯合救濟會訂定空襲時期救濟辦法，以各區接管會和工作站人員爲主體。爲集中力量，互助合作起見，將全市劃分爲六個互助區，規定一區受災，各區互助，及時負責救濟工作，準備了房屋，並儘量利用庇寒所，救濟災民。除發動鄰里救濟外，另發救濟糧，每日大米一斤，或相當於一斤大米的現款。住所遭發給舖草。所有糧草由救濟會發給，工作站可預備領用，政府照顧災民無微不至。爲解決根本問題，使寄食或失業人民疏散下鄉變消費都市爲生產都市，政府化費了一筆特別巨大的費用，在蘇北東台蓋了六千間房子，建成新人村。首將一萬三千無業游民與犯人（連家族約爲兩萬三千人），遣送至該地進行生產。政府爲他們準備足供一年之用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首批兩千七百餘人祭起「勞動生產，興家立業」的小旗，興高采烈地離開這孤懸的上海。

防空救護工作方面，已指定市立第二、四、五、六、十各醫院免費收容受傷市民。半月內各區防空指揮所組成三一二個救護隊，緊急時可同時在一〇七處集中起來聽候調度。另外有一三四救護站，卅九輛救護車，廿二輛救護卡車，一隻救生汽船，三〇八個担架隊，全市可運用二一〇〇多張床位，必要時可擴充到二六三一張。各醫院有一一〇個手術組，可以同時爲一一〇人施行手術。市防會救護處爲充分發揮全市救濟功能，特指定五個區域重點臨時醫院，負責救護工作。

工務局爲完成反轟炸任務，以備在匪機轟炸市區時從事所有道路溝渠的疏濬和恢復、橋樑的搶修、危險房屋的拆除和清理，組成了搶修大隊，下設道路、橋樑、溝渠三組，每組分設一個機動隊。爲進一步搞好工作，道路機動隊再分成三個支隊，配備堆土機一架，吊車和汽車三架，其他必要緊急應用工具及燈光設備都妥爲配備。一遇轟炸時，規定初步立即由各該機動隊出動，協助迅速完成任務。橋樑機動隊分四個支隊，再分設十小隊及電銲鋼工二小隊，以便靈活運用，並配備登陸艇二艘，加強鋼木廠及鐵工廠設備，添置發動設備，使於在停電時仍可工作，已修理電銲機兩架，使於銲接鋼鐵材料機件。其他如抽水機，榨機和望星用具等，都已分別添購撥用。溝渠機動隊負全市污水唧站、防洪唧站、污水濬煉廠，溝管製造廠，並協助各工廠區搶修溝管或特別有關下水道工作，下設溝管運輸、抽水、廠站等三班，必要數量的巨型溝管運輸起卸工具、抽水機等都已齊備。各工區搶修材料爲水泥、黃沙、齊磚及二呎以下的各種溝管，也已分發備用。此外工務局爲搶修必要地區附近的交通路線，在虞家灣、閘北、楊樹浦等處設立三個聯絡站，每站分三班日夜輪值，準備隨時出動。

所有警員已受防空知識，由防委會統一領導，指揮全市的糾察大部，足夠維持市內秩序的任務，消防隊經檢閱後，效率亦較解放前提高。學校政治教材均與反轟炸相結合。青年團熱情地直接參加防空宣傳工作。民主婦聯突擊組成工作隊、慰勞隊、救護隊、襄助各方人力的不足。科學工作者拋棄過去「爲科學而科學」、閉門不問天下事的作風，適應市民需要，嚴密的組成反轟炸工委會，解決市政建築中各項技術上的問題，分爲廣播、出版、講座、研究、咨詢等組。另以具有訓練的工作隊，深入里弄及工廠宣傳防空知識。

工商業循常軌

動力的恢復是反轟炸中的中心任務，工業用電佔電力供應的百分之六十八，全年用電量約爲六億八千餘萬度，推動各種不同的產業工廠一萬餘家，維持廿餘萬工人的生活。工業界響應「以加緊生產，答復敵人轟炸的號召」，公私營各廠努力搶修良久未用的發電機。電機場努力生產，供應急需。國營紗廠在農曆初三即有單位開工，私營紗廠也緊接着紛紛復工。紗廠復工的紗錠已達一五〇萬枚，復工布機已達一萬六千餘台，最初每晚分配四萬瓩供應工業用電。由於工人奮勇搶修，發電量逐漸增加，爲完成目前有限電量的最高效能，各業用電在公平合理的原則下分配，棉紡業開工班次已自每週四班半增到五班，運轉紗錠布機也有增加。染織業用電的總量雖龐大，個別工廠的用電量頗適宜自備發電機，職工發動老闆購置動力設備。毛紡業希望月內納入正軌，其餘爲絲織、毛巾、被毯、內衣織造等業所受的影響已不如想像中的嚴重。

產銷上所惹起的新困難，力求以交換技術上的改進來克服。工商業加強組織聯營機構，以聯購原料、統籌生產、集中推銷等方式，擊破個別經營中不能克服的難關。「二六」以後，聯營機構，在新形勢下發展，若干工廠被迫走上聯營的道路而解決既存的困難。比如動力，因設備過昂貴，一廠無力購置，是通過聯營組織，便可合設動力設備。聯營在反轟炸中具有其特殊的意義。過去歧視聯營的廠家，現在已逐漸建立信心，公認聯營是克服目前困難、恢復生產的有效辦法，於是聯營的同業正如雨後春筍地生長起來。工廠開設應選就原料的供應和成品的銷售市場，工廠集中在上海本是畸形發展，故解後有遠見的廠商，早有遷廠的行動。但過去遷移中的工廠大部是些小工廠，大部資本家還對上海有依戀不捨之情，袖手旁觀，抱着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態度，未到最後關頭最好不內遷。自「二六」以後，有些廠主業已改變態度，如信和的五千紗錠啓運離滬，轉設內地。

工廠是工人階級發展生產、以勞動創造幸福的基本陣地。工人對於生產工具的愛護，忠誠熱烈，他們決定要保護工廠和職工的安全到最高度，僞裝目標，利用沙包保護機器，挖掘土井，隔離易燃物，設立防空壕，協助資方解決各項問題維持必要生產。利用停工時間，進行檢查、清洗、保養機器等工作。機關中的辦公時間已改爲自下午四點到九點，並改爲集體辦

（下接第三十頁）

迎接文化高潮的信號

——記最近北京演出的幾齣大戲

蕭鳳

從一九五〇年一開始，北京的戲劇界就展開了一個蟬聯演出的運動。同時，這中間還夾有一個群衆性的春節活動，所以，除在公家的專業文工團隊，民間的戲曲班社外，更普遍地是工人、農民、學生、婦女以及其他勞動人民都被捲入這個迎接文化高潮的第一個戲劇洪流中了。下面，我們打算把這一期間幾個規模較大的演出介紹一下，它們就是「三打祝家莊」（新京戲，由京劇研究院演出），「莫斯科性格」（話劇，由人民藝術劇院演出），「在戰鬥裏成長」（話劇，由華北軍區文工團演出），「鋼鐵戰士」（歌劇，由華北軍區砲司政治部文工團演出）和「千年冰河開了凍」（話劇，由新生婦女演出）。

三打祝家莊給京劇界指出了一條正確道路

「三打祝家莊」是文化部戲曲改進局京劇研究院及戲曲實驗學校和改進局一部分幹部聯合演出的。這齣戲是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由魏晨旭、李綸、任桂林在許多政治家、軍事家如劉寧一、齊燕銘、劉愼之、郭化若等的協助下寫成的。演出之後，毛主席譽之爲「奠固了平劇革命的道路」。因爲它在主題方面緊密地配合了當時的現實鬥爭情況，如劇中指出要加強調查研究、反對粗枝大葉、要懂得對敵鬥爭、實行各個擊破、孤立敵人、切忌軍事上的單純攻堅、利用裏應外合等，演出後給當時的觀衆特別是革命幹部以深刻的教育。這齣戲原分兩天演完的，這次在京演出已經精簡充實，改成一日演完。同時加强了原劇表現較弱的群衆活動和地下工作作用及梁山泊對[illegible]應爭取，以配合目前的政治形勢。在演員方面除老區來的一些從事新京劇工作的同志們以外，北京著名的青年京劇演員張雲溪、張椿華、張小傑等都參加進來。演出工作上的新作風，從排練到正式上台，全體工作人員那樣嚴肅負責、全力完成這一任務的新工作態度，給這幾位新參加的演員很大的影響，同時，「三打祝家莊」也因有了他們這樣的技藝優良的藝人參加，再通過集體主義的學習與發揮，也就更適當地促成了整個戲的完整。「三打」自一月二十三日起演了三天，以後二月三日起又演了四天，吸引了擁擠不堪的觀衆，連一向對京戲不感興趣的人都被吸引去了。而那些認爲京戲是「僵化了的藝術，沒法改革」的人們也開始承認了「三打」的價值（無論在政治上和在藝術上）。而北京梨園界的內行們更都虛心地表示：「人家是有兩下子，得好好學習。」於是，從演出制度上，從劇本本身上，從演員作風上，從其他舞台工作上，都被觀衆給以很高的評價。特別是正演着十一本「水滸梁山」的彩頭班新興社，演到第十二本時便完全根據「三打」的觀點和精神，編排下去，把他們的演出提高了一步。同時，最接近勞動人民的天橋的萬盛鳴，則更整個地要去了京劇院的本子，排起「三打」來。

「三打祝家莊」雖然只演了十場，但在京劇改革工作上却起了一個相當大的示範作用。對京劇演員及京劇改革工作都指出了一條正確的道路。

六萬人看「莫斯科性格」

二月一日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出了蘇聯一九四八年獲斯大林獎金首獎的「莫斯科性格」。這是一個高級的喜劇，敍述一位機器製造廠廠長波達波夫滿足于自己工廠完成工作計劃百分之一百三十五的成績，犯了狹隘的本位主義錯誤，過分强調自已的計劃，失掉了對新鮮事」的感覺，不肯接受一個紡織工廠製造電氣雕板機的要求，而電氣雕板機的製造却是在改進人民生活上佔着極重要的位置的。圍繞着波達波夫的錯誤觀念，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便展開了，在這場思想鬥爭中，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人物，新關係，新性格——莫斯科性格便都具體地表現出來了。對波達波夫進行鬥爭的有紡織工廠廠長西微洛娃、黨區書記波羅左娃、最高蘇維埃代表克魯支利娃和波達波夫的岳父葛利潑夫，（一位老工人，雕板機發明人之一），以及他的妻子葛利尼娃。他們對他進行朋友的、親厲的、愛人的，同時，更主要的是共產黨員的同志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發揮了頑强的莫斯科性格——「那就是說一句，算一句，把你所有的一切貢獻給國家，你的思想，你的能力，你的心，你的寶貴生命，一切一切。」最後波達波夫發揮了莫斯科性格的另一特點——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接受了電氣雕板機的製造，完成了黨的決議。這個劇有一個嚴肅的主題，却用些有風趣的事物表現出來，貫穿着對波達波夫的批判，有理智與感情的衝突，有私生活與集體生活的關係，有正確的戀愛觀，有把家庭瑣事和國家的遠大利益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每一個人物都那麼鮮明完整出現在觀衆面前，像葛利潑夫的正直倔强的工人氣質，和老年人的幽默，像葛利尼娃除了在開會時對波達波夫嚴厲地指摘而外，一直是那麼一個溫柔可愛的妻子；就連那位容易被人描寫成教條化身的黨書記波羅左娃都那麼懇切可親。又因爲整個戲裏沒有「敵人」，都是「同志」，所以雖在進行思想鬥爭，處處露出深厚的階級感情和充滿樂觀與自信的笑聲。而台下的觀衆也跟着他們笑聲不絕，都以爲他們就是自己的同志在作着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一個感到那是外國人演的是陌生的事情。周揚同志說：「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素質，在新中國的人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幹部中正在成長着。」從「莫斯科性格」公演六十五場。其中的六萬觀衆與演員感情打成一片的事實上得到了證明。所以有人認爲這次演出等于一次整風，有之稱之爲一齣「幹部必看」的好戲，工人同志們則乾脆地說：「眞解決問題！」它的教育作用普遍地在觀衆、特別在幹部當中顯示出來，大家討論波達波夫的錯誤，分析他犯錯誤的思想根源，有的人更由波達波夫聯想到自己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乃至個人英雄主義，還有人寫了「波達波夫和我」的文章。至於演出「莫斯科性格」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全體工作同志們，首先都受了「莫斯科性格」的感染，堅決地完成了這個艱巨的任務，還是個外國戲，而且是描寫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蘇聯人民的生活。我們的導演和演員不管來自老解放區農村還是來自新解放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都一樣地不能完全體會劇中人的思想和情感，所以他們組織了工作組，搜集各種有關蘇聯人民生活的畫報、雜誌、圖片等資料，又組織演員互助小組，展開集體學習，同時向蘇聯電影、文學去體驗生活，尋我形象，而一些熱心的蘇聯朋友更與他們求教的老師。在演出過程中

更召集過座談會廣泛聽取戲劇家及群衆意見，隨時改進。筆者看過第一和最末兩場演出，第一場演出後觀衆對波達波夫和老工人葛利涅夫批評最多也最嚴苛，有人甚至批評葛利涅夫演的像中國舊社會裏的一個遊手好閑的老頭子，但是到了第末場，由于每個演員的刻苦努力，戲已經達到相當完美的境地了，所以，「莫斯科性格」從演員到觀衆都給予深刻影響了。

在六十五場演出中有二十二場是被包場的，其中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協全國委員會、軍委會、法政委員會、中央黨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市委會等十四單位，由這些黨政領導機關的包場上也可看出這齣戲在當前的政治與經濟建設上有着怎樣的價值。而這齣戲的高度政治性與藝術性的結合更給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個珍貴的啓示。

「戰鬥裏成長」和「鋼鐵戰士」

「戰鬥裏成長」是四幕五場的話劇，「鋼鐵戰士」是一個新歌劇，都是描寫人民解放軍的對人民革命事業的忠誠。前者以貧農的兒子趙鐵柱一家人的遭遇和奮鬥史來說明人民解放軍不是一支普通的隊伍，它的成員與基幹都是舊社會中被凌辱與剝削的對象。他們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爲自己民族和階級乃至全人類的解放而流血鬥爭。這個戲以悲劇開始，以喜劇作結，故事從兩條線開展，一面是地主殘酷地迫害趙鐵柱的妻子，一面是趙鐵柱怎樣在戰鬥中成長，最後，經過十三年漫長的歲月，一家團圓了，這時趙鐵柱已成了趙剛營長，而他的兒子石頭也成長爲一個更年輕的人民解放軍了。由于「軍隊向前進」，由于要使更多的家庭團圓，趙剛全家在戰地相逢之後重又分離，但這是爲着完成革命大業的暫時離別，因而是一種充滿希望和信心的離別。這個戲裏貫穿了一個「永遠是戰鬥隊」的思想，同時又以現實的手法表現了中國人民極可貴的品質，像趙剛念念不忘他受苦的妻子，他的妻子堅決等待她有種的男人；以及戰士四海受傷陣亡前還要繳納他本月的黨費，並且要求石頭繼續前進不要管他；這都是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員與共產黨員的優良品質。這些眞實的優與品質表現在舞台上自然而然地引起觀衆，尤其是戰士們的共鳴，特別因爲演員中有些角色就是由部隊中選拔出來的戰士，他們對表現部隊生活上有着眞實親切的情感，因而使得這齣戲就更爲解放軍所歡迎，許多部隊戰鬥員們看了之後都說給他「樹立了工作信心，提高了情緒。」因爲把這戲看成自己的生活，部隊的同志們提出許多修改意見，有的仔細到批評趙剛老父被逼身死後家人沒有哭，這位戰士說：「鄉下死了人是哭得很厲害的。」爲了普遍招待京郊附近的解放軍，第一期公演結束後，最近又將在中山公園作第二期的演出。「鋼鐵戰士」即以劇中一位張排長在敵人各種威脅利誘前絕不屈服的崇高品質來展開整個故事。這個戲在演出前曾普遍地招待過部隊的幹部和戰士，砲司（特種兵）文工團並舉行過座談會。戰士們看過戲後說：有什麼是資格老？這才算資格老！有立場，有節氣，爲人民，都做到了。」有些同志甚至關心着「現在這個張排長還在不在？」

「在戰鬥裏成長」和「鋼鐵戰士」都是以部隊爲觀衆對象的戲劇，但是歡迎它們的却不只限于部隊同志，一般的工人、學生及其他勞動人民也一樣買票去看，因爲這兩齣戲都能幫助人，特別是新解放區的人了解人民解放軍爲什麼能够形成這樣一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的隊伍，勝利地擔當起解放全中國的光榮任務。這兩齣戲的演出攻破了一般人對在城市裏演軍隊戲會不合觀衆口味的顧慮。相反地，從觀衆那樣關心劇中人的遭遇來看，爲工農兵服務的感情是在一切人民當中滋生着了。

眞是千年冰河開了凍！

「千年冰河開了凍」是由新生婦女教養院文工團演出的，劇本是她們自己根據以往的和目前的兩種迥不相同的生活集體編成的。新年的時候，婦女生産教養院八個分所同時排演了很多訴苦翻身的話劇，雖然在形式上技巧上都難免顯得很原始，或者根本就不像個戲，但是眞實的血淚交織的生活本身是一齣最動人的悲劇。一連演了好幾晚上，許多戲劇工作者都去看了，最後，洪深、辛大明等把這許多片斷的、不成熟的、素材似的戲劇整理成一個五幕八場的話劇，並給取了名字叫「千年冰河開了凍」，選出其中最有表現能力的學員加以指導。這些翻了身的新生姊妹經過教養院的啓發與教育，覺悟都相當地提高了，同時她們的智慧與才能也都被發掘出來了，很快地她們組成了文工團，排熟了這齣「千年冰河開了凍」，並且提出公演要求，她們要向社會控訴舊社會怎樣把她們變成鬼，要歌頌新社會怎樣把她們變成人。三月十四日起她們在大衆劇場正式公演了。連演連滿座，引起社會上極大的注意。在觀衆當中，大多數是懷着和她們一樣的興奮心情，像看到自己的姊妹翻身一樣去看她們演戲，但也難免有些舊社會的殘渣抱着不正常的好奇心理想去看「窰姐兒」上台，但是，幕一拉開，她們就開始受教育了。也許幾個月以前就是被他們污辱玩弄着的「妓女」，現在是以新生的新中國婦女的姿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控訴他們的醜行了。戲一幕幕地開展下去，教養院的新生活，鬥爭領導老板大會上表現團結力量，都肯定地告訴每一個觀衆說：在共產黨領導下，這些最受迫害的婦女是站起來作主人了。戲演的非常認眞，非常嚴肅，特別令人感動的是在戲進行到新舊生活的分野線上時，一個穿列寧服的、剪着短髮的新生婦女出現在幕前來，她開始做一段清晰的朗誦，她朗誦的是「全世界的婦女，有誰比我們受的污辱與壓榨更深？幾年、幾十年的窰子生活，使我們不敢再相信人。在舊社會裏我們從來沒遇見過一個好人，現在怎麼盡是好人了呢？我們慚愧，我們是經過多少事件才覺悟過來的啊！事到臨頭，領家還甜言蜜語地欺騙我們，我們覺悟過來就更恨他們了！現在，我們都認識到過去的黑暗生活，我們要參加勞動，靠自己的兩隻手生活了。這是新社會給我們的權利！我們的的確確是站起來了，春天的霹雷一聲響，因犯們打開地獄的門，共產黨救咱們出火坑，姐妹們並肩作新人，千年的冰河開了凍，萬年的枯樹發了青，姊妹們今天就站起來，挺起胸膛向前進，挺起胸膛向前進！」她朗誦的那樣堅決有力，使人不由想到春天來了，那條罪惡的又深又長又渾又髒的冰河解凍了，河水澄清了，無數解放了的生命就要在陽光下跳躍着前進的情景。

以上這幾個規模較大的演出，除了「千年冰河開了凍」具有另外的意義外，都爲一九五〇年的戲劇運動指出了一個前進的標幟，它們可以被稱爲迎接文化高潮的信號。「三打祝家莊」不但指出了舊京劇應該改革，同時告訴了怎樣改革，而且使從事京戲的藝人們相信改革確實要比不改革的好。「莫斯科性格」不但提出了和解決了許多思想問題，而且提醒我們的文學藝術工作者，思想性較強的戲劇不都是那麼乾枯生硬的，而眞正具高度政治內容的戲是可以用輕鬆的、充滿笑料的題材去處理的。而「戰鬥中成長」和「鋼鐵戰士」的演出證明都市中的勞動人民不完全只有小市民趣味，他們是關心解放軍，關心農民並渴望着了解他們的生活的。因此，一切的描寫部隊與農村的戲劇

（下接第三十頁）

四川解放以後的農村工作

恩雪

四川解放以後，由於群衆對人民政府有高度的熱情，各地接管工作現已初步告一段落，緊接着就發動廣大群衆，開始了徵收公糧、組織農民代表會的艱鉅工作。記者根據好些工作同志體會政策、虛心學習、克服困難所創造出來的比較典型的農村工作經驗，作一綜合報導如左：

一、農民算一算帳，了解了合理負担政策

歷年以來，四川人民對國民黨匪幫的負担，除田賦、公糧、地方附加、積谷等所謂正賦者外，各種苛捐雜稅，名目繁多，花樣百出，致使四川人民經濟瀕於破産，人民生活日益貧困。今天人民政府的徵收公糧政策，完全相反。人民政府明令廢除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一切苛雜的繁重負担，採取合理負担辦法，規定全年只徵收一次公糧，是完全從人民利益——照顧人民的生活出發的。至於人民政府徵收公糧的目的，則是採「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方針，即爲了支援前線，肅清殘匪，鞏固治安，恢復生産，進行各項和平建設，以便在此基礎上，逐步實施社會改革，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

距重慶不遠的巴縣屏都鎮徵糧工作展開後，工作同志初步了解到十一保的情況：全保共九甲，一百六十四戶，大約八百七十五人，共有九百八十九石二斗田。地主富農十一戶，有五百二十二石五斗田；貧農中農七十一戶，有四百六十六石七斗田；另有八十二戶，佔全保一半的人數沒有田，全靠佃土種菜或下苦力維持生活。一般地說來，十一保是相當貧困的，但是土地仍然比較集中在地主手裏。

徵糧工作開始的時候，有些人因不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抱着懷疑的態度。因此，下鄉的工作同志，分別召開了群衆大會、保甲人員會議，以及知識份子、開明士紳和地主的座談會，一方面說明了人民政府爲什麼要徵收公糧，一方面又說明了人民政府前次借糧，人民這次是能拿糧票抵繳公糧的，一年祇徵一次。同時又講明了人民政府的合理負担政策，發動群衆實行民主評議的辦法。大家的疑慮就逐漸消除了。

好多農民開了會後，都口口聲聲地說：「國民黨要糧呀，繩子一條，一個命令，幾桿長槍！人民政府辦事不一樣，還要同我們黃泥巴腳桿講個理，說個明白，跟大家商量着辦，請大家一夥搞。」也有的人說：「人民政府的縣長吃飯和大家一樣吃，穿衣也是一樣穿；像原先八人抬轎的官老爺呀，窮人看一眼都有棍盆子槍放哨！」

在徵糧工作中，工作同志又繼續調查到一些材料，並且找到巴縣僞政府三十八年度徵糧負担率，拿來向群衆和人民政府的徵糧負担總數作一比較：

僞政府規定賦元一元納糧六斗六升七合，縣谷一石零一升五合，省縣三成公糧三斗七升一合，築路費二斗五升八合，自衛經費三斗四升四合，電話費二升九合，合計正副稅是二石六斗八升四合。十一保賦元總額是一百二十元零八角九分，就要上糧三百一十一石三斗一升，每石谷折合一百零八斤，總計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一斤。還有鄉保以下的苛雜，計屏都鎮徵自治捐和自治定額捐，每賦元折徵八斗六升三合，十一保負担總數是九十四石五斗六升八合，另壯丁安家費三十三石，外搭欵子四十五元，折谷十八石，自衛隊制服費二十八石七斗，夜巡食米費十四石四斗，防衛工程費六十石，「國軍」（即蔣匪軍）供應費二十石零一斗六升，一元錢運動費六十五石六斗，除掉冬防費、寒衣費、村辦公費未攤不計外，一共就有三百三十四石四斗二升八合，折合是三萬六千一百一十七斤。正副稅和鄉保以下苛雜稅合計：十一保負担總數是六萬九千七百三十八斤。按人民政府徵糧的暫徵原則，十一保的負担總數是五萬零四百三十一斤，比過去減少一萬九千三百零七斤，人民政府徵糧僅佔原先的七成。

工作同志這樣一比較，群衆全都明白了，其實工作同志還沒有講完，就有人早把帳算出來了，而且說着：「人民政府徵糧，我們十一保要比過去少繳兩百石，差不多兩萬斤哩！」

當工作同志向群衆解釋合理負担政策，以第十一保舉例來說，在「國民黨」要糧時，地主富農五百二十二石五斗田，賦元是五十四元二角二分；中農貧農祇有四百六十六石七斗田，就有六十六元六角七分；地主富農划算九石六斗九升田才合一賦元，中農貧農七斗田就合一賦元；再以雜稅來說，中農貧農每賦元要繳二石七斗二升三合，地主富農每賦元才繳一石九斗六合，這就叫不合理！搞得來田多糧少，田少糧多。一談到他們心坎裏的事，眞是自己的帳比誰都清楚，有一個姓曾的農民講：「我只有六石田，同志，就有賦元一元一角，人家鄧××的田，六石田算起來才有五角三分錢，硬是差多長一節卅不攏來！」又有人說：「同志，一顆穀子一顆汗，自己的帳那略不清楚，是嘛，我們一賦元就揹雜稅二石七斗二升三合，人家老板（即地主）一賦元只有一石九斗六合，硬是天天是，地是地，中間掉多遠！」工作同志又向他們解釋，合理負担政策就是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就是加徵地主，也不超過全年收入的五成。

經過宣傳解釋後，屏都鎮的群衆一致擁護人民政府的合理負担政策，尤其是第十一保，在算帳過後，全都積極準備繳納公糧了。

二、擠「黑地」，農民揭露地主逃避負担

巴縣二區徵糧工作開始後，受到農村各階層人民的熱烈擁護，某些地主用種種企圖逃避負担的詭計，亦遭到群衆揭露，大量的「黑地」，正在繼續擠查中。

人民縣政府徵糧佈置下達後，該區首先召開全區各校教師會，繼於一月十五日與三、四兩區聯合召開各界代表座談會（由縣主持），十七日專門召集了士紳（地主）開會，宣布徵糧政策與徵糧辦法。

銅鑼、陶家、福壽、走馬等各鄉，自十三日起至十六日止，普遍召開保民大會，一甲或數甲的群衆大會，保甲長及士紳座談會。銅鑼鄉則利用趕場的機會，進行街頭宣傳。有的鄉並出黑板報，或進行個別訪問，深入各戶，宣傳徵糧意義、徵收辦法及合理負担政策等。經過上述宣傳後，各階層人民尤其是基本群衆反映良好。廣大群衆已認識到克服國家當前財政困難，繼續支援解放軍解放西藏和台灣，鞏固人民的勝利，按照合理負担的辦法給國家負担是光榮的義務。特別對「一年只徵收一次」，感到滿意。不少群衆已在準備繳糧。

可是有不少不明大義的地主，以假分家、買糧、爲堆（要無賴）、叫苦等手段，企圖逃避公糧負担。陶家鄉十四保劉開文有田七十石，但在這次該保地畝册上，却把他大太太桂茂榮、姨太太邱仙教和他的九個兒子劉選羅等的名字，都列入該册，將土地化整爲零，每人分爲四石至十石不等，本人九石，以此朦蔽外人

眼目。同保鄉泉源八十五石田，也在地畝冊上把他後代鄉洪明、鄒開元等四人塡入冊內，每人分成十石或二十石。該鄉第三保孫朝榮有田七十二石，把他後代孫科榜等四人名字寫上，僞裝土地分散。福壽鄉也發現此類「假分家」現象。走馬鄉並發現有不少地主暗中賣糧。圓明鄉有某一地主在徵借公糧時，藉口沒有糧食，向人民政府要無賴，把地約要交給區政府抵交公糧。凡此種種陰謀詭計，已被群衆揭破。同時該區「黑地」數量很大，僅據四彭、圓明兩鄉初步了解，一般都在六折、七折、或八折之多（即只報全部土地的六成、七成、或八成）。爲求公糧負担的公平，該區在佈置徵糧宣傳工作同時，也佈置了調查「黑地」的工作。

由於幹部深入，銅鑼、福壽兩鄉自一月十五至十七日止，計銅鑼鄉十二保已擠出「黑地」四十石，五保八十四石，六保五十多石，十一保等二百一十石；福壽鄉僅七保陳孝康（保長）等兩家查出「黑地」一百一十石。

在調查「黑地」中採用了以下三種方式：

（一）公開號召群衆檢舉。福壽鄉工作隊在七保召開甲民衆會上，除宣傳徵糧的意義外，並宣傳與群衆利益息息相關的「黑地」問題，說明若有「黑地」存在，負担就不公平，大家就要吃虧。同時把花戶地畝冊在會上唸給大家聽，讓群衆看對不對，公開號召群衆檢舉或密報。結果群衆揭發出陳孝康等隱瞞的「黑地」。（二）個別訪問。銅鑼鄉王以民同志，先深入到老百姓家裏調查，以「擺龍門陣」（即聊天）方式，進行調查。該鄉「黑地」多係用這種方式調查出來。（三）責成保甲長首先報出「黑地」，並叫自告訴他，一旦發現他保有隱瞞「黑地」等行爲就找他，以加强他的責任心。此一工作開始時，要慎重準確，凡得到一個材料，要經多方調查對證屬實後，再在保民大會上宣佈揭發。

另外，內江縣城區已開始徵糧中的民主評議工作。該區農民代表與保評議委員產生後，各保、甲都先後成立了評議委員會。區人民政府爲了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動全盤工作，並選擇了下東鄉四保作爲實驗基點。一月廿二日首先在該保進行調查，了解大糧戶的實有田、土數目與負賦元數，發現不少地主大量隱瞞「黑地」。該保鍾千魁一戶即隱田土二十九石，合計隱報地畝相當於他的負担總數百分之二十以上。接着，根據這些具體事實，向群衆展開合理負担的宣傳，得到群衆的普遍擁護，紛紛表示願意民主評議擠實地畝，實行合理負担。部份群衆雖很樂意民主評議，擠出「黑地」，以減輕自己的負担，但因有顧慮，不敢立即行動起來，這些顧慮大多是：怕「中央」還回來，怕「抽丁抓伕」，怕地主奪佃等。經過反覆宣傳，顧慮逐漸打破，旋即轉入評議。第一次的評議是把全保的評議小組集合在一起，共同進行一個甲的評議，這樣不但集中力量突破了一點，也使全保各甲的評議委員學會了評議的方法。會上提出：「擠一擠，田少的少出幾斤米」的口號，各評議委員都很積極，大糧戶陳桂良的田和土與實數不符，十甲評議委員立即提出，經過折算，是他過去少報了賦元五元七角。這樣在該保實驗後，已取得初步經驗，該區於是普遍展開了民主評議工作。

三、一個典型的農民代表會是怎樣召開的？

富順縣在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召開了全縣農民代表大會，各鄉出席農民代表共八十四人。會上各代表經過了形勢教育、階級劃分、負担政策等學習以後，農民代表的覺悟程度普遍地提高了一步，揭發了地主階級分散糧食、瞞「黑地」、瞞年成等逃避負担與轉嫁負担的陰謀，並學會了如何通過民主評議擠「黑地」，評產量等辦法，以達到公平合理的負担政策，最後並成立了縣農會籌備委員會。

首次縣農民代表會的代表，開始大部都是鄉保長自己指定，或暗地指定，表面經過選舉產生，代表性質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與地主關係密切，只是地主的代表人物，並不是農民的眞正代表。代表中有地主、富農、商人、去職的舊鄉保甲人員以及農村中所謂「有錢有勢」的人物。經過初步審查代表資格，退回的達二十人（卅成份在佃中農以下的留下）。第二類爲「老實頭」。當工作同志强調代表條件必須是勞苦老實農民，將鄉保甲長的親信退回後，他們即遣送一些不識數或不說話的痴呆來。第三類是因時間緊迫，被偶然派來的眞正農民，如永安區張紹卿是被匪擾無家可歸而被鄉長叫來的，有的則是群衆選舉前來的。這些人和鄉保長的關係不密切，個別的且與鄉保長有矛盾，這些代表後來進步都較快。

有的鄉長在農代會召開以前給代表佈置了「任務」。代寺區方石鄉鄉長，叫代表胡忠勇來說：「今年收成只有一成二成」。農民代表會開會期間，鄉保長也在受訓，每天有鄉保長來找代表，有的鄉長給代表送錢，送米進行收買。當代表們經過教育思想開始轉變時，保甲人員訓練班中的壞份子傳出謠言說：「中央軍到了成都」，「解放軍要退了」「要農民開會是要兵的花樣」等，企圖威脅代表，瓦解代表會議。代表們聽了情緒不安，紛紛要求回家。

代表思想的混亂，加上初來時都不知道來幹什麼，顧慮極多，有的甚至怕吃飯算錢，後來聽說不算錢，便說：「在家三頓紅苕，這裏兩頓乾飯，要耍天也好」。同時代表們有很多思想顧慮，怕「誤工」，怕家裏沒飯吃，怕地主奪佃，怕說了實話回去「脫不了保甲長的爪子」，有的怕鄉長勾結土匪害他，因此開始時代表們對工作同志疏遠冷談，對工作同志的意見只是應付說：「是：：是」。

工作同志開始進行時事教育，鞏固代表們對人民勝利的信心，揭破了「第三次大戰就要爆發」、「蔣介石要反攻」等謠言。進而進行了劃分階級的教育，把人民政府對各階級不同的態度講清，說明人民政府是擁護農民擁護的，不准地主奪佃，農民應當是農村的主人等問題。在小組會上代表開始訴苦，揭發了蔣政權和地主階級的罪惡，他們混亂的思想才開始澄清，經過內心鬥爭，慢慢在思想上離開了地主。

針對着佃農代表佔多數的情況，在進行負担教育時，特別强調指出「黑地」的重要：地主多出了糧，佃農可以少出，中貧農負担可以減輕。使他們感到對他們有利又有理，這樣把政策和廣大的農民利益相結合，把人民政府的政策變成他們鬥爭的武器，使他們眞正體會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是眞正代表他們利益的。同時也體會到地主利益是和他們絕對矛盾的，瞞「黑地」、瞞年成，就是幫地主害自己。

經過這些教育，代表情緒由消極轉爲積極，要求工作同志多談問題，介紹有關農民問題的書給他們看。這時在小組會上，他們揭露了歷年來糧政人員的積弊：大地主勾結鄉保長不出糧、瞞「黑地」（一般在百分之四十左右），今年地主普遍賣光或分散糧食，企圖隱匿，逃避負担，以及假造糧名，假分家等等材料。有的代表說：「地主的田地面積我們都確實知道，黑地就在我們心裏，他今年收成多少也在我們心裏，我們農民商量好，都給他們報出來。」「這回不怕他奪佃」，「幫他瞞就是害自己」，「這回地主雖累進的多，但剩下的比你我還多」。「他們過去佔便宜太多，這回累進多也是正道」。有一些落後代表瞞年成，大家便批評他：「還幫地主害自己！」他們表示下決心作好徵糧工作，和地主鬥爭，認識到「不能

正已就不能正人」，保證自己一定先報實地畝和收成，先送糧起模範作用。他們開始要求自己也來當家，有的農民要求收回地主武器，並揭露鄉保長、地主勾結土匪特務材料，要求剿匪反霸。他們覺悟到要作好徵糧，要和地主鬥爭，必須全體農民團結起來，但也認識到「現在不要保甲也不行，開會我叫不來人。」認爲「鄉保長大概也可以改造，要威像從前我們就不發。」「我們評好還要他催催我人。」進而通過了農代公約，研究了監督保甲、約束地主諸問題。之後，有的代表上街驅到謠言，或遇鄉保長收買時，還能自動向工作同志報告。

收成問題是他們思想顧慮最多、最不願說實話的問題，初來時他們都報五成以下收成，或推說只知自己不知他人，覺悟逐漸提高後，收成也逐步報高，近於確實。前進分子開始報實了，工作同志即以該鄉作基點，向上下評議。待各區評議好，再求全縣評議。有兩區代表覺得「替地主爭沒意思」，結果收成在七、八成，有的鄉是八成多，有三個鄉是六成多，不達六成之鄉一個沒有。後來又評不足五成的保，只有一保提出，經討論收成平均也在七成左右，自己撤回提案，並弄清了各鄉受旱災嚴重之戶不足百分之十，受水災嚴重的也係極少數，並不影響整個收成。叫苦是擴大宣傳，因爲水旱只怕「穀含苞」（穀子含苞時遇水旱才歉收）。

經過了四天的會議，涌現了一些積極份子，這些人表現了對人民忠實、虛心學習、熱誠積極，他們被選爲縣農會籌委會委員。

經過這次農民代表會，使工作同志認識到：（一）去年收成確實是七、八成，黑地確是很多，任務確實有充分完成的可能。（二）地主抵抗和困難也確實很多，必須有所準備加以克服。（三）克服困難完成任務的關鍵則在於發動農民群衆，依靠群衆，只要對農民進行必要的啓發教育，使政策與農民見面、與農民結合，則困難便可克服。必須把徵糧工作當作群衆工作去作，農民是能夠發動起來的。（四）必須從徵糧中注意培養積極分子，結合剿匪反霸工作來進行。（五）區鄉保的農民代表會代表，必須由群衆推選，而決不能由鄉保長指定。（六）對農民的政策教育必須結合階級教育來進行。（二月一日寄自四川）

（上接第二十五頁）

公，提高工作效率。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和電動廣告，原爲商業家招攬顧客的工具，爲節省電力供給工廠，業已全部停用。大公司及必需用電的商店，都自備發電，五層以下的電梯也停止使用。汽燈、煤油、臘燭的生意利市百倍，成品供不應求。家庭中的電熱和電燈都換上最低限度的度數，以一室一燈爲原則，節電的方法已成爲小市民最迫切知道的知識。爲防制水源中斷，主婦們按排着緊急措施，研究如何儲水節電，洗浴盆都改成了蓄水池以防萬一。

人民的空軍來了！

匪機仍不斷襲滬，在防空哨的監視下，半小時前就能放出空襲警報，實施交通管制，市民有紀律地躲避在高大堅固的建築中，（全市有二百四十餘幢可避五百磅炸彈的房子）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三日兩次被炸中，傷亡極少，僅有物質損失，「我們有沒有空軍了」這是上海人民最關切着的問題。三月十七日晴朗的上午，風和日麗，在黃浦江上，翱翔着三隻鐵鳥，飛得很低，機聲是那麼響亮，動作熟活而輕捷，千萬隻充滿着希望和安慰的眼睛注視着它！一般市民快活得跳起來，高興地歡呼着，「我們的空軍來了！」英勇的上海人民在數百尊高射砲和人民空軍保護下，不再恐懼，都有充沛的精力，堅定的意志，支援解放台灣之戰，渡過勝利中最後的艱難，完成反轟炸鬥爭的任務。（三月十七日）

（上接第二十七頁）

都可以在城市上演的，而最近青年藝術劇院的「愛國者」就是另一個例子（愛國者是宋之的的新著，故事是通過山東沂蒙區孟良崮一個農村女兒共產黨員韓桂香英勇衛國保田的事蹟，表現中國人民在戰鬥中生長起來的新人物。）這個戲從三八婦女節演起，也是場場客滿，盛況頗有直追「莫斯科性格」的趨勢。

除了這些大型的演出，北京各公家專業文工團體都在做着從舊藝術中吸取精華，充實並提高現階段新歌劇的工作，人民藝術劇院吸收了韓世昌、白雲生等崑曲藝人組成歌舞劇隊，現正準備把冼星海的「生產大合唱」改爲歌舞劇，這個歌舞劇隊也時常組織演員學唱京韻大鼓，以期批判的接收民間曲藝的遺產。中央戲劇學院則于春節與各京戲曲藝班社舉行聯合演出，實行新舊交流經驗。這一切又說明北京戲劇界另一個傾向——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此外，農村的若干村劇團成立了，各工廠的工人劇團也都逐漸展開活動了，學生通過學校，市民通過文化館和成人夜校，各自都有了雛形的文工團組織。這些農民的、工人的、學生的、市民的戲劇活動將圍繞着恢復與生產的中心任務而活動起來，新北京的，它正向着眞正文化城的方向邁進着。

（上接第三十一頁）

，合理的分配了果實，但有些保却因事前教育不够，讓壞地主鑽了空子，發生過糾紛。農中鄉十七保果實的分配，首先打通農會幹部的思想，提出「天下農民是一家」、「大家有衣穿，大家有飯吃」、「公平合理，互尊互讓」等口號，使他們在分配果實時能起模範作用。同時對農會全體會員進行教育，說明今天能減租子，全靠大家齊心團結的力量，如果爲爭奪果實鬧不團結，地主就會在旁邊造謠破壞，翻身的事就會擱下來。接着，由農會幹部領導，分組討論果實如何分法。最後大會決定根據各甲會員目前家庭經濟狀況、土地出產、人口多寡、勞動力多寡等標準，先產生評議員，各戶自報，通過評議員評議，最後經群衆討論，修正公佈，就這樣完成了分配工作。果實分配面佔全保戶口百分之十，分配果實後就進行了生產教育，組織群衆生產渡荒。

但另外也有些保，在分配果實時未充分發揚民主作風，由幹部包辦代替，隨便指定某人是憑等級，招致了部份群衆的不滿，加以地主的乘機離間破壞，使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不團結的糾紛。平六鄉有兩個保在進行減租的時候，爲了「減租歸誰」的問題，也鬧成農民內部不團結的嚴重現象。這些問題經過幹部的及時召集農會委員開會，說明團結的重要，打破地主的陰謀，所有的糾紛都已得到了解決。

獻刊購債、報告結果

本刊前爲擁護政府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除已認購一部數額的公債外，決定另再獻出二百個「三個月定戶」，將所收訂費購買公債，現已結束，報告結果如左：

甲、收入部分

一、自二月十六日至三月十四日止，共收「三個月定戶」一一三名，每名收費一二、〇〇〇元，計收一、三五六、〇〇〇元。

二、自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止，共收「三個月定戶」十名，每名收一八、〇〇〇元，計收一八〇、〇〇〇元。

共收一、五三六、〇〇〇元。

乙、支出部分

一、二月二十八日購買公債十五分，計付四〇七、四五〇元。

二、三月十日購買公債十二分，計付三七九、五三六元。

三、三月二十日購買公債二十四分，計付七五一、四四〇元。

共付一、五三八、四二六元。

丙、總結果

一、共收一二三個「三個月定戶」

二、共購買公債五十一分（本社再貼補二、四二六元）

湖南邵陽的減租鬥爭

陳本中

解放了四個月的湖南邵陽，第四區的減租工作已全面開展，震中鄉已經勝利結束，平六鄉正在大力進行；在說理鬥爭及分配果實中，都獲得成功經驗；通過減租鬥爭，農民的覺悟已空前提高，事實證明：「地主倉裏糧食還多。」

各鄉減租之先，曾在各保群眾中進行廣泛普遍的「算賬」和「對比」的階級教育。用各種會的形式討論地主靠甚麼力量進行剝削？他們有錢有勢是從那裏來的？（使群眾明瞭誰養活誰）窮人爲什麼越來越窮？富人爲什麼越來越富？這樣初步打破了「顧情面」和「減租無良心」的觀念。震中鄉十二保農民蕭玉成原先說過：「我們窮苦人家全是財老倌養活的，給我們田種，借息谷給我們，我們窮實在是『八字』不好。」經過事實的教育以後，自己慚愧地說：「我以前實在想錯了，我們農民不給他們種田流汗，他們難道能吃田穿土不成？他們的一切還不是出我們窮人替他做出來的！」

「要減租」決定以後，便進行政策和「農民是一家」的教育，研究如何減？減那些人的？減的辦法等。經過反覆討論，使農民明確了階級界限。蕭玉成說得好：「貧農和中農都是種田挖土的，人人都曉得受苦滋味，是一家人；地主富農都是靠剝削人吃飯的，穿的吃的都是農民的血汗，他們是一家人。」震中鄉一般減租的辦法是：對頂壞的地主用群眾性的合法說理進行鬥爭，減租退谷子；對一般地主富農則用兩種對付辦法，即「小型講理會」和農會依政府法令算出數目，通知他照數退租。對出租少量土地的中農是以不減爲原則，對個別富裕中農，則在農民是一家的原則下，從內部協商去酌情少減。

在對壞地主的合法鬥爭中也得到了經驗教訓。在對震中鄉的壞蛋大地主石柏青父子進行鬥爭時，起初是由十七保單獨搞的。在鬥爭會上由於沒認眞搜集人證事證，訴苦說理的也不大胆，農民的階級覺悟也沒有在鬥爭中提高，只是在台下喊起了一片口號聲。石柏青父子雖然勉強答應退還減租的谷子及押金，但事後却矢口否認，並向區政府控告農民，說農民「誣告」、「威逼」、「加害」他們；並向群眾揚言：「要到白縣長那裏去告狀」。於是在個別群眾心裏引起了恐慌，怕自己「說理說錯了，要受政府處罰」。有的說：「下次殺我的腦殼也不訴苦了。」工作幹部獲得這次教訓後，就開始醞釀發動震中鄉全鄉農民起來和石柏青父子作鬥爭。在鬥爭前對農民群眾作了耐心的階級教育與政策教育，提高了群眾的覺悟；並由群眾討論上次鬥爭不成功的原因；這次鬥爭如何講理，講什麼理；壞地主不認帳怎麼辦？（防止鬥爭中打人的現象發生）同時也搜集了石柏青父子重租高利、剝削起家的罪惡歷史，人證事證俱全。在石柏青還沒有成年的時候，家裏只有一百多担穀田，靠着重租高利的剝削，年年買田，現在有了九百多担谷田了。農民們耕他的田，要付相當於產量一半以上的押金，租子是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李松茂佃耕他的二斗田（每斗田約產五石谷）他要强改成二斗二升，在徵糧的時候却又只准報一斗四升。佃農封有成在日本人南犯的時候沒有收得一担谷，石柏青拿走了他的房契，牽去猪羊各一隻，兩担紅薯和十斤魚也被他搶走了。因此，封有成「窮得連根筷子也沒有了」。遇有天旱蟲傷，佃戶要減石家的租子，必得央人說情，至少要請他吃三次酒。封有成的女人說：「雖然蒙他讓幾斗谷子，還抵不得酒席費。」在每年四月間，農民要向他借「新谷」，八月歸還，要加息百分之五十或六十，荒年加百分之百。佃戶要有田產房屋作抵押，否則，就是他的親姪子也休想沾半分。他强買過他的寡婦姪媳婦的田，卡價錢，賣給別人他又搗蛋。傅茂春賣田給他以後，還要自己再完三年糧。他的兒子石維寅在僞鄉公所當「兵役委員」，也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解放後他毫不悔改，徵糧的時候瞞田百一十多石。直到減租時群眾發動以後才查出他家眞實田畝數。現在十七保的租子早已退完，只有他的二百石谷頑抗不退，自己在家裏大吃大喝，農民去催退租時很少不被罵的。又造出各種謠言，威脅嚇唬農民群眾。

二月二十二日，萬餘農民參加了聯合減租講理大會，和壓迫剝削震中鄉農民、頑抗減租、破壞政府法令的壞地主石柏青三父子進行說理鬥爭，鬥爭會開了兩整天。會上並由人民政府批准，設立了臨時人民法庭，以貫澈政府的政策法令，審判委員十二人，包括政府人員、農民、婦女及小學教員等。大會開始辯論時，壞地主對每一件事都矢口否認，對上次承認了的也推得一乾二淨。對强迫佃戶李松茂替他瞞田的事堅不承認，直等到佃戶劉白如等起來作證，他才無可抵賴了。石維寅否認吞下蕭正權、李懷慶的安家費，把他自己寫的條子拿出來後他才無話可說。傅茂春替他完糧的事實，拿出了糧票才禁住他的口。他的姪兒石砥柱站起來講理時，他責罵道：「蠢貨！扒裏的魚不要往河裏放。」石維寅强迫傅芝青當兵並退佃的事，經四個人證明他才承認。說理的人越來越多了，石氏三父子起初否認，接着說：「不承認也得承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或者發誓：「我要如何如何，天誅地滅」。經群眾用事實揭穿以後，又說：「我當時神經錯亂了」，「記不清了」，「手續錯了」等。再進一步是：「悔之晚矣」，「人非君子，孰能無過」，「請大家寬諒，對不住」。群眾問他們爲什麼這樣狠，石維寅承認過去仗錢仗勢，欺壓人民，重租剝削是不對的，願意退租退押。老頑固石柏青認爲重租是理所當然，佃戶鬧他退租，他說：「既然要退就退給你」。

在這次講理鬥爭會上，到台上作証的六十六人，台下講理的更踴躍，一連鬥了兩整天。根本糾正了過去鬥爭的偏向，沒有喊一句口號，也沒有故意威脅他們，讓他們充分的說理。群眾的情緒一直是很高的，講理的越講越大胆，越起勁，越能抓着重點，以前有顧慮的也解除顧慮，堅決走向鬥爭了。由於說理的鬥爭的勝利，使是非分明，壞地主在口頭上心理上都自覺的認了錯，再沒有理由說別人冤枉他了，因之充分暴露他們的罪惡事實，從政治上澈底打垮他們的威風。農民在鬥爭中鍛鍊了說理的本領，堅定了翻身的信心，同時也認清了今日的政府是自己的政府。

臨時人民法庭根據群眾的意思和政府的法令把石柏青、石維寅暫時扣押，等谷子退完後再行釋放，如果頑抗到底則送交縣人民政府處理。這個判決是經過會場群眾多數通過的。地主們是早把谷子隱藏分散了，但「有谷子」是肯定了的。震中鄉十七保農民擊破了地主們的欺瞞騙詐的詭計後，共退出谷子六百七十九石，約合七萬餘斤；十二保退得更多點，計七百六十七石多。事實糾正了一些農民的「地主沒有谷子」的錯誤想法。

現在震中鄉的減租工作已全面勝利結束了，邵陽四區其他各鄉亦全面展開。有些保本着「農民是一家」的精神，（下接二十頁）

勞動先鋒馬星祥談一九五〇年大生產

高超

勞動英雄馬星祥從上海參加了華東農展回到山東，接着他在濟南出席了一九五〇年農業生產會議，又趕回臨沂參加了魯中南農業生產技術會議，這個質樸熱誠的山東大漢，勇敢地肩負着生產戰線上的戰鬥任務，他在華東農展獲回的紅旗——「勞動先鋒」，正是對他最好的寫照。

在魯中南的招待所裏，我有機緣和他住在一間屋子裏。那是在一月廿九日陰冷的傍晚，在暮色蒼茫中，一個漢子揹着背包走了進來，他穿一身藍粗布棉襖棉褲，腰裏紮着一根幇帶，左眼帶着一隻紗布眼罩，說話渾厚有力，一派莊稼人本色，他就是勞動英雄馬星祥。

馬星祥對這次「上海行」是感到有重大收穫的，他說以前他有許多模糊意識，由於這次從各方面的學習，使他在思想上有了明確的認識。譬如說：過去他在區裏工作，對上級頒發下來的文件，總覺得對自己關係很小，不去好好學習。而現在他認識了基層工作的重要。過去他不注意城鄉關係，認爲城市好壞與本身無關，現在他深刻瞭解，沒有城市的領導，鄉村就要停頓在守舊落伍的階段，生產就不會發展。過去他宣傳集體勞動、蘇聯人民的生活、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過自己感到拿不出證明，沒法說服群衆，說不出所以然；在農展上見到些機械農具和機器，才感到將來人民生活一定會提高的。過去對選種浸種有些任務觀點，認爲這是上級的指示，做就是了。到農展上見到許多優良品種，知道了確實增產的情形，才澈底了解了它的重要。

他說要把生產提高一步，是非使用機械農具不可的，而農業機械化的前提，就是要廣泛地組織勞動力。他見到龐大的榨油機兩個人就能管理，一天能打一千二百斤油，而鄉間的一個油礦子用四頭牲口八個人，一天才能打八百斤油。一部抽水機，一天能澆三百畝地，而鄉下的水車，用一匹牲口，一天才能澆八至十畝地，兩人攪的轆轤一天才能澆二、三畝地。不過機器榨油機和抽水機在目前農家還買不起，因此就非得組織起來不可。

在上海，馬星祥參觀了紗廠、電力公司、自來水廠、麵包廠、牛奶場等，他充分認識到了工人的力量和他們偉大的創造力。認爲將來要提高人民生活，發展工業，一定要依靠他們。他對牛奶事業極感興趣，他說將來農村應該大量發展這種事業。在農村裏，可組織合作社來經營，以供應城市的需要。他極有興緻地說：「一隻牛一天能出五十磅奶，這對人的營養價値有多大？」

我們的話題轉到今年的大生產運動。

馬星祥認爲要完成這偉大的任務，首先要把廣大的勞動力組織起來，和深入地動員群衆。這次山東的農業會議，及魯中南的農業技術會議，主要任務就是貫澈政府的政策，佈置一九五〇年大生產。如提倡深耕細作，增加肥料，推廣優良品種，防除病虫害，提倡新式農具等；以上的措施，要貫澈到群衆中去是很困難的，因爲農民有相當的落後性和保守性，不知接受新的科學，因此必須要發動勞英勞模在群衆中起帶頭作用，各農場要起示範作用。

去年五月馬星祥由區裏被提升爲沂南縣府實業科的副科長，他的任務就是領導縣裏的農業生產；因此當我問他將如何迎接「一九五〇年大生產」時，他便極有興緻地告訴了他在腦子裏「琢磨」了好久的一套計劃：

他說這次回到沂南縣後，要在集上設立一個宣傳棚，用種種不同的漫畫、鼓詞、快板、標語等，來宣傳大生產任務，棚裏設郵政局，使農民在寄信的時候，也有機會看看聽聽。農場要較成熟的技術經驗，如怎樣積糞？除螻蛄什麼法最好？請技術人員向大家報告，或編成「快板」教人唱給大家聽。農民有了新的創造的或種田有成績時，就登在牆報上加以介紹表揚，以提高大家的生產情緒。另外要鼓勵各村各示範戶以挑戰方式，訂出生產計劃，來推動全村全縣的生產。他說上級交下來的任務，如果宣傳工作做不好，思想動員不深入，光仰賴政府，不廣泛地在群衆中推動，是很難把工作搞好的。此外在農村裏還要利用生產座談，引起大家討論，「衆人是聖人」，只有依靠群衆，才能想出辦法，不然只是幹部佈置，不吸取群衆經驗，是起不了作用的。

爲了保證一九五〇年大生產獲得預期的效果，馬星祥回到縣裏準備在領導上一定要做到下面幾點，同時要在縣務會議上提出討論：

一、變工達到公平合理，自覺自願：過去組織變工組，强調大集體，村幹領導有官僚主義的作風，不採取自願結合，因爲參加變工不算細賬，大集體又浪費勞動力，所以群衆降低了生產情緒，使群衆對變工有錯誤的認識，因此過去變工組是年年組織，年年拆夥。以後變工一定要强調按勞計酬，並發揮它的好處，使群衆自覺自願的組織。

二、要走群衆路線：以前馬星祥在本村尤家埠子組織生產，他經常開勞模會學習些辦法。四五年他宣傳「組織變工」和「深耕細作」，就碰了一個大釘子。那時村上有個喬立夫大爺在會後反映了個意見：「馬星祥也談生產，他見的有咱做的多麼？」這話傳到他們耳朵裏，就在幹部會上研討，馬星祥說：「他說這話，就是瞧不起咱，咱來領導生產，還能起作用嗎？」後來就決定和老農們結合，吸收他們在莊稼活上的經驗。于是拿民兵生產的錢買了些長生果（花生）和茶葉，把些有年紀幹莊稼活有經驗的老頭們請了來，請他們談談種地的心得。當時馬星祥挺誠心地說：「咱村上的幹部，都是村裏爺們選出來的，所以莊上的活還得老大爺們多操心，現下政府號召生產，咱們請大家囉啦（即談）種地的經驗，好領導生產。」喬立夫就說：「以前我反映了個意見，說你『使弄』不好地……」馬星祥說：「您說的對，我主要的是跟人家學的，俗語說得好，『眼精不如手精，手精不如常擺弄』，我實際做的沒您做的多，因此把大家都請了來，請爺們把經驗都談出來，咱全莊無論老少都學習，這樣莊上才能把生產搞好」。到會的老頭們聽了都挺高興，喬立夫就一五一十地把深耕細作的道理講了一番。他說深耕須一年年逐漸地來，不能一年耕深，不然生土翻上來，莊稼長不好。耕深了還要多耙，因爲春風多地容易乾。王福元大爺講了一套積肥的辦法，如一年換一回坑土，勤墊欄，挖糞汪等（那時上級還沒有挖糞汪的號召）。經過這次會後，大家認識到了要多學習群衆經驗，和走群衆路線的重要。不然有任務就推動不開。從前村裏開生產會，老是幹部和民兵發言。群衆對生產方面的反映也很少，開會成了包辦形式，此後再開會時，人們就都搶着說起話來了，對團結群衆和推動工作，完成任務，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要讓下級幹部：過去村鄉級的幹部有了困難，領導上不去幫助他們分析道理，

（下接第二十三頁）

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報紙雜誌通訊社臨時登記證新字一〇五號
經華北郵政總局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登記證第八一號
[illegible]第六五號

每册售叁千元·（京）